詹姆斯·龐德小說
JAMES BOND

ROLE OF HONOR

第7號情報員故事

榮耀角色

約翰·賈德勒 原著
梁惠珠 譯
星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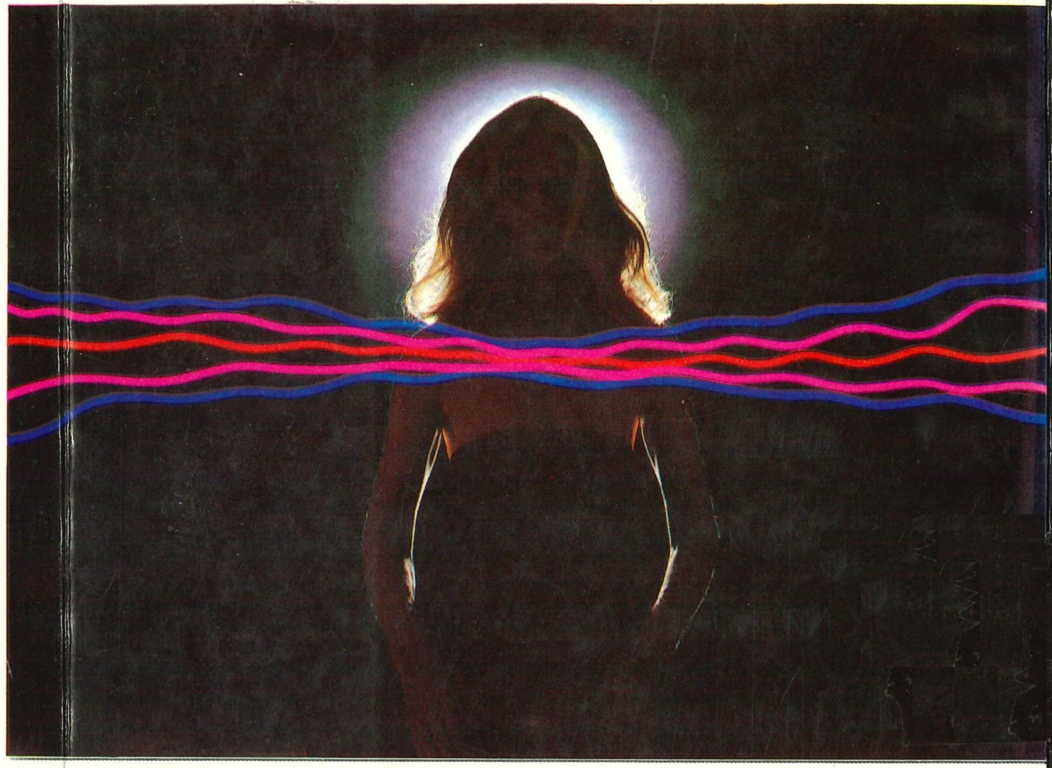
詹姆斯・龐德小說
JAMES BOND

ROLE OF HONOR

第7號情報員故事

榮耀角色

約翰・賈德勒 原著
梁惠珠 譯
星光出版社



第7號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小說
007
榮耀角色
約翰・賈德勒
梁惠珠
星光出版社

第七號情報員—詹姆斯・龐德的故事，其所造成出版界與電影界的震撼，是有目共睹的，本社爲滿足愛好情報偵探故事讀者的要求，特請專家將 007 小說全部譯成中文，並以平價供應，聊表對讀者之敬意。

①金槍人	麗　人譯	定價50元
②金手指	華　明譯	定價90元
③賭城喋血	郭功雋譯	定價50元
④金剛鑽	郭功雋譯	定價60元
⑤勇破間諜網	麟　祥譯	定價55元
⑥恐怖黨	祥　亭譯	定價60元
⑦三張王牌	麟　祥譯	定價45元
⑧雷霆谷	麗　人譯	定價70元
⑨霹靂彈	林　瀅譯	定價75元
⑩女王密使	華　明譯	定價65元
⑪哈林巨霸	郭功隻譯	定價55元
⑫探月先鋒	祥　亭譯	定價50元
⑬太空城	辛錦俊譯	定價50元
⑭龐德吾愛	程　曦譯	定價55元
⑮死亡執照	邱夢蕾譯	定價80元
⑯破冰行動	林憲正譯	定價70元
⑰特殊任務	邱夢蕾譯	定價70元
⑱榮耀角色	梁惠珠譯	定價90元

星光出版社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榮耀角色

約翰・賈德勒著

梁惠珠譯

目錄

一、紫色煙霧中的搶劫……一
二、毫不吝惜的浪費……六
三、罪惡深淵……一六
四、普勞蒂柏絲……二二
五、老師的乖學生……三五
六、荷里語言……四四
七、遊蕩在回家的路上……五八
八、守護十字架的大牡牛……六九
九、安度的遊戲……九四
十、噩轟……一一〇
十一、特聘的恐怖分子……一二五

JAMES BOND

ROLE OF HONOR

BY

JOHN GARDNER

十二、回到來的地方……………一四一
十三、搶奪密碼……………一五三
十四、邦克山……………一七〇
十五、汽球遊戲……………一九〇
十六、EPOC頻率……………二〇五
十七、下降電梯……………二二一
十八、神奇的飛毯……………二三八
十九、犂田……………二五六
二十、結局……………二六九

一、紫色煙霧中的搶刼

雖然，過去市警局很少在交通擁擠的上下班時刻，接獲搶刼的案子，因爲刼匪很難在這個時候，逃離現場，可是今天這兩輛載寶車，却隨時有被刼之虞；此外，警察還擔心滿載的寶車會因爲堵塞的交通而動彈不得，因爲任何人只須從報載的消息，就可以知道，傳說中的名畫和珍寶，將從三月十五日起，在大不列顛的維多利亞和亞伯博物館，舉行爲期兩週的展覽。爲了避免這些麻煩，所以克魯瑟特蒐藏公司抵達的確實時間，只有少數的特權份子才清楚。

克魯瑟特蒐藏公司是爲了紀念其擁有人，已故的尼古・克魯瑟特先生而命名的，沒有人曉得他的財富，究竟從何處得來的，因爲當他在西元一九二九年的十月份，也就是華爾街財政崩潰的期間，抵達美國時，他身無分文，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說的。當一九七七年他去世時，他已經成爲衆所周知的希臘船業大亨了，不過，在他所經營的國際聞名的克魯勒斯旅館連鎖店當中的克魯瑟特大飯店，才是他最得意的企業。此外，他是克魯瑟特蒐藏公司的唯一主人，在他死後，全部都給他的僑居國了，總共有三百幅名畫，和七百件詭譎的雕刻，其中有三座了不起的雕像，是

十五世紀的作品，後來由蘇俄偷運出來的，另外還有起碼十六件原本屬於保加利亞的傑作。對這些蒐集投保了十億美元，其實卻都是無價之寶啊！

克魯瑟特蒐藏公司在歐洲各國首都的巡廻展，倫敦是最後一站，兩週的展覽結束後，就要運回紐約永久保存，尼古先生曾留下一筆建館基金，以提供展示這些無價之寶的場所。為了能够流芳萬古，尼古・克魯瑟特的確是煞費苦心的安排了一番，他希望將來他的名字，能够和梵谷、布魯格、艾爾克利柯、馬蒂斯，以及畢加索等名家並世不朽，當然並不是指他也具有和這些名家一樣的藝術成就，而是他能够眞正的鑑賞好的藝術品。

雖然，英國曾被知會應該提供更週密的保護措施，不過只有一家私人的保全公司，負責整個展覽期間當中，這些珍貴的油畫、雕塑和珠寶的安全。這兩輛裝滿展覽品的裝甲車，無疑隨時都有遇刼的可能，所以，展覽場更要藉助最精密的電子防盜儀器來保護這些珍品。

下午一點零六分，載運這批珍寶的七四七客機，悄悄的降落在奚斯羅機場，然後這架波音客機就駛入了一座遠離旅客關卡的卸貨場，就在漢亭家族的停機庫附近，停機庫上面還可以看到用白色油漆寫上的公司名字呢！

兩輛裝甲載貨車早已等在這裏，昨夜當蒐藏品過境法國，暫停在巴黎的查爾斯道高爾機場時，他們就沿着海路駛來此地，另外還有兩部沒有標示的便衣警

察正全面警戒着。

卸貨人員是克魯瑟特集團派來的心腹僱員，他們的動作非常熟練，幾個小時之內，就將全部的貨物從飛機卸下，再裝上貨運車。然後，這列毫不起眼的車隊就起程了，由一輛警車引導，另一輛警車殿後，通過地下道後，沿着交流道，駛上了四號公路，就轉入了正常的交通網了。五點十五分過後，路燈都點着了，而城裏城外的交通流量也開始增加了，不過，車隊還是在半小時內，就已經到達了公路盡頭，這裏是兩條窄巷，通過窄巷就是不大為人知的漢莫史密斯路橋，再過去就是克洛威爾大道了。

當車隊正行駛在路橋的上坡道的時候，裝甲貨運車的無線電接收器，突然傳來了警車報告的消息，有一個惹眼的黑人女子，駕駛着一部紫蘿蘭色的衣服，駕駛一部黑色的跑車，企圖揷入引導警車和第一輛貨運車之間，同時有一個同樣漂亮的白人女子，身着紫蘿蘭色的衣服，駕駛一部黑色的跑車，也企圖切入第二輛貨車和殿後警車之間。

起初，雖然這兩個女孩，很技巧的將她們個別駕駛的蘭瑟和法拉第跑車，揷進了護送車隊之間，以致警車與裝甲貨運車的距離越來越遠，可是警車的報告中，並沒有示警的意思。後來在最後面的警車，曾兩次試圖超車回到原來的位置，可是這兩輛跑車卻故意迂廻阻擋，或者蓄意讓其他的私人轎車、卡車和計程車超車而也揷進車隊當中，結果當車隊駛上克洛威爾大道時，不但警

車和貨運車脫節了，連兩輛貨運車也被分開了。

當初選擇行車路線時，已經愼重考慮了安全問題，所以，才安排車隊在駛離克洛威爾大道之後，向左迴迂迴，再奔上肯塞頓高速公路，然後在爵士大橋右轉，沿着展覽路的單行道，抵達維多利亞和亞伯博物館的後門，以避開館前偌大的花園廣場裏的遊客。

終於有一輛警車到達了皇家花園旅館，這個旅館就坐落在肯塞頓花園靠近高速公路的一邊，此時另一輛警車，才剛剛開上高速公路，突然之間，無線電通訊也中斷了。

原先引導的警車，再也顧不得安全規則的限制，鳴越警笛，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迴轉，穿過擁塞的車道，直奔肯塞頓高速公路。而那輛殿後的警車，倉皇之下，也開始加速前進。忽然一股紫蘿蘭色的濃煙籠罩過來，形成一片混亂，煙霧裏還不時傳來雜亂的警笛聲和引擎聲。此事發後，背負着散彈槍的貨車駕駛，道出了當時發生事情的經過。

據他們說：「藍紫色的煙幕，突然的飄過來，毫無預警，也沒有爆炸聲，眞的什麼跡象都沒有，只見到處都是濃密的煙霧，然後車子裏面的儀表都跳動起來了，就好像整個車子都被充電了一樣，我們直覺的反應，就是立刻熄火，可是毫無用處，我們開始擔心會有觸電的危險，所以就趕緊下車了。……」

電門關掉以後的事情，就沒有一個人記得了；事實上，他們四個人被發現的時候，統統躺在

路旁，頭上的鋼盔和身上的防護夾克，都還好好的穿戴着。由於事發時的煙霧，可能對肺機能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他們和其他的當事人，都接受了呼吸系統的診療。

至於兩輛貨運車却憑空消失了，就好像有人切開馬路，把車子推下去，然後又把馬路縫合起來似的。

負責偵辦此案的檢查官，在當天晚上十點的夜間新聞中，曾發表談話，他說這次的刼案，必然經過周密的計劃，而且演練過很多次，尤其是在時間的拿捏上，準確的令人懷疑是電腦大盜所爲。兩部跑車和目擊者對兩位女駕駛的描述，是現場唯一留下的線索，可是由警察記下的車號，後來經中央註册局證實，竟然也是僞造的。

這次的搶刼行動，不但膽大妄爲，天衣無縫，而且出奇制勝，想必花費也很大，而警方偵辦此案，一直毫無進展。新聞報導對此事渲染了將近一個月之久，頭版新聞都是刼案的消息，結果批評保護措施不當的社論，以及情報局的資深探長——詹姆士・龐德辭職的消息，都因擠稿而只能刊登在第二版的角落了，不過，沒有多久，輿論也冷淡下來了。

二、毫不吝惜的浪費

情報局成立之初，服務須知裏面就已經規定的很清楚；在第十二章中的第（C）款是這麼寫的：

任何一位在職人員，當私人財務狀況有所變動時，應主動知會A處處長，並且提供A處所要求的詳細資料。

A處自然就是會計處，可是當事人提供的秘密資料——譬如龐德獲得澳洲的叔叔的遺產的證明文件——稍晚也會呈閱給M先生、資料處，以及參謀處。

若是按照常情，人人都會恭喜龐德得到這麼一筆意外之財，可是在情報局裏面，却是不這麼一回事。資料處的人員，習慣上對任何事還三緘其口，就跟他們平時訓練的要求一樣。而M先生——龐德的局長，以及比爾坦那先生——M先生手下的參謀處長，也都絕口不提此事，這兩位老學究都認爲私人財產是些不足爲外人道的私事，所以他們始終假裝不曉得此事一樣。結果當M先生向龐德談起此事的時候，眞是令他吃了一驚。

在龐德得悉獲得這筆遺產的前一個月，他還每天做着無聊的例行公事；他始終認爲辦公室裏面的文書工作，既無生趣，而且沒有意義，尤其是一年半前的那個夏天更是惱人，由於他老早就將年假用完了，結果招致日復一日的處理檔案、備忘錄、訓令及許多其他人的報告，像這種情況，對龐德而言，簡直就像家常便飯了；在那幾個月中，甚至連一個傳遞情報的工作也沒有，盡是些枯燥乏味的紙上作業。

當他獲得這筆遺產時，實在是意想不到的事。就在那年夏天後的十一月初，一封蓋着雪梨郵戳的馬尼拉信函，裝着厚厚的通知書，重重的投進了他的信箱。這封信是由一所曾爲龐德的父親的弟弟工作多年的律師事務所寄來的，而龐德從來不曾見過這位叔叔非常富有，當他過世時，遺囑中吩咐將他所有的財產都遺贈給他的侄子龐德。這麼一來，本來沒有什麼錢的龐德，經濟狀況一下子就大大的改觀了。

這筆財產大約有廿五萬英磅；但是，遺囑中有一個條件，規定龐德要在取得遺產後的四個月內，任意揮霍至少十萬英磅，顯然這位布魯斯叔叔竟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人。

對於這個奇怪的條件，龐德不必想也能執行。他一直最欣賞奔特利汽車，去年他就很渴望能換一輛全新的奔特利默桑型渦輪汽車，只是他對原來所擁有、駕駛、享受和心愛的舊車，却也眷戀不捨。當遺囑確立之後，他立刻就光顧了位於柏克萊廣場的傑克巴克利展示店，訂購了一輛這

種傑出的車子，他選擇了最中意的英國跑車綠的顏色，車內的裝潢則是木蘭花的顏色。

一個月以後，他又拜訪了勞斯萊斯汽車在克雷威區的營業處，和該處的主任詳談了一天，商討在車上裝配隱藏式的小型武器系統，以及由公共通訊系統服務中心的專家來架設長程電話。終於在今春結束之前，默桑型渦輪汽車順利交車了。龐德把購車的費用付清後，發現還有三萬多磅要在限期內處理掉，於是他計劃邀約好友，當然大部份是女性朋友，和他一塊享受逸樂的生活，因爲他已經有很多年不曾痛快的玩過了。

可是，這位〇〇七情報員仍然覺得不過癮，他渴望更刺激的享受——譬如每天通宵達旦的賭輪盤，以及跟一位他認識多年的女孩熱情一番——可惜幾個月之後，這場羅曼史就像蠟燭的火焰一樣，很快的就熄滅了。所以，即使度過了這麼一段瘋狂的日子，他仍然覺得生活既沒有意義，而且漫無目標。

後來在晚春的某一個禮拜，他很興奮的發現了負責武器發展的Q處，正由布玆羅德少校和他的助手奎特着手研究一種局裏計劃使用的手槍：ASP九釐米口徑手槍；這是美國人史密斯和威森專爲戰鬥目的而設計的一種九釐米口徑手槍。龐德發覺過去他曾用過的各類手槍，性能都比不上這種手槍。

大約是八月中旬時候，此時的倫敦擠滿了觀光客，可是總部行政大樓裏面却充滿了沉悶的氣

氛；龐德突然從M先生的心腹秘書瑪妮潘妮小姐那兒接到了上級召見的命令。當他進到了處長辦公室時，他才發現比爾坦那先生竟也在場，他正從九樓俯眺乾熱多灰的停車場。後來由M先生告和他談論到澳洲那筆遺產的事情時，他着實嚇了一跳。

當他還等在辦公室外面時，由於瑪妮潘妮一反平時嘻笑的態度，使他感覺到不論M先生的召喚是爲了什麼事，一定都沒好事；就在他被允許進入辦公室的前一刻，這種感覺愈發强烈了。參謀處長和M先生看起來似乎都很焦慮，M先生甚至不曾看龐德一眼，而坦那的表現，就好像有意忽視他的存在一樣。

等到龐德在M先生的辦公桌前面坐下了，他才以一種毫不在意的口氣：「城裏發現了兩名蘇俄的特務人員。」

「報告長官。」龐德實在想不出該怎麼接腔。

M先生繼續說：「這兩位都是新面孔，沒有外交掩護，也沒有法國護照，可是都是一流的高手。」然後，他又說明了這兩名蘇俄情報人員的任務，主要是吸收有利用價值的情報販子、線民和叛亂分子。

「報告長官，您是要我將他們趕回莫斯科嗎？」龐德開始有點心動了，因爲這件任務雖然很簡單，可是總比辦公室裏邊瑣碎的工作有意思多了。

M先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望着天花板，答非所問的繼續道：「〇〇七，我聽說你繼承了一筆遺產的事。」

龐德實在不懂M先生爲何突然提起這件事，他趕緊道：「那只不過是一筆小錢……」

「一筆小錢？」M先生的眉毛動了一下，揶揄的反問這話。

「蘇俄特務局的人員，都曾接受最嚴格的專業訓練；」此時站在窗戶旁邊的坦那開口了：「這兩個人曾在其他地區——譬如華盛頓——漂亮的達成任務，不過，都不是怎麼重要的任務就是了。當他們被派往華盛頓和波昂的時候，眞是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在華盛頓完成了不少的破壞任務，而在波昂的成績更是輝煌。」

M先生揷口說：「等鳥兒都飛走了才想到要抓住牠們，已經來不及囉！」

「好了，現在你已經知道他們來到了英國，難道還等他們展開行動以後，才對付他們嗎？」

M先生這種說話的口氣，龐德感覺很不是味道。

比爾坦那拖了一張椅子走過來，坐到龐德的旁邊說：「現在的形勢是我們早就得知他們抵達此地的消息，而他們却以爲我們還被矇在鼓裏。『五線』的同志過去曾跟我們合作過一次……」

「那麼，他們確實已經抵達此間，而且將展開行動？」龐德很不習慣M先生和坦那這種拐彎抹角的說話方式，他試探性的又問了一遍：「絕不能等事情發生後才動手，是嗎？」他想儘量表

現出很冷靜的模樣。

坦那做了個深呼吸，好像要緩和一下緊繃的心情，然後小聲的說道：「M先生想設下一個圈套。」

「安排一隻羊餌。」M先生喃喃的接道。

「用我做餌嗎？」龐德忍不住從他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了青銅色的煙盒，點燃了一枝西蒙香煙；他一直都只抽這種香煙，每一次都是在伯林敦商店街的一家老店大量購買的。

「我嗎？」龐德再問一遍：「我就是那隻羊餌嗎？」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龐德苦笑着說：「報告長官，請恕我放肆，不論我是不是當那隻羊餌，我現在的感覺就好像一個女人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懷孕的一樣，爲什麼會選上我呢？」

「我了解，」M先生清了一清喉嚨，似乎對下面的話，覺得有點難以啓口，「事情是這樣的……這項計劃的靈感，其實都是來自你的……你的那筆小小遺產。」他特別强調了「小小的」這三個字。

「我不懂這跟我們的任務有什麼關係……」

「先讓我來問你幾個問題好了；」M先生邊說邊揮動着他的煙斗，「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你，

呃，得到遺產的事？」

「局裏的有關人員，自然是知道的，除此之外，就只有我的律師，我叔叔的律師，以及我本人才知道了……」

「難道報紙沒有報導嗎？沒有任何傳言嗎？輿論毫不知情嗎？」

「報告長官，旁人絕對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時，M先生和坦那很快的交換了會心的眼神。

「可是你最近過着極度奢華的生活，○○七，」M先生不豫的說。

龐德安靜的坐着，他相信現在開口是很不智的。

「現在，你該了解了吧，龐德，」坦那接着說：「已經開始有人在議論了，流言是很可怕的啊！別人又不是瞎子，外面都說龐德探長墮落了——賭博、全新的奔特利汽車，還有，呃……女人，眞是揮金如土啊……」

「那又怎麼樣呢？」他並不打算多做解釋。

「現在，連在格洛斯維諾廣場的美方人員也提出質詢了；每次我方的人員發生行爲反常時，他們都會這麼做的。」

「老美認爲我有安全顧慮，是嗎？」龐德控制自己不要激動，「眞是可惡！」

「○○七，不要太過分了；」M先生制止他，「他們有權表示疑問，只怪你最近的表現，簡直跟花花公子沒有兩樣。」

坦那也挿口說：「而且，若是他們過於敏感的話，不曉得肯塞頓花園裏面的人又將要做何想法…」

「胡扯，」龐德的聲音幾乎像是吵架了，「那些人根本就不認識我，却自以爲很了解我嗎？如果他們眞的很關心，一下子就可以查出有關我繼承遺產的事情……」

「哦，他們確實極表關心，」坦那接道：「難道你什麼事都沒有注意嗎？」

龐德皺皺眉頭，然後搖搖頭。

「沒有嗎？你是怎麼搞的？他們的行動是很謹愼的，雖然，並沒有採取全天候的監視行動，可是我方人員證實你的確已被盯上了，有時是奇數天，偶爾是晚上，並且在很多地方打探你的事情。」

龐德在心裏咒罵着，他有種被愚弄的感覺。受訓時曾要求他即使待在家裏時，也要跟出勤時一樣的小心；然而，這次他竟然沒有察覺任何跡象。

「好吧！計劃是怎麼做的！」

「就像玩擺錘逗小孩一樣，」坦那似笑非笑的說：「也好比玩猜字遊戲讓對方猜字一樣，我

們用你來誘使敵人上鈎，龐德。」

龐德點頭道：「就像我說過的，我就是那隻羊餌。」

「就是這個意思。」M先生看着手上的煙斗說：「目前的形勢對我們很有利……」

這回龐德再也忍不住了，他很懊惱的道出了他的感覺。他認爲這是他所聽過最愚蠢的策略，任何一位外國的間諜，即使只是一位新手，也絕不會打他的主意，而且，就算他眞被看上了，他們的頂頭上司也不可能採納的。

「您不是當眞要這麼做吧，是嗎？」

「絕對當眞，〇〇七。我承認起初他們可能不會想到你；可是現在不同了，他們已經不只是注意你而已了……」

「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龐德再度表示不以爲然。

「我們早就寫好計劃了，〇〇七，而且我們決定依計行事。難道你還需要由我來提醒你有聽令行事的義務嗎？」

這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但是龐德仍然認爲這整件事太過荒唐，只能坐下來談談而已，就像他們現在所從事的一樣，由M先生和坦那勾劃出脚本，好比一對電影導演正在敎演員如何演戲。

「等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先逮捕你。」M先生說道。

「然後安排一次秘密審判，」比爾坦那附合的說。

「接着洩露消息給新聞界，」

「並且設計一場議會裏的質詢，」

「暗示你的醜行，揭發你的腐敗，」

「最後你被迫辭職。」

「造成你已經墮入罪惡的深淵的一種錯覺。如果這樣還不能引誘蘇俄的特務人員上當，我們再想其他的辦法。」

結果下面的情形逐一發生了——政界中競相走告的謠言，政府機構中休息時間的閒聊，新聞界發表的消息，或新聞界渲染的報導，甚至下議院質詢的重點，內容統統都是有關龐德的醜聞，可惜他們都不知道這完全是爲了引誘蘇俄特務而特意安排的一場秀；終於龐德提出了辭呈。

三、罪惡深淵

在克魯瑟特刼案發生的前一個月，龐德一直沈於逸樂的生活中；他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晚上則到處尋找刺激，譬如上館子、逛酒家和進賭場等，而且身邊都帶着一個漂亮的女人。那些曾在他辭職時獵訪他的記者，現在都很難發現他的踪跡了。他不再跟昔日的同僚來往，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故意避不和他見面，例如，有一天晚上，龐德意外的在公園大飯店發現安蕾莉就坐在他旁邊第二桌的位置上；她是Q分處中武器發展部門的助理，不但人長得動人，而且多才多藝；龐德面帶微笑的看着她，可是她却假裝沒有看到他，態度非常的冷漠。

後面在四月底的時候，一個氣候暖和，陽光普照的星期四，龐德住處的電話響了，當時他正在刮鬍子，顫抖的電話鈴聲，刺耳的令他不禁用力抓緊了話筒。

「誰啊？」他大聲的問。

「哦？」是女人的聲音，似乎被嚇了一跳，「請問您那兒是不是狄思街五十八號？是唱片行嗎？」

「這裏不是什麼五十八號。」龐德很不客氣的答。

「可是我撥的號碼是七三四八七七七啊……」

「妳撥錯了。」他用力把電話掛斷了。

到了下午的時候，他撥了一通電話給女朋友——英國航空公司的一位金髮空中小姐，取消了晚上的約會。原來他們打算到康諾餐廳共進晚餐的，現在剩下龐德一個人，他就自己跑到了一家很棒的印第安飯館——位於史瓦勞街的維勒斯渥米餐廳，吃了一份烤鷄串和一些小菜，然後淺酌慢飲的享受了一杯咖啡，一直到九點十五分才付賬離開。穿着整齊的制服却留了滿臉鬍子的門房向他鞠了個躬，然後大聲的替他招呼了一輛計程車。他把地址告訴了司機，可是當車子剛駛到他住所的街頭轉角處，他就吩咐司機停車，付了車資以後便下車步行；他假裝在漫無目的的散步，一會兒走上行人道，一會兒又突然穿過馬路，並且好幾次驟然轉過身去，不時在街角徘徊，其實他是想看看有沒有人在跟踪他。結果，在他細心的偵察和繞了一段路程之後，他抵達了靠近馬丁巷的一座門梯。

龐德站在那兒望着對街一扇裏頭點着燈的窗戶，過了兩分鐘後，正好是十點鐘的時候，長方形的燈光滅了，一會兒又亮了，然後又滅了，最後又亮了，此後就一直亮着。

於是龐德很快的穿過馬路，走進另一座門梯，登上狹窄的樓梯，通過迴廊之後又登上四步階

梯，到了一個門前，門上刻着「理玆攝影公司，備有模特兒」的字樣。

當他按下門楣右邊的電鈴後，門後面響起了跟某著名化妝品的廣告音樂一樣的鈴聲，然後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以及拉開門閂的聲音。

開門的是比爾坦那，他點點頭並示意龐德進到屋子裏面去。他隨坦那走過一條狹小的通道；通道兩邊牆上的油漆都已經脫落了，而且空氣中還充滿了一種廉價香水的味道；然後，走進盡頭的一扇門內。那是一個又小又亂的房間，右角落處擺着一張床，床上舖了一席很難看的被單，上面還有一隻很破爛的泰廸玩具熊斜靠着一個淺橙色、心臟形的絲質衣箱；而面對着床舖有一座衣櫃，門是半開着的，可以看到裏面掛了一排庸俗的女人衣服；旁邊還有一座很小的化妝檯，擺滿了化妝品的舊瓶破罐；而瓦斯爐上面的牆上則掛了一幅用塑膠框裱起來的畫——「小婦人」，畫的對面却排了一對嬰兒房用的搖椅。

「請進，〇〇七；你的算術細胞還不壞嘛！」其中一張椅子上的身形轉過來了，龐德又到見了M先生那副冷漠的灰色眼神。

坦那關了門，然後走到一張擺滿了玻璃瓶罐的桌子前面。

「幸會，」龐德伸出一隻手，面帶微笑的說：「即使是我也算得出來七加三等於十。」

「沒有人跟踪你吧？」比爾坦那邊問邊閃到剛才龐德曾在對街望過來的窗口。

「沒有，除非他們派了一百名人員和二十輛車子來盯我，況且今天街上的交通擁擠的很。其實每到禮拜四，交通都特別擠，大家都選在這一天的晚上出來逛街，而那些通勤的人也都在今天出來會見妻子或女朋友。」

這時電話鈴響了，坦那急忙拿起話筒。

「好的；」他對着話筒說：「是的，很好，一路上都沒有人跟踪他。」然後掛了電話，面帶微笑。

「你看吧——」龐德正想再說下去，可是却被坦那打斷了，他表示大家應該先一起喝杯酒。

龐德皺着眉頭搖頭說：「最近幾個禮拜以來，我喝的酒都足够浮起幾艘小船了……」

「這個我們都知道。」M先生嘀咕着。

「報告長官，我這麼做完全是遵照您的指示。當初我就跟您說過了，這個辦法行不通的，只要是幹我們這一行的，誰會相信我的辭職，事情會這麼簡單？他們都不過是在裝聾做啞罷了。」

M先生又開始嘀咕了：「坐下來，〇〇七；坐下來聽我說。大衆並沒有裝聾做啞，相反的，整個英國早就輿情譁然了，只不過你不曾聽說而已。我倒是擔心你樂瘋了頭，反而忘了我們這樣安排的眞正目的——就是要在敵人的情治單位中，製造你已經跟我們毫無瓜葛的印象。而另一方面，你千萬不可洩露我們上次談話的內容。現在，我們的目標已經出現了；你先看看這張照片，

還有這張，再看看這張。」

M先生就像一個玩撲克牌的老手一樣，很熟練的把三張照片排好；這些是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相片。

然後，他接着那張男人的照片說：「他是傑奧登荷里博士，可能已經遇害了。」他又指向下一張照片說：「這是他的遺孀，而這位——」他指着第三張照片——「這位跟上一張裏面的是同一個人。簡直是兩個模樣，就算是她的丈夫死而復生，恐怕也很難從這些照片中分辨出來究竟那一個才是他的妻子。」

M先生拿起最後一張照片說：「她會告訴你詳細的情形，同時還要給你上一課呢！」

這個謎樣的女人，身材有點兒胖，棕色的頭髮很像老鼠的顏色，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鏡，嘴唇很薄，而尖削的鼻子在她圓胖的臉上，顯得跟骨架極不相稱。至少這是她在幾年前嫁給傑奧登荷里時，所拍的照片裏面的模樣。M先生也保證現在龐德絕對無法認出她來，而龐德在看了第二張照片以後，也同意他的看法。

「您是在指示我的下一個任務？」龐德低着頭，茫然的問。

「可以這麼說，事實上，她已經在等着見你了。」

「是嗎？」

「她住在摩納哥蒙地卡羅的巴黎大飯店。○○七，你聽清楚了，你執行這項任務的態度應該積極點，我希望你下週一就動身前往。首先，她的名字是柏絲芳普勞蒂；其次，你仍然要裝扮成墮入黑暗深淵的人。一切都依照當初我們和美方人員所共同決定的計劃來行事。」

M先生不准龐德插嘴，很仔細的說明了將近十五分鐘，然後龐德才小心翼翼的離開了這間屋子，搭上計程車繞道回家，以免被別人跟蹤。跟往常的情形，一樣他又改名換姓的變成另一個身份的人，但是有一點却大相逕庭；過去他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值得驕傲的忠貞之士，而這次他却得扮演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了。

四、普勞蒂柏絲

在龐德驅車前往法國南部的旅程上，他的心情實在非常興奮，因爲，他終於可以駕着這輛寬敞的默桑跑車任意奔馳了。這部車子的性能似乎很能勝任這樣恣意行駛的狀態，它優雅的向前滑行，就好像一匹純種馬在衝刺時，全身的精力都爆發成速度，輕而易擧的，就超過了一百哩的時速，連跑道都彷彿在無聲無息中被牠吞食了。

他是在星期一的早晨起程離開倫敦的，而普勞蒂小姐則將自週二開始，每晚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在飯店的交誼廳裏面等他。

星期二下午剛過六點鐘的時候，默桑跑車抵達了摩納哥輪盤俱樂部，然後龐德駛進了巴黎大飯店。這是一個優美、無雲的春夜，在堂皇的交誼廳前面的花園裏，棕櫚樹一棵棵安靜的站在那兒。當他熄火後，他先檢查了車輪右邊藏在漆光的木製車牌下面的武器箱，看看是不是已經鎖好了；然後，他又把架設在前座中間的强力超級一〇〇〇型通話器的安全鎖打開。他下車後，遊目環顧四周，鼻孔裏却聞到了空氣中混合着九重葛、法國煙草和淡淡海風的味道。

蒙地卡羅——就像附近所有沿着蔚藍海岸的城市一樣——有一種屬於她自已獨有的味道；龐德心想如果有人能用瓶子把這種味道裝起來，然後賣給那些曾經度過摩納哥公國全盛時期的人，以勾起他們的思鄉情懷，一定就可以發大財了。因爲這個一度是歐洲最富盛名的賭城，如今已不再是人們心目中所認爲最羅曼蒂克的地方了，甚至那些昔日曾經在此豪賭狂飲，或曾經在此墜入愛河的人，也都已經淡忘了她。現在只有逢到連續的假日時，或是週末時，要不然就是旅行團的包機經過時，才有觀光客到此一遊了。而摩納哥本身也只企圖經由其皇室的號召力，以及只有票卷掮客、旅館業者、餐飲界大亨和公司老闆才負擔得起的高級消費，來維持她浮華不實的外表，可是雖然一九八〇年代的消費水準已經普遍的升高了，却仍然未曾替她帶來好景。

上次龐德來此地時，他曾很意外的發現，連賭場附設的莎莉屋都裝設了吃角子老虎機，因此如果這回他在那兒又發現了「星際爭霸賭博器」，也絕不至於大驚小怪了。

他的房間面對着海，所以當他尚未洗澡和開始準備赴約時，他就站在陽臺上，眺望着海面上閃爍的陽光，而手上拿着一小杯馬丁尼，同時他拉長了耳朵去聆聽，就好像他能捕捉前一天的聲音和歡笑一樣。

稍事晚餐後——一碗冷凍肉湯、一盤炸魚片和一杯巧克力奶昔——他先去檢視了一下車子，然後便走到交誼廳，買了入場票——有了入場票他才能進入附設的咖啡廳——並且兌換了價值五

萬法郎的籌碼，大約相當於四千英磅。

裏面只有一張桌子開局，而當他走過去的時候，他頭一次見到了普勞蒂小姐。他發現M先生所說，即使她的丈夫復生也無法認出她的比喻，仍然是低估了她的易容術。龐德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的這個女人，竟然就是第三張照片上面的那個有點胖而頭髮爲老鼠色的女人。

她站在那兒，裸露着雙肩，背靠着吧檯，身材像柳樹般的高挑；她微側着頭，身上穿着天藍色的衣服，胸部雖然略爲平坦，可是却顯得很動人；呈黃色的長髮，披落在頸背上，襯托着古銅色的肌膚；淺黃色的雙眸，全神貫注在桌上的賭局，還不時隨着起伏的變化而眨動着；豐厚的雙唇，始終掛着微笑，而微翹的獅子鼻，也完全不同於照片裏那隻尖削的鼻子。

龐德覺得眞是太奇妙了，想不到一個人經由節食、隆鼻、戴隱形眼鏡、美容整形，以及整髮後，竟然會有這麼大的改變，簡直不可思議。

他繼續朝着賭桌走過去，找了一張空位坐下，同時知會莊家他的加入，然後先在一旁觀察了之三局之後，他才決定下注在奇數上，一出手就押了二萬伍仟法郎。

莊家是講法語的，他先習慣性的喊了一聲：「請大家注意看；」於是每個人的視線都移到輪盤上，看着滾動的珠子，「不可以再下注了。」

龐德利用這個空檔看了看身旁的三名賭客——一個是位體面的老美，將近五十歲的樣子，殘

留的鬍根使他的面頰看起來有點泛青，而他的臉神顯得很嚴肅，好像是個職業賭徒；另一個是位大約七十出頭的婦人，身上穿着早已過時的服裝；還有一個是位魁梧的中國人，從他的臉上很難判斷他的年紀。他們全都聚精會神的看着輪盤上的變化，終於珠子在跳了兩下後，停在其中的一個格子裏頭了。

這時，莊家再度以那種平板的腔調宣佈：「十七號，紅色，奇數，賠率爲一。」

說罷，他就熟練的用推錢桿收集輸家的籌碼，並將贏家的戰利推過去，結果龐德押在奇數上的籌碼替他贏回了等額的籌碼。當下一局開始時，他又在奇數上押了二萬伍仟法郎，結果珠子停在十一號，他再度爲贏家。第三局他仍然押在同一個位置，當珠子停在十五號時，他又贏了。三局下來，他已經贏了七萬伍仟法郎。而其他的賭客，總是押在交賠率的奇數上，並且每次所押的位置都不同——先押「馬形」，又押「方形」，然後押「柱形」。龐德却還是保持這種每局都在相同的位置押高額賭注的玩法，不過這回他將七萬伍仟法郎全部押給偶數，結果珠子在紅色十四號停了下來，現在他總共有十五萬法郎了。這時已經很晚了，於是他將五仟法郎丟到桌上，同時用法語說：「這是給莊家吃紅的。」然後，往後推開座椅。突然傳來一聲輕微的尖叫聲，原來推開的椅子碰到了普勞蒂的脚；而她手上拿着的酒也濺了出來，滴到龐德的左臉頰上——這一連串的動作，看似純屬意外，都是因爲龐德不知道她就站在他的背後所造成的結果。事實上，這些動

作都是當初在倫敦靠近馬丁巷的那間密室裏就已經謹慎計劃好的過程。

「眞抱歉……」他又改口用法語說：「對不起，小姐，我……」

「沒關係，我懂英語。」她輕聲的說，字正腔圓而且沒有一點鼻音，「其實都怪我，我不該在你後面站得那麼近，實在是賭局太……」

「那麼，至少讓我請妳喝杯酒。」說着他擦乾了臉，然後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酒吧。這時，有一名警衞看着他們離開，嘴上不禁浮起了笑容。女人像這樣勾引男人的例子，他已經看過很多次了；他覺得倒也無傷大雅，只要這些女人自己放得開就好了，而今天這個女人是位美籍觀光客，一定沒問題。他在心裏默默的祝福他們。

「龐德先生，」她邊說邊舉起手上的香檳鷄尾酒向他敬酒。

「我叫詹姆士，朋友們都這麼稱呼我。」

「我的朋友都叫我柏絲，他們覺得柏絲芳這個名字太長了。」

龐德戴着眼鏡的眼睛，露出了笑意，「柏絲普勞蒂嗎？」她一邊的眉毛翹了起來：「乾杯！」

柏絲是個很隨和的年輕女人，非常健談，而且喜歡開玩笑，相當幽默。

「好了，詹姆士。」——他們終於回到了她在巴黎大飯店的住處，兩個人的手裏都拿着一杯

香檳鷄尾酒——「言歸正傳，你已經知道了多少？」

「很少。」他心裏想着M先生告訴他的話：「她會告訴你詳情的。」

「信任她！聽她告訴你細節，她對這件事情知道的比誰都多。」

「你看過這張照片嗎？」她從手提包中抽出一張很小的照片，「你看過之後，我就得燒毀這張照片。我可不願意讓人逮着我握有這張照片，謝謝你。」

這張照片跟他們在馬丁巷的密室裏給他看過的照片之一是一樣的，不過比較小些。

「這個人是傑奧登荷里，」龐德說。

他看起來個子很高大，可是頭髮很稀，露出了半圓形的額頭，而他的鼻子很大，是鷹鈎鼻。

「他是傑奧登荷里博士，」她更正他的話。

「他已經過世了；而妳是他的遺孀——雖然，妳跟照片裏的樣子根本不一樣。」

她突然發出了急促、悅耳的咯咯笑聲，「我是做了一些改變。」

「依我看嘛，妳從前的樣子，即使只在黑白照片裏面都不上像，可是現在的妳，在彩色的照片裏也很漂亮。」

「謝謝你的誇獎，龐德。不過，傑奧登荷里的太太從來不曾當過寡婦，因爲，他根本就還活着。」

「這是怎麼回事？」

她於是開始重複M先生曾經說過的故事；大約十年前，當時，傑奧登荷里博士任職於五角大厦，一架美國海軍陸戰隊所屬的獵鷹式飛機墜入大峽谷，機上只有兩員乘客：荷里和外號叫做「搖滾喬」的約瑟夫玆文利將軍。

「你大概也知道，傑奧登是一位走在時代尖端的人，」她繼續說着，「說他是位先知先覺的人，一點兒也不爲過，因此他才能在五角大厦從事最先進的研究計劃。那架飛機墜落的地方，幾乎無法進去實施救援——整個殘骸都投進了斷層之中；結果所有人都宣告失蹤。當時傑奧登荷里的身上携帶了一份非常重要的電腦程式。當然，這份程式也不知去向了。他原本正從事於發展一種專供高級將領使用而可以隨身携帶的作戰訓練程式，同時，這個程式還可以經由電腦的計算而精確的預測敵人的戰術行動，這在當時來說，眞是一項價值非凡的研究呀！」

「那位將軍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你是問『搖滾喬』嗎？他是個瘋狂的人，但是他很勇敢，曾經得到很多勳章。他認爲美國已經開始腐化了；正受到共產主義的侵蝕。他曾經公開發言說，美國的政治體系應該實施革新，應由軍人執政，因爲政客已經喪失了原則，而軍隊的士氣也已低落到了極點；全國的國民都應該覺醒了。」

龐德點點頭，說：「玆文利的外號是『搖滾喬』，那麼我猜荷里博士也有個綽號吧？」

她又笑了，「他們之所以會稱呼玆文利爲『搖滾喬』，是因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總喜歡在一仟呎的高空上面，駕着座下的B—17型空中堡壘翻筋斗的緣故。」

「到底荷里博士有沒有外號呢？」他追問。

「他的同事，還有他的朋友，都稱呼他『荷里暴君』，因爲他是位很兇的上司。」柏絲停頓了一會兒，又繼續說：「其實，他也是個很兇的丈夫呢！」

「人都已經過世了，還提這個做啥？」龐德目不轉睛的看着她喝完最後一口香檳鷄尾酒，並且輕輕的把杯子放到一旁的桌上，然後她慢慢的搖搖頭。

「哦，沒有，」她輕聲的說，「傑奧登荷里並沒有在那次墜機中喪生，幾年前就已經有人這麼臆測了，而現在更有了確實的證據。」

「什麼證據？他在那裏？」他開始依照M先生的指示，企圖從她身上挖掘情報了。

「他就在你的國家裏，詹姆士；地點是英國南方的心臟區——牛津郡。另外，你還記得在倫敦發生的克魯瑟特刼案嗎？還有那件兩仟萬英鎊金條的竊案？」

龐德點頭表示記得。

「那麼那件價值廿億英鎊的刼機案呢？就是那架用來將各國設在英格蘭的官方印刷廠所發行

的貨幣分別載送到各貨幣國的英航七四七貨機？」

「我當然記得。」

「你可曾發現這幾件犯罪案件的共同點，詹姆士？」

這時龐德把他的青銅色煙盒在柏絲的面前晃了晃，可是她却毫不在意的搖手拒絕了，結果他自己也沒抽煙，就把煙盒放在口袋裏了。然後，他的眉頭又皺了起來。

「所有的案子都涉及很大的金額，」他說，「而且都計劃的天衣無縫……我想起來了，英格蘭場不是說他們簡直是一羣電腦大盜嗎？」

「答對了，你已經把答案說出來了。」

「妳究竟是什麼意思？柏絲。」龐德有點被搞糊塗了。

「我是說傑奧登荷里不但還活着，而且還好的很呢！他住在本布里北邊一座叫修女的十字架的小鎭，就在貴國最迷人的牛津郡裏面。你知道本布里這個地方吧，詹姆士？就是在兒歌當中那個可以騎着玩具木馬去到的地方呀？」她抿了抿嘴唇，又說：「反正他就是在那個地方，利用電腦的作業來計劃犯罪的行動，可能還計劃一些恐怖行動呢！」

「妳有證據嗎？」

「有的。」她又停頓了一會兒，「首先我要說明一點：剛才我曾說在墜機事件後有人員被發

現，而事實上並不盡然。他們找到了駕駛員的屍體，除墜機外再沒有別的屍體了。從那時起，情報局、安全局和警方的人員就一直在搜尋傑奧登荷里的蹤影。」

「結果他們竟在牛津郡發現他了嗎？」

「是的，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發現他的。當時，有一位屬於你們特派部門的人員正在那個地區從事另外一項任務，他負責監視兩名在倫敦頗負盛名的詐欺犯。」

「結果，他跟蹤他們而找到了？……」

柏絲突然站了起來，開始在房間裏頭踱步。

「他跟蹤他們到了一家叫做模擬槍戰的電動玩具公司，地點就在修女的十字架這座小鎭，在那兒他突然看到一個他曾在檔案照片中見過的人。後來經他回去查證，原來這個人正是傑奧登荷里博士。不過，這時他已經改名爲傑森聖强費尼玆博士，他竟然把橋牌中『偷牌』（Fines）這個字眼放到自己的名字裏去了。至於玩具店的名字則做安度遊樂場。」

「就是『巫婆』的故事裏面的那個安度嗎？」

「一點兒也沒錯！」

柏絲停止踱步而靠到龐德的椅背上，她的頭髮垂到了龐德的耳朵上，使得龐德忍不住想要轉過頭去看看肩上那張俏麗的面龐。

「他們再到週末，甚至還舉辦熱鬧的小型派對，邀請常到他們店裏的戰爭遊戲愛好者參加，這時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進出遊樂場。」柏絲繼續說道。

她挺直了身子，然後走到旁邊的沙發坐下去，兩隻纖長的腿盤在椅子上。

「問題是這項發現並沒有知會美國情報局。你知道嗎？他們對這件事已經觀察了好一陣子，甚至還曾經滲透到這些人裏面去；然而，却從來沒有透露消息給任何人。」

龐德笑了，他說：「這是我方的原則；當我們在其他的國度執行任務時，必須——」

「可是據我所知，」柏絲沒好氣的說：「你們間有情報交流的協定。」

「才怪哩！」龐德沉思了一會兒，「妳是說這位曾被五角大厦所重用，後來失踪，又被誤認爲已經遇害的傑奧登荷里，竟然打算在這個叫做修女的十字架的小鎮定居下來，而身上却沒有任何僞裝或掩護眞的嗎？難道他只靠一張新的身分證嗎？」

柏絲伸開盤曲的雙腿，然後整個人躺到沙發上，雙臂懶洋洋的垂下來，並用手在地上輕輕的摩擦着。

「他並不願應僞裝自己，」她說，「可是，他還是這麼做了。他很少出門，甚至在小鎮裏也很少露面。所有的生意都是由那位假扮的太太主持，而他的雇員都以爲他是個很怪異的人——其實，他的確是個怪人。絕頂的才智和雄厚的財力，促成了傑奧登的藏匿。」

漸漸地，很多M先生在倫敦告訴他的話，都開始顯出道理了。

「你們是要我加入那羣傢伙的聚會囉？」

「正是，你的反應很快。」

「我該怎麼做呢？難道我就這麼走進去，然後，說聲喂，我是詹姆士龐德，有名的叛節情報員？我需要一份工作。」

這回換龐德站起來了，然後在房間裏踱步。

「不錯，就是這麼做。」

「我的天啊！」龐德氣忿的臉都繃起來了，「這個計劃簡直是破綻百出……他憑什麼要雇用我？」

「他絕不會雇用你的。」她狡黠的笑了笑，然後，坐了起來，突然之間，她變得非常嚴肅的說：「他所經營的模擬槍戰電動玩具公司，已經有很足够的員工了——而全部都是合法的和清白的。可是，難道他們眞的都曾接受嚴格的過濾和檢查嗎？事實上英國的人事審核制度，就好像小孩子玩的塡字遊戲一樣，你只管相信我。他一定要先確立你的身份，因爲那種事情毫無轉圜的餘地。」她輕輕的吸了一口氣，再稍微轉了頭，就像一個歌手轉離麥克風的動作一樣；「不會，詹姆士，他絕不會雇用你的，可是他的夥件却可能對你極感興趣，這點才是你的上司所企盼的。」

「瘋了，簡直是瘋子！怎麼？……」

「詹姆士，」她站起來握住他的雙手並安撫他，「在聖強費尼兹的國王廳裏，有位你的朋友——呃，至少算是你的舊識，她是福蕾蒂佛琴，就是那個搗蛋的『福蕾蒂夫人』。」

「哦，天啊！」龐德掙脫了雙手，往一旁閃開。幾年以前，龐德曾犯下了錯誤，那就是他曾追求那位剛才柏絲提到的女子，而就在他快要博得她的芳心時，他才發現這位很受歡迎的女專欄作家——「福蕾蒂佛琴夫人」，由於政治立場的偏差，竟被列爲費達卡斯楚一類的左派份子。

「你還得學點東西，詹姆士，而這也是你來我這裏的原因之一。想要混入安度的話，你得先學會他們在模擬槍戰裏所做的工作。你到底對電腦有多少概念？」

龐德靦覥的笑着說：「既然妳這麼問了；其實，我只懂一點相關的用語。」

要不是他被她催問的話，他才不願意把跟這個迷人而善變的柏絲芳普勞蒂在一起的時光，花費在討論電腦的問題上呢！

五、老師的乖學生

龐德根據他在情報局所學的模糊印象，把他所知道的微電腦功能，很扼要的向柏絲解釋，這時他們兩個人都下意識的在房間裏踱着方步兜圈子，倒也不曾碰到對方。他講話的聲調，就好像一個小學生站在老師面前背誦拉丁文時一般的刻板，他說這種微電腦有兩套記憶，每當指令輸入時，就可以執行特殊的計畫，同時還可以貯存資料，並且，在一分鐘內將結果歸納，然後顯示出來，接着繼續執行下面的指令，最後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接收或傳達訊息達幾千哩之遙。所以不論是從事研究設計，或是執行複雜的計算，都可以藉助這種微電腦，尤其它還附設音響裝置和繪圖顯示，實在非常方便。不過，這種具有龐大記憶單位的神奇玩意兒，祇有在輸入指令程式時，才能發揮作用。

「這些理論我都懂——祇是，」龐德笑着說：「我實在不明白寫程式的人是怎樣控制這個機器的？」

「據我了解，你那位相當不錯的好上司派你到我這兒，就是要我教你這方面的常識，」龐德

想不到她竟會說M先生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好上司。

「我的任務是教你如何使用程式語言，尤其是我那位莫測的前夫最慣用的語言，而他現在可能仍舊還在使用這種程式語言呢！哦，不錯，他應該算是我的前夫；不管他是死了也好，或是失蹤了也好，我們的確曾經是合法的夫妻。」

「那麼，豈不是對妳很難堪嗎？」龐德假裝很遺憾似的問她。

「這就是看你是從那個觀點來看這件事；這就好像學游泳，或者像學騎脚踏車，一旦你抓到竅門之後，很自然的就會了。讓我提醒你，對付傑奥登荷里，我們可是面對着一位非常特殊的天才呀！我將會告訴你更多有關他的事情。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學習，不過，學起來就像學一種新的語言，或者像學五線譜一樣的簡單。」

柏絲走到壁櫥旁邊，從裏面抱出了一對很大的訂做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幾道安全鎖，裏面有一具非常進步的微電腦，和幾種類型的磁碟機，另外還有三個金屬盒子，裏邊裝着不同尺寸的磁片。她請龐德幫忙把電視機搬開，然後她就接通了微電腦。這具微電腦的鍵盤，大約是打字機鍵的兩倍大。當她說明的時候，就好像這具電腦是她裝配似的。她告訴他說，這種電腦正是她猜傑奥登現在所使用的一種。龐德這時已經察覺，每當她提到荷里博士時，她都只稱他爲傑奥登或「荷里暴君」。

「當他失蹤時，他所擁有的微電腦也隨着他消失了——或者，我應該說，同時失蹤了。我猜他早就把它藏到安全的地方了，因爲那個時候，縮影技術才剛剛起步——你聽說過吧？就是那種把滿間的電腦線路都濃縮裝配到一小片大約五平方毫米面積的矽晶片上的技術。他雖然裝置了一套機器，可是仍然是使用磁帶的。後來縮影技術蓬勃發展，所有的儀器的體積才逐漸縮小了。我很努力的想跟上科技發展的脚步，以便改變他的原始設計，就像他所努力的情形一樣，永遠都要走在時代的前面。結果，我先重新裝配了一套『暴君六型』——這就是他爲他的機器所取的名字——，然後又加以改良。」

龐德凝視着她的肩膀，等待她做最後的結論。

「這個，」她對着機座擺擺手，「是我所完成的和『暴君十二型』同等級的作品。自傑奥登失蹤之後，矽晶片愈來愈小，可是由於科技的飛躍成長，反而上面的記憶容量却越來越大。把這種縮影晶片，以及螢幕顯示的技術，一塊應用到程式的設計上，就是他最感興趣的研究。」

「這樣設計出來的程式是那一種呢？柏絲？」

「這個嘛——」她從其中一個金屬盒中選了一塊磁片，再打開磁碟機的電源，然後插入磁片暖機；「——我先讓你看看當他在五角大廈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東西教他這麼着迷，然後我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不久電視螢幕開始顯像，磁碟機運轉時的呼聲和挫聲，透過喇叭而發出刺耳的嗶嗶聲。再過一會兒，磁碟機繼續運轉，可是間歇的嗶嗶聲中斷了，同時螢幕上出現了很清晰的影像，顯示出一張東德和西德邊界的詳細地圖——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卜塞爾附近地區的配置圖。

不知怎麼樣的，龐德突然感到全身發熱，連臉上都紅起來了，這時他差點伸手去搭柏絲的肩膀，結果，他祇是鬆開了領帶而已；而柏絲則從箱子裏抽出了一根沉重的黑色操縱桿，把它挿入機座，再按下S鍵，一會兒就在地圖上出現了一個長方形的亮區域，龐德一看，就好像是在製圖一樣。

「好了，你或許會認爲這是什麼鬼把戲，但是，我敢跟你保證，這正是一套很有效的訓練方式。」

說罷，柏絲又移動操桿，於是長方形的亮區就在螢幕上滑動位置，直到地圖的外圍，像這樣上上下下的把全部的區域都掃描了一遍。在地圖的下方，有一塊長楕圓形的顯示窗，從上面的數字得知，剛才掃描的面積包括了邊界八十平方英哩的範圍。

「現在我只要把坐標輸入，我們立刻就可以在地圖上找到那一個區域。」柏絲一說完，就着手輸入坐標，地圖立刻顯示出來，而那塊長方形的亮區恰好停在坐標區域上。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更小的區域。」於是她按下操縱桿上面的扳機，長方形的亮區就移到了

距離邊界約一哩遠的一座小鎭。這時龐德忽然聞到了柏絲身上的香水味，但他却聞不出那是什麼牌子的香水。他趕快停止心中的胡思亂想，而集中精神於當前的課題上。

這就好像在螢幕上加了一個可變焦距鏡頭，因爲他竟然看清了小鎭的情景——道路、樹木、房子、石頭和田地等等。同時，龐德至少還發現了六輛坦克車和四部裝甲運兵車，還有一對直升機藏在建築物的後面，另外有三架獵鷹式戰鬥機停在由樹木掩蔽的發射臺上。

「現在，讓我們發動一場假想的傳統式戰爭。」

柏絲繼續輸入詢問的指令；首先她問北約的兵力分析，結果坦克車、裝甲車、直升機和戰鬥機的字樣相繼出現，在這些字樣的下方則跑出這些作戰武器的呼號和火力分析，柏絲將這些呼號一一記在她身旁的筆記本上面；然後她再度輸入指令，這次是詢問華沙集團在這塊只有幾平方英哩面積的區域上配置兵力的情形。

結果，華沙在此有兩個步兵連，而且有裝甲部隊支援。

「它只能提供手頭已有的資料，也就是那些由情報局和偵察隊所搜集回來的資料。」柏絲看着螢幕上所顯示的敵人位置，而下方的顯示窗則跑出敵人的相關資料。

當她輸入指令時，龐德一直看着她捲曲的秀髮，披散在兩隻幾乎完全裸露的肩膀上，簡直捨不得把眼睛移開。這時螢幕上有兩架獵鷹戰機起飛了，就像是奉令去攻擊敵人的裝甲部隊似的，

同時她又發動了北約的戰車和裝甲運兵車。

於是螢幕上又顯示了坦克車和步兵的行動，突然螢幕上發出了炮彈的爆炸聲以及坦克車的轟聲，表示戰車已經發動攻擊了；這一切的狀況，看起來好像是由坦克部隊和步兵部隊的指揮官所掌握；然而，實際上全是她下的命令。龐德微屈着腰，以便靠近一點觀察螢幕上的戰況，却又被柏絲的側面所吸引，勾劃分明的輪廓，聚精會神的表情，眞是令他有點心猿意馬。他趕緊定了定神，把視線移回螢幕上。

柏絲就這樣控制全局，持續了將近廿分鐘，結果她雖然損失了三輛坦克車、一架直升機、一架戰機和不到一百名人員，但是却擊潰了敵人。

龐德站到柏絲身後一步的地方，他覺得整個過程非常有意思，於是他詢問，如果軍隊眞的使用這套系統，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這只是一種很簡單的電腦『模擬戰事系統』，」她解釋說，這種系統是一套「沒有實兵的戰術演練」系統，專門用來訓練軍官與軍士。「你也知道，從前的戰術演練，多半是在黑板上、桌子上、沙堆上的模型上實施，而現在你只需要準備一具微電腦就可以了。今天我所做的演練非常簡單，有機會的話，你應該到三軍大學去看看他們所做的戰術模擬演練有多麼的進步。」

「荷里博士原本就是爲五角大厦設計這方面的程式囉？」這時龐德忽然發現在柏絲的頸子上

有一顆很小的痣，這個發現令他感到雀躍。

「除了這項工作以外，還有別的。當他失蹤時，傑奧登正參與更高深的研究工作，不光是設計訓練用途的程式，而且也要發表一種很專門的程式，用以指令電腦將所有可能的戰術都歸納出來，同時預估敵人最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

「那麼現在呢？如果他果眞還活着的話？……」

「哦，他的確還活着，詹姆士。」她突然臉紅了，「我曾見過他，所以你不必懷疑我的話。他就是我剛告訴你的那位住在牛津郡中修女的十字架的傑森聖強費尼茲。其實，我早就該覺悟了，在和他生活的三年半當中，我只不過是他所養的一條看門狗罷了……」

「看門狗？」她的眼睛有着不可思議的顏色，就像精緻的綠松石，會隨着光線而改變顏色。

柏絲把頭轉開，有點自嘲似的咬着嘴唇，「哦！難道他們沒有跟你提過嗎？我是奉命嫁給那個混球的。我是蘭利方面的人，他們派我嫁給荷里博士，我怎麼知道這其中竟有這些隱情呢？」

「這麼說他們早就懷疑他了？」儘管龐德對於聯邦調查局竟派人嫁給一個人以便監視他的做法感到震驚，可是他儘量不把這種情緒表露出來。

「當時由於他和蘇俄和東歐集團的科學界有很密切的聯絡，所以他們不得不防着他；結果他們的懷疑果然是正確的。」

「妳想他現在是否仍爲蘇俄秘密警察工作呢？」

「不是。」她走到冰箱前，又拿了一瓶香檳，「不是的，傑奧登只替他自己工作，從來不爲別人做事；至少我對他有這點了解。」她替龐德也倒了一杯酒，又說：「我們確定是有蘇聯的人介入他目前所從事的勾當中，可是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約束。傑奧登很清楚他幹的事，不過他完全是看在錢的份上，跟政治沒有關係。」

「那麼妳猜想他究竟在搞什麼名堂？」龐德又聞到了一股很濃的那種奇怪的香水味。

「這就跟他們所講的一樣，詹姆士，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在玩什麼花樣，而你的任務就是要查明這一點，至於我的任務，則是教你如何去查。明天一早我們就開始工作，八點半可以嗎？」

「我實在不想這麼早就囘我的房間。」龐德不經意的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錶。

「我了解，可是你遲早還是得走。我將盡我所能的教你寫傑奧登所慣用的語言，同時教你如何破解他的程式。你能藉這次的機會，學會一項技能，豈不是很幸運嗎？」

柏絲握住他的手腕，然後溫柔的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龐德想抱緊她，可是她却往後退開，對着他搖搖手指頭。

「不可以這樣子，詹姆士。不過我是一位稱職的老師，如果你保證做一位用功的學生，我會重重有賞的，而且這種獎賞的方式，可不是你在學校可能得到的喔！明早八點半整，好嗎？」

「你保證實現諾言嗎？普勞蒂柏絲？」

「我保證教好你，龐德詹姆士，」她惡作劇的笑着說：「並且也教會你電腦程式語言。」

第二天早上準八點半的時候，龐德把一隻手藏到背後，然後敲她的門；當她開門的當頭，他突然伸出背後的手，送給她一朶大玫瑰花。

「敬老師！」他微笑的說。

這是這天惟一的小插曲，因爲柏絲普勞蒂果然既嚴格又認眞的指導他。

六、荷里語言

雖然柏絲芳普勞蒂很盡職的教學，而且龐德很努力的學習，然而他們還是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實在是因爲這件工作——他們心裏都已經有了準備——就相當於學習一種新的語言之外，還要學講幾種方言。事實上，龐德的記憶中，他已經好久不曾像今天這般的集中心智於智識性的學習上了。

他們很快就訂下了規律的課程表，幾乎很少更改它。在最初的幾天當中，他們每天早上八點半開始上課，可是後來他們終於抵抗不住此地刺激的夜生活的誘惑，所以他們就把上課時間挪後到十點鐘了。

他們一直上到一點鐘左右，然後走路到附近的一間酒吧吃中飯，然後再走回去上課，直到五點鐘。

每晚七點鐘的時候，他們就會到妳酒吧——這是巴黎大飯店裏最著名的名流聚會場所；換句話說，來這裏的女士們，她們身上所穿戴的珠光寶氣，就連卡廸爾的寶石也相形失色。

當他們打算到城裏通宵達旦的玩時，他們通常會先在飯店裏用過晚餐，但是後來他們迷上了在坎城的賭輪盤俱樂部時，他們就改到那兒的拿玻爾餐苑用餐，品嚐每一道由大廚路易斯奧提爾推薦的佳肴，有時則到尼斯的內里哥食堂吃點素食，或者到布里歐的雷瑟夫餐廳，或者——偶爾到加勒凡的曼敦港口附近的葛里昂飯館，享受一點清淡的食物。不論他們到那裏用餐，晚飯都只是整晚節目的序幕而已。M先生曾指示他，要多多露面，要記得自己是誘餌，要給他們機會逮着自己。所以每晚他都駕着那輛默桑型的奔特利渦輪汽車到處兜，終於這位有古銅色肌膚而滿臉自信的英國紳士，和他那位既苗條又高雅的美國女伴，成爲了蔚藍海岸賭博圈的名人。

龐德祇賭輪盤，某些晚上他會以比較保守的方式——雖然他很想將賭注加倍——豪賭一番，而且，每次都贏他個幾仟法郎。他的賭法很固定，總是在單一賠率的「對子」、「奇數」、「落魄」和「過時」上押很大的賭注，只在偶爾才押「方形」——有四個賠率爲八比一的數字。

在最初的一週裏，他就贏了幾仟英鎊，而且他發覺已經有好幾家賭場的人在注意他了。沒有任何一家賭場——甚至那些曾是這個閃耀的海邊上最負盛名的賭場——會歡迎一個玩法固定而且每次都贏錢的客人。

幾乎每天晚上，龐德和柏絲都玩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到三點半之間才回旅館，只在偶爾才會早點回來，但是起碼也已經是凌晨一點鐘了；然後，他們稍事盥洗，好好的睡個覺，第二天又從頭

來過。

在那幾個禮拜的期間中，他們經常玩到日出還不回旅館，整晚駕車沿着海岸兜風，而且總把車窗搖下，盡情的呼吸新鮮的空氣，欣賞綠意盎然的棕櫚樹、篠懸木、仙人掌，還有那些擁有噴水游泳池的富豪別墅上攀附的花草。不過，他們總會在早餐之前趕回旅館，品嚐濃郁的咖啡，而這正是龐德所認爲世界上最美好的香味。

旅館的職員都覺得這眞是一件非常羅曼蒂克的事——一位動人的美國女郎和一位富有的英國紳士（幸福的共進早餐，彼此情深款款），沒有人忍心去打擾這一對愛侶。可是一旦他們回到了柏絲的房間後，情形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完全跟女僕和侍者眼中的浪漫史不一樣，至少在起初的幾個星期是這樣的。

柏絲先敎龐德構畫程式流程圖——就是用圖表先列出程式計劃的步驟；結果龐德花了大約兩天的時間才學會，爾後就開始培基電腦語言的學習了，另外也學繪圖和音響裝置的運用。當第二週快結束的時候，龐德開始學習好幾種培基語言的特殊用法，甚至逐漸進入更深入、更複雜的語言，例如機器碼、商業語言，或者是高階的帕斯卡和福斯語言。就算是他們的休息時間，他們也很少談別的事，而盡是討論手邊的工作，通常是有關傑奧登荷里的事情，所以不久龐德已能略窺荷里獨創一格的混合語言，柏絲稱其爲荷里語言。

「這個語言目前是傑奧登保護他的程式的最主要利器。」柏絲在晚餐時這麼告訴他：「他直到現在仍使用這個系統，所以，那些由他所經營的小公司——模擬槍戰——所發展出來的遊戲程式，旁人始終無法破解。他常說如果有必要採取安全措施時——他肯定一定有此必要——最簡單的保護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在他所有的遊戲程式的開頭，都有一段別人看不懂的程式，這樣就沒有人能拷貝或竊取他的磁片裏頭的資料了。或許他以前在五角大廈時也是用這一套語言，以防有人複印、抄錄，或是企圖破壞他的磁片。」

只要一有機會，龐德總是把話題轉到荷里博士的身上，因爲在他跟荷里碰面前，只有柏絲能提供他有關這個人的情報。

「他看起來就像一隻兇猛異常的老鷹；其實，你不是已經看過他的照片了嗎？」此時他們正在旅館裏用晚餐，「不過，人不可貌相，說眞的：假如不是因爲任務的關係，我說不定會很喜歡他。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我的確很喜歡他；有時候，我眞希望他要是個正直的人就好了。」她看起來似乎有點感傷，有一會兒的工夫，她好像無視於龐德和周圍一切事物的存在；「他具有令人驚異的意志力，這種能力使他好像能够摒除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而只剩下他的工作才有意義；你可知道這種想法有多麼可怕嗎？」

龐德表示這種想法會使人瘋狂，甚至做出很邪惡的行爲，而柏絲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哦，

是的；一分鐘前還是個仁慈、有愛心而慷慨的人，一會兒就變成了一隻張牙舞爪、咆哮怒吼而可怕的怪獸。」

就在這頓晚餐結束之後，也正是第二週的結束時，發生了兩件事，其中之一使龐德已經平淡了一陣子的情緒又活動起來了。

「怎麼樣？今晚我們去莎莉屋呢？還是駕車兜風呢？」柏絲問。

龐德決定驅車沿着海岸到曼敦的一間小俱樂部去玩，於是他們立即起程前往。

結果今晚的賭局，雖然又讓龐德的荷包裏面多了好幾仟法郎，可是他却覺得很乏味。

當他們離開俱樂部，駕車取道卡諾爾返回摩納哥的途中，他突然發現後面有一輛車子在跟蹤他，可惜他未曾注意是什麼人上的車，於是他叫柏絲繫好安全帶。

「有麻煩嗎？」她的聲音裏沒有一點緊張的意思。

「我正打算查明。」他踩下油門，這輛大車子的速度逐漸增加到九十英哩，平穩的沿着這條窄路的一側滑行。

那輛車子仍然跟在後面，而當他被迫減速時——因爲在快撞上另一條兩線道高速公路的地方突然來了急轉彎——它駛近了，那是一輛白色的喜鵲汽車，在它的前燈下面，可以看到非常特出的車頭；它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就好像一隻笠貝似的纏住不放。龐德心想，會不會只是一位法

國人或義大利人有意跟他賽車，或是想在身旁的女伴前露兩手而已？可是第六感告訴他，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

當他們駛離那條兩線道高速公路時，車速快得像一塊滾石，龐德趕緊踩下煞車減速，這條進入摩納哥的車道，原本就不寬，而兩旁的岩石和房子林立，車道就顯得更窄了。

奔特利跑車的速度漸漸慢下來了，當車速還有六十英哩時，龐德轉了個彎；突然，他聽到柏絲發出一聲驚訝的深呼吸聲，就在同時龐德也看到了前面車道的障礙：有一輛轎車停在馬路的右側，但是仍然擋住了奔特利跑車的方向，而閃爍不停的停車燈，就像霎個不停的龍的眼睛一樣。在它的左邊，有一輛老舊的卡車，佔據了其餘的路面，當它行駛時，不斷發出軋軋的哮喘聲，好像隨時都會垮了一樣。他大聲叫柏絲坐穩，脚踩着煞車，然後開始蛇行，先轉向左邊，再彎回右方，試圖從兩輛車子中間穿過去，可是當他才彎回右方一半時，他們已經發覺這樣絕對穿不過去的，於是他立刻將自動排檔推到低速檔的位置，好讓引擎的轉速降到最低速。

這麼一來，車速在一霎眼的工夫裏，就從五十五英哩降到了零，而當車子煞住的時候，他們兩個都被安全帶重重的頂個正着。這時他們的車子恰好斜斜的夾在兩輛車子的中間，正右方是那部小轎車，而左後方則是那輛卡車，就像給箝子夾起來了。就在他們進退不得的時候，從卡車上跳下來兩個人，還有兩個人則從那部轎車的陰影裏顯露出來，同時先前那輛喜鵲汽車也很技巧的

從後面包圍上來。

「關門！」龐德大喊，同時使勁壓下車門鎖，但是他知道他的警告是多餘的，因爲車子上的自動鎖門系統早已發揮作用。那羣人逐漸朝着奔特利靠近，其中至少有三人的身上帶着斧頭。

龐德伸手從武器箱裏掏出一枝手槍，可是他很清楚，這不過是他的自然反應，這麼做是沒有用的，因爲如果他搖下車窗開槍的話，他們就有隙可乘了。其實，不論如何他們遲早都會進到車內的，因爲卽使是這麼精緻的一輛汽車，一樣是禁不住利斧的砍擊的。

奔特利默桑型跑車大約有六呎半寬，而現在車子並非剛好和道路成九十度交叉；龐德估計後面的喜鵲轎車大概距他的保險桿有一呎距離，但是奔特利的噸位應該足够讓它撞開，前面那輛閃着停車燈的車子距他的右車門大約有幾英吋，而左後方的卡車差不多在離他的排氣管有三吋距離的地方，正前方大約八呎處的路旁聳立着一塊傾斜的巨石。此時奔特利尙未熄火，仍聽得到引擎低沉的隆隆聲。

龐德的脚還踩在煞車上，他悄悄的調整了一下車輪的方向；正當其中一名攻擊者走近他的窗前，並且舉起雙臂，做勢要將斧頭砍下來的時候，龐德迅速換到後退檔，然後放開煞車。

奔特利很快的往後滑行，當撞到後面的喜鵲轎車時，引起一陣劇烈的震動，同時聽到一聲清楚的慘叫聲，原來其中一個拿着斧頭的攻擊者企圖衝上來，却被奔特利給撞到一旁，倒在奔特利

和停在馬路旁邊那部車子的中間。

龐德動作很快的將倒退檔換回前進檔，雖然前面的空間頂多只比車寬超出六英吋，但是他仍然毫不猶豫的踩下油門。

奔特利毫不費力的加速，前進中又撞到剛才慘叫的那名攻擊者，然後繼續朝着前面的隙縫加速。

默桑型跑車的方向盤非常輕，而且很準確，龐德根本不必修正車輪方向，他只是輕輕的將手指搭在方向盤上面。當車子就要接近卡車和汽車的間隙時，車速已經相當快了。再向左邊一點；打直；向右方急偏；稍微打回右邊一些。就是現在這樣！他猛踩油門，於是他們就向前猛衝出去了，而當他們剛脫離那條間隙時，奔特利與左邊卡車間的距離以及與右邊岩石間的距離，合起來也還不到一英吋呢！

就這樣他們從障碍中穿了出來，又回到空曠的道路上，然後直奔摩納哥。

「是那幫人？」龐德發現身旁的柏絲正在發抖。

「妳是指幹我們這一行的嗎！」龐德回答說：「馴獸師？」

她點點頭，輕聲的說了聲：「是的。」

「不要這麼想；看起來像是一個專門搜刮財物的集團，在這條海岸上有很多這樣的盜匪。在

英格蘭的北部有一句諺語——即使是一堆垃圾，一樣可以在其中找到有價值的東西；妳可以把這句話改一改——再怎麼有價值的東西，一樣可以在其中找到廢物。」

「我會記住你的話。」

在回到她房間以前，他們沒有再開口。事後，他們兩個人都說不出究竟這件事是怎麼引起來的。

「他們都是專家。」她說。

「是的。」

「我實在不喜歡這種事，詹姆士。儘管我也常面對這種事，可是我還是很害怕。」

她靠到他身上，他立刻抱緊她，兩個人忘情的相吻，然後她把臉頰貼到他的頸子上，輕喚着他的名字。

他們終於墜入愛河，無論是白天或夜晚，彼此無時無刻都在念着對方。然而，該來的還是要來，任務最終的目的終於逼近了：龐德準備面對柏絲的前夫。

第三週一開始的時候，柏絲突然停止和他纏綿。

「我現在要開始教你傑奧登可能正在所使用的程式語言了，」於是她開啓荷里十二號，然後她把龐德剛用過的一般性磁碟抽掉。

在同一個位置，她裝上一具大型的雷射磁碟機，等暖機完成之後，她又將一個程式輸入電腦之中。

現在出現在螢幕上的影像跟龐德所學習的標準圖形完全不一樣，即使是他所學過當中最深入的圖形也跟眼前的不同；現在這幅簡直就是眞實的影像——逼眞，而且色彩和結構都很自然，就像一部剪接完成的電影。

「電視影像，」柏絲解釋說：「把一臺攝影機跟一具雷射硬磁碟加以連線；你看！」

她駕着操縱桿，結果他們就像是沿着川流不息的市區街道駕駛一樣。

當然在這項示範中由她所塑造出來的人形，有點像卡通裏面的未來人，可是，背景都是眞實的；她就安排這些假人在眞實的背景裏走路、跑步和打架，結果這種刻意的配合，反而更造成一種令人驚悸的眞實感。

「這一幕是一次搶刼銀行的行動，」柏絲說道，而她顯然是故意表演這一幕的。只要巧妙的將這些眞實的影片和圖片做適當的配置，你就可以「玩」一次搶眞實銀行的遊戲，而且可以假設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以謀應付之道。龐德眞是看得目瞪口呆。

「一旦我教會你如何執行和拷貝傑奧登的程式後，你就等於已經具備了一套荷里十二號和三種磁碟機了，詹姆士。你可別說我沒有提供你對付他的工具喔！好了，我們正式上課吧！」

當晚到了深夜時，龐德仍在研究這套系統，可是他的腦海裏却老是盤旋在當前的學習和傑奧登荷里所發展的這套可怕的犯罪工具上，如果說荷里——或任何擁有這種技術的人——確實用它來犯罪的話，那豈非防不勝防？當然龐德也知道電腦已經廣泛應用到生意上，也應用到警政和安全工作上，可是他從來也沒想到它竟然也被拿來當做犯罪的工具了。既然軍隊可以用電腦程式來協助戰術和戰略的訓練，當然也可能有人用它來設計最理想的搶刼和偷竊方式，甚至拿它來做殺人的勾當。這種觀念的形成，再加上柏絲向他示範的「活生生的影像」——把遊戲程式中的假意狀況表現成活生生的電視影像——使他的思想躍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妳眞的相信這種訓練用的程式；例如妳早先示範給我看的程式，已經被人用來當做犯罪的工具了嗎？」他們更晚而在共臥床榻時，他問她。

「沒有才怪哩！」柏絲的表情很嚴肅，「好比說傑奧登如果沒有在牛津郡的房子裏頭訓練罪犯，甚至恐怖份子，那才怪呢！」她勉强的笑着說：「我絕不相信他替遊樂場取名爲安度只是一個巧合，這位荷里暴君還眞有邪惡的幽默感呢！」

龐德也同意她的看法。每隔兩天，他就會收到一封比爾坦那從英格蘭寄來的信；這是一份由偵察隊所準備的情報簡報，他們是從修女的十字架這座小鎭秘密蒐集得來的。從報告中得知不但是犯罪份子，而且從中東、義大利、西德和英國附近的恐怖組織所派來的聯絡人，都跟聖强費尼

茲和他在安度的手下保持密切的聯繫，所以希望他越早回到英格蘭滲透到賊巢裏頭越好。倫敦方面迫切的催他回去，而雖然他們也向他保證，在曼敦和摩納哥途中所發生的事件，純粹是地方幫派所幹的，龐德還是感到事有蹊蹺。

他甚至又問柏絲對荷里博士失踪事件的內幕有何看法，結果她很不屑的說：「顯然他不是單獨離開的，即使是一個白癡也看得出來，那位搖滾喬茲文利自然是跟他一塊兒走的囉！那個傢伙根本是個瘋子——蘭利方面所蒐集有關他的檔案有一籮筐。不過，他非常勇敢，就像某些魯莽、不要命的士兵一樣，所以當初我才會告訴你說他已經神智錯亂了，尤其是越戰結束後，他變得更加殘酷，而且搖身成爲偏激的反美份子，而傑奧登正是看上他這一點，所以才找他一起演了那齣失踪事件。」

「先對付駕駛，然後跳傘吧？我猜。」龐德幾乎是在自言自語的說。

柏絲點點頭，然後聳聳肩說：「等戲演完了，他就把搖滾喬也解決掉了。」

龐德提早兩天就學成了各種程式的拷貝技術，甚至那些柏絲所知道荷里博士可能正在使用而且防護森嚴的程式，他也都學會如何操作了。於是，他們有了兩天纏綿的機會。

「妳眞是個才女呀！」龐德告訴她：「從來沒有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教會我這麼多的東西。」

「可是我却給累慘了，」柏絲說着，把頭躺回枕頭上。「過來，詹姆士，親愛的，再親熱一次——像那些爵士歌手說的——然後我們去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再到莎莉屋看你露幾手。」這時差不多是下午的時候；後來到了晚上九點時，他們兩個已經坐在俱樂部裏面最豪華的隔間中的第一檯上了。

龐德的手氣仍然很好，可是他現在却玩得很謹愼，以保持戰果，其實自從他來到這裏以後，他已經贏了四倍的錢。不過在今晚的三小時當中，他曾一度輸到只剩下四萬法郎，可是不久他的手氣又順起來了，結果到了半夜的時候，他竟贏了卅萬法郎。

當他打算下注最後一局時，他先派司了兩次，這時他聽到柏絲很緊張的深呼吸了一口。

他轉過頭去看她，發現她面無血色，兩眼害怕的望着入口處，那絕不只是當一個人看到驚奇的事情時所產生的眼神而已。

「什麽事？」

她很低聲的說：「我們趕快走吧！快點，從那邊走。他已經進來了。」

「他是誰啊？」他的視線落在一個高大的、灰頭髮的人身上，他的背很挺，兩眼就像在搜索戰場般的掃視這個房間。其實，他並不是眞的要等她回答。

「眞是見到鬼了，我們還以爲傑奧登已經幹掉他了。他就是搖滾喬啊！竟然還活着。喬茲文

利竟然就站在這裏，看他那副模樣，好像還帶着千軍萬馬在後面似的。」

茲文利舉步踏入房間內，身旁跟着四個人，看起來都很像閱兵隊伍裏的軍官一般的既整齊又漂亮，可是又好像一支正打算對付童子軍的武裝隊伍，給人一種危險的壓迫感。

七、遊蕩在回家的路上

喬茲文利將軍失蹤時，年紀就已經不小了，他現在至少也有七十五歲，或者更老，將近八十歲吧！然而，從龐德坐的位置看過去，搖滾喬好像祇有六十歲，身體也非常健壯，至於他身旁的四個人，都還很年輕，而且孔武有力，可是看他們的模樣，你絕對不希望在學校的週末派對裏遇上這樣的人闖進來。

有一會兒的工夫，龐德只於冷靜的坐在那裏，靜待事情的發展，他相信茲文利和他的手下已經注意到他和柏絲了。關於整件事情的演變，任何人不必想，也知道其中必有牽連。茲文利和傑奧登荷里同時失踪，那一定是計劃中所必須的一個步驟，而既然當初處心積慮的安排了那次墜機失踪的騙局，那現在絕對沒有理由自己去揭發這個騙局——因爲荷里博士和茲文利將軍就像共乘一條船，這種關係甚至比婚姻的約束來得更密切，絕不可能隨便就拆夥的。

龐德若無其事的笑着說：「柏絲，不要老瞪着人家看，這樣是不禮貌的，而且可能還會引起他對我們的注意——如果我們正是他尋找的對象。」他的嘴唇幾乎看不出動作，但他却用眼睛的

餘光，一直留意茲文利和周圍的變化。

當將軍凹凸的臉上突然冒出笑容時，他一顆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他並不是在找他們，因爲他正往酒吧那兒坐着的一個黑皮膚的人走過去，那個人大約卅五歲左右，體格非常健碩。

這兩個人很熱情的握手寒暄，並且彼此互道久仰。

「我想，爲了安全起見，我們最好現在就離開，」龐德輕聲說：「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然後他賞給莊家一點小費，再把堆積如山的籌碼收起來，走到兌款處，全部換成現金而不收支票。一出到外面，他抓緊柏絲的手臂就一路奔回旅館。

「剛才可能只是巧合，但我不願意冒險。我想才那麼一會兒工夫，他大概沒有認出妳來。妳對他有多少了解，柏絲？」

「我只在兩次或三次晚宴中見過他，那是華盛頓的社交場合，我雖然認識他，但是他却老是擺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不只是對我這樣子，對所有的女人都是這樣子。沒錯，那就是他，詹姆士，我百分之百的肯定。」

在M先生簡報當中，龐德曾看過幾張照片，其中有兩張保留很好的照片，是茲文利將軍在時代週刊上的封面照片。「但對一個被大衆誤認爲已經死掉多年的人來講，他倒是看起來保養的很好。不會的，除非有人預先告訴他，否則他絕不會認出妳來的；況且，他也不知道妳已經改變了

妳的……呃……妳的外表。」

柏絲格格而笑：「這是我眞正的樣子，詹姆士。傑奧登荷里夫人才是僞裝出來的樣子；我故意大吃大喝，把頭髮留長，戴平光、粗框、透明的眼鏡，裝成僅次於馬古先生的大近視……」

「那麼，妳的鼻子是怎麼弄的？」

「我承認在傑奧登失踪以後，我做了一次隆鼻手術——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不過，你說的很有道理，除非我直接站到搖滾喬的面前，他是認不出我來的。」

「但是，我却隨時有被人指認出來的可能。」龐德停頓一會兒，用手撥開落在他右眼上的一束頭髮。

他們走到旅館門口時，他問：「妳認識那個跟他碰面的人嗎？就是那位皮膚黝黑，而將軍好像已經期待他很久的人？」

「他很臉熟，我以前好像見過他——或是在照片裏邊見過他，不過也可能是在檔案裏面有他——你呢？」

「我也一樣；我應該認識他。」龐德繼續告訴她，說他們必須卽刻離開，「……而且要快。這只是前兆，但是我們絕不可以再逗留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趕緊坐上奔特利離開，明天中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抵達巴黎了。」

「我們先上樓再說吧！」她說，可是，當他剛走到她的房門口時，她又說：「我奉命單獨離開；我自己有車，命令是要我們個別離開，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絕不可一道走。上面是這麼指示我的，我沒有理由違背命令。」

「是這樣的嗎？」

「反正我同意你的看法，詹姆士，我也認爲那只是一次巧合。不過，我們的收穫不小——發現玆文利尙在人世。我想我們是該離開了，而且越快越好。」

於是他們分別回到個別的房間收拾打點。龐德把裝着暴君十二號的箱子拖回他的房裏，還有好幾種磁碟機和幾組應用程式或磁片，以利將來拷貝或重建荷里的程式——如果，他能弄到手的話。目前他亟欲查明在莎莉屋和玆文利會面的那個人的身份，所以他很自然的清理了一下思緒，仔細回想那個人的模樣：不高不矮，體格魁梧，皮膚黝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中東一帶的人；他的鼻子很挺而端正；濃密的黑髮剪得很短而整齊；兩眼分的很開，但是很配他的國字臉；雙唇很平凡而稍薄；唇上留了一撮小八字鬍；走起路來顯得信心十足，可能曾接受過軍事訓練。龐德提醒自己要留意這個人，一定要查明他的身份。

他們依照計劃在停車場會面，等柏絲把行李都塞進她的那部藍色的道奇六〇〇ES跑車上以後，她就自行跑去結賬了。

他們的行程幾乎是一樣的，因爲柏絲是要回中央情報局巴黎分部，而龐德則先回到加來，然後乘渡船回多佛港。

「我們還會見面嗎？」龐德感到依依不捨。

她將手勾在他的肩膀上，望着他那深邃的藍眼睛，「會的，不是嗎！詹姆士？」

他點頭，知道他們彼此心意相通，「妳知道怎麼聯絡我吧？」

這回換她點點頭，「或者你打電話找我——當這一切都結束了以後。」她匆匆留下了她在華盛頓的電話號碼，「如果我不在那兒，他們也會捎口信給我的，好嗎？」

「好的。」他向前一步，於是柏絲抱緊他，兩人深情的擁吻。

當道奇跑車發動時，柏絲把頭伸出窗外說：「保重了，詹姆士，我會想念你的。」然後她逐漸加速，沿着車道——爬上坡道——駛上摩納哥的馬路，最後消失在夜霧之中。

大約半小時後，這是他們約定好的時間，龐德才到同一座停車場取默桑跑車，而幾分鐘後，他已經在離開摩納哥公國的路上了，沿着摩耶考尼屈幹道往回開，最後駛上A八號高速公路。

龐德才剛開上高速公路——大約是早晨四點鐘的光景——他突然想起和茲文利會面的那個人是誰了。沒錯，他曾在一份卷宗上看過他。有好幾次傳到他桌上的厚厚的卷宗裏，他都看到了一位名叫泰彌萊哈尼的人。他是美國和黎巴嫩的混血，而且擁有至少兩種護照，大部份的時間都住

在紐約，不僅是萊哈尼電子公司的董事長，而且是最大的股東。當他首度引起局裏的注意時，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是由美方當局所傳過來的案子。當時，萊哈尼數度企圖招攬美國和英國政府的防衛工程合約，主要是有關通訊電子零件的承包工程。

結果雙方面都拒絕了他，主要是因爲他跟某些不友好的組織和政府之間的接觸過於頻繁。這個人不但富有、圓滑、精明、能幹，而且滑溜的像一條鰻魚。龐德記憶中，卷宗標題註明了他可能是秘密集團的一份子，甚至可能是叛亂份子。

一旦他把這些事情想清楚了，龐德猛然加速默桑跑車，他現在只想儘快趕回英格蘭，向M先生報告他的發現，並且開始着手對付傑奧登荷里——而這件事比過去任何一件任務都更吸引他；他現在不僅對博士的工作已經有了某些程度的了解，同時他還發現茲文利仍然在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除非他猜錯了——正隻手遮天的從事秘密勾當。

當這次漫長的旅程快要結束的時候——快到加來時——龐德竟然大聲唱起歌來。或許是因爲在經歷了長久以來無奈的閒散和缺乏刺激之後，M先生突然又找上他擔任這次計劃中的誘餌，令他感覺心中就像點燃了一把火似的又活過來了。

「遊蕩在回家的路上，」他唱着，使他想起從前那段日子，每天眞的就是和同事一塊兒遊蕩在回家的路上。

「遊蕩在回家的路上，
銀色的月光替我把路開；
我有兩便士願借人家，
還有兩便士可以花花，
剩下兩便士要帶回家……」

唱到這裏，他的聲音拖得很長，他實在唱不出下一句詞兒，就是把錢帶回家給老婆的那句，因爲他死去的太太——崔西——突然跑進他的腦海裏，不過，儘管如此，他仍然非常想念柏絲普勞蒂，想她的聰慧，也思念她既美麗又銷魂的身體。眞沒出息呵！他這麼斥責自己；既然投入了這一行，原來就應該是個獨行俠，一切都祇靠自己，絕不倚賴別人。可是，他却怎麼也放不下她。……

他告訴自己，趕快定下心來；然而，他仍舊不時的惦記她身上的芬芳，盼望能够再親芳澤。

龐德在倫敦的居所已經堆滿了一大堆的帳單和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從一家貿易顧問公司寄來

的，他特別的重視這封信，因爲在這封表面上看起來無啥特殊的信裏，記載了一連串的電話號碼——本週中的每一天都有一組號碼——他可以撥這些號碼，以便安排在聖馬丁巷附近找一處安全的地方擧行會談。

這時正值晚春，夜晚的氣候還很涼爽，但是夏天的脚步也接近了，即使是站倫敦的市中心，你仍然可以聞到夏天的氣息。

「怎麼樣，〇〇七？那位小姐已經把所有的把戲都敎會你了嗎？」

「差不多了，長官。但是我想先告訴你一件新的發現。」不浪費唇舌，也不耽擱時間，他立刻把最後在摩納哥發生的事情，以及見到玆文利和泰彌萊哈尼會面的情形，提綱挈領的敍述了一遍。

在M先生命人事處長去查萊哈尼的資料之前，龐德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們老早就派人注意那個傢伙了。」M先生注視着龐德，灰色的眼神顯得很鋒利，而且不帶一絲感情。

十分鐘後，坦那回來了，他說：「最近的一份報告是從米蘭傳回來的，是我方派駐在那兒的人所拍的，他已經監視這傢伙好一陣子了。報告上說萊哈尼只是成天洽談生意而已，好像沒有揷手不法的勾當。」然後他有點沮喪的聳聳肩說：「令人洩氣的是，竟然沒有人發現他的離開。雖

然他曾訂了昨天同紐約的機票，可是他並沒有搭乘那班飛機。」

「我猜，然後就再沒有人看過他，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躲到那兒去了吧？」M先生像個佛陀般的點頭說：「除了〇〇七在摩納哥發現了他的踪跡。」

「當時他是在俱樂部裏頭，」龐德加了一句：「就像我剛才說的，他跟兹文利將軍和四個惡棍在一塊兒。」

M先生靜靜的看着他，沉默了將近有一分鐘；「眞是不可思議，」他說：「簡直不敢相信兹文利竟然還活着，而且還跟萊哈尼搞在一起。他究竟跟這樁事情有什麼牽連呢？你得留意萊哈尼在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〇〇七；他的立場始終很曖昧，所以我們必須儘快通知所有相關的人員。你要明白，我們已經準備讓你開始行動了。現在，我來告訴你行動的步驟。首先，你那位名叫福蕾蒂佛琴的老相好……」

龐德聽了覺得很不是味道。

接着有一個整禮拜的時間，他又回到以前常去的地方溜達，並且故意向一兩個人透露了他心中那種愈益强烈的塵世不堪的感覺。那段在蒙地卡羅的日子，似乎正應驗了那句俗話——贏了撲克，却輸了愛情——祇不過他賭的是輪盤，而不是紙牌。

就這樣不留痕跡的，他在那些喜歡談論別人是非的人當中，或是那些「包打聽」的人當中，

放下了釣大魚的長線。終於當星期四晚上時，他在倫敦士紳聚會的豪華賓館內的酒吧裏頭，假裝很意外似的撞入福蕾蒂佛琴夫人的懷中；她是一位講究派頭、言行偏激，而且眼高於頂的社交界仕女，以前他常叫她爲「香檳名流」。她很外向，身材嬌美而豐滿，有一頭漂亮的紅髮，是那種非常善變的女人，而且很愛說話，每次談的不是某些事件的前因後果，就是某些人的黃色新聞。有些人稱她爲「赤色福蕾蒂」，其實她倒也並非全然左傾。當天晚上，他暗示她表示想在電腦界找份工作，並且故意在她面前大吐苦經——述說他在蒙地卡羅的那已逝去的愛情？留給他的只有創痛和自憐。

福蕾蒂看着這個從前是那麼瀟脫的男人，如今，却變得這麼多愁善感，竟感到一股幸災樂禍的快感，於是她將龐德推倒在她的床上，讓他伏在她的肩膀上哭泣，表現出一副很同情他的樣子。第二天早上，龐德假裝一副仍未忘掉昨晚的事情的樣子，很憂鬱，甚至連脾氣都不好。不過，他裝的很像，所以福蕾蒂佛琴一點也沒看出來。當他正要離開時，她告訴他說，如果他眞的有意進入電腦業，她倒是有些朋友可以幫助他。

「拿去吧！」她將一張名片塞到他胸前的口袋裏。「那是一間不錯的小飯店，如果你星期六有空的話，我們就在那兒見面。只是你千萬要記住，絕對不可以洩露是我介紹你去的。名片你收好，詹姆士，不過，如果你決定要來的話，你要裝做沒想到會見到我的樣子，知道嗎？」

因此，到了禮拜六早晨時——奔特利的行李箱內裝了一隻休閒袋，以及全套的電腦設備——龐德駛離了倫敦，奔上牛津路。還不到一小時以後，他轉離了大馬路，然後，開始穿梭在鄉間的小徑上，一路開往本布里附近的那座小鎮——修女的十字架。

八、守護十字架的大牡牛

本布里的十字架並非古蹟，而是在西元一八五〇年的末期所建築的，爲的是紀念皇家公主出閣普魯士王子。其實，另外還有更古老的十字架——正確的說，應該還有三座——但是這座維多利亞時代所建的哥德式鉅型建築物所以會坐落在現在的位置，主要是因爲自古以來，傳說中的高敎會十字架就是位在這裏。

修女的十字架這座小城，位於本布里北方三哩的地方，倚偎在一座綠葉茂盛的小山旁；事實上，從這裏根本看不到十字架。

龐德駕着默桑跑車穿過十字城內狹隘的主道，直達汽車旅館的門庭，這間客棧一直是十字架城最引以爲傲的標幟，就像是守護着十字架的大牡牛一般。

當他從行李箱內把旅行袋擡出來的時候，他心裏想這間客棧可能是這座十字城唯一值得一待的地方——一幢漂亮的喬治式建築，佈置得溫馨可人，可是設備非常現代化。他在旅遊指南中還看到有記載寫着，這家旅館還可以提供滿漢全席。

龐德從替他提行李的侍者口中得知，截至目前爲止，這個週末住進來的客人並不多。

「先生，像今天這樣少客人的情形，實在很少，」侍者告訴他：「而可能是過渡時期的關係吧！上個禮拜還擠滿了人，而下週所有的房間也都訂光了，但偏偏這個星期却這麼冷清——謝謝您，先生。」當小費交到他的手裏時：「過去這裏也常發生類似的過渡時期，先生。」

龐德沒有打開行李；他換了一條灰色的老爺褲，穿上一件翻領的海軍裝，然後再套上他最心愛的鹿皮鞋。他的身上並沒有帶武器，那把ASP九厘米手槍，仍然藏在奔特利的武器箱裏面，但是當他下樓後，他却保持高度的警戒，小心的穿過客棧的門庭，然後走到小鎭的馬路上。這時他開始搜尋一部深藍色的傑格XJ六型轎車及一輛灰色的馬西提賓士汽車，兩輛車的車子他都記得，因爲當天早上他一上路後，這兩輛車子就盯上他了。

這回絕對不是幻想；自從他開始扮演這個被情報局摒棄的前任探員以來，他首次被不是局裏的人跟踪，但是他們幾乎是公開的跟踪他，就好像他們根本就希望被他看到似的。

由於距午飯時間還早，所以龐德決定先到處逛逛這座小鎭；這裏表面看起來很安詳；然而却隱藏了一名奸惡之徒，甚至可能是一名叛國賊。

位於十字路口的客棧，恰好坐落在這座小鎭的心臟，城裏的建築顯得雜亂而不和諧，除了這棟喬治式的建築外，灑滿了一街的老舊的院舍和房子，多數是商店，一間接着一間，就像彼此肩

靠着肩似的；另外，還有幾排工寮式的屋子，裏面住的都是在本布里或在牛津打工的勞役。

正對着客棧門庭入口處是一所教堂；教堂南邊是蜿蜒着通往郊區的馬路，馬路兩旁簇擁着樹叢，樹叢中又散佈着一幢幢的大房子；站在大門口或從兩邊種着一棵棵石楠樹的門徑往外看，可以瞥見高大雄偉的維多利亞式的官邸，以及用光彩奪目的黑硅石所建的喬治式巨宅；穿過教堂的第三條門徑，兩旁聳立着兩世紀前就築起來的石牆，牆上開着一扇扇既重且高，而又很新款的牆門，牆門的右側則鑲了一塊銅牌：模擬槍戰有限公司，銅牌的邊上有一塊新貼上去的石頭，石頭上刻着：「安度」兩個字。

這條門徑似乎經常有人打掃，顯得很乾淨，而在一堆雜亂的矮樹和灌木之間突然的轉折進去，從轉角處可以看到一排長約二百碼的灰色石板屋頂。

龐德估計這塊土地大約佔地一平方英哩左右，因爲門徑的高牆仍繼續向左延伸過去，牆底周圍有一條狹長的泥土道，道旁整齊的樹立着寫有「灌木叢」的標識牌。

大約走了半哩左右，他才掉頭往回走，順着來時的脚步反方向而行，然後沿着鎭裏的馬路，繼續走到最北邊，那兒有一簇老房子散落在一座雜木叢生的山丘的周圍，全是奸商爲土地投機所起造的，所以儼然形成了一個新社區——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土地上，蓋滿了一間又一間的磚造小屋——幾乎都要蓋到山上的樹林子裏頭去了。

當龐德漫步而行回到客棧時，已經過了十二點，這時他看到奔特利的旁邊就停着那輛深藍色的傑格轎車，可是附近只有旅館的職員，等他進到酒吧後，發現除了酒保和一名客人以外，也沒有什麼人了。

「親愛的詹姆士，竟然在這兒遇見你，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呵！」福蕾蒂佛琴穿着翡翠色的襯衫和緊身褲，坐在靠窗的一個座位上。

「我也很意外會在此碰到妳，福蕾蒂，妳喝什麼酒？」

「伏特加加汽水，親愛的。」

於是，他從酒保那兒把酒拿到福蕾蒂的手中，大聲的說：「是什麼風把妳吹來的呢？」

「哦，我一直都很喜歡這個地方，所以每個月總會來一次，接近一下大自然，並且跟朋友一起度個假。不過，我想你不常來這種地方吧？詹姆士。」然後她悄悄的說：「很高興你來了。」

龐德說他也很高興決定來這裏，但是，像剛才那樣和福蕾蒂講了一段倫敦社交界的寒暄式對白，却讓他覺得說不出來的愚蠢。

福蕾蒂一口乾掉了手中的伏特加，「怎麼？你眞的打算退出江湖了嗎？」

「是呵！」龐德模仿她那種故做不信的腔調回答她。

「還是因爲我叫你來的緣故？」

他不表反對的回了一聲「嗯」。

「或者，是否跟工作有關？」

「三者都多少有點關係，福蕾蒂。」

「得了吧！那兒來這麼多原因。」她往他的身上靠了過去，龐德心想，福蕾蒂這副玲瓏勻稱的玉體能抱在懷裏是再好不過了。可是——幾乎是突然的——當柏絲芳的倩影浮起他的腦際時——他整個臉都沉下來了，就好像她眞的就站在眼前似的。然後有一陣子，龐德竟然有一種奇怪而驚悸的感覺，他覺得柏絲的的確確就在附近。

他們一道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餐，然後並肩散步田野和山林之間，走了將近五英哩的路程，回返時已經快三點半了——「剛好趕回來睡個午覺。」福蕾蒂的眼神露出邀他上床的暗示，龐德感到精神大振，一步也沒停留的就跟去了。當他進到她的房間時，她已經躺在床上了，身上穿得非常少。

她很溫柔的微笑着說：「到我身上來，親愛的。」

「一塊兒晚餐嗎？」稍後，當他們在居民休憩中心喝茶時他問她；由於這裏坐滿了人，所以累了三個西班牙籍的侍者，手裏端着銀質的茶具，以及一盤盤的三明治和小甜點，到處忙着招呼客人。

「哦，眞不巧，親愛的，」福蕾蒂露出一副很惋惜的臉色，「今晚我已經跟別人約好了。」然後她又展開一綻天眞無邪似的笑容說：「其實如果我們押對寶的話，你也會有約的。我不是跟你講過嗎？我有幾位老友就住在這兒。」她突然變得很正經的說：「現在你聽好了，詹姆士，他們對你而言，可是天賜良機喔！你不是說想進入電腦界嗎？做些程式設計或相關的事嗎？微電腦之類的工作？」

「不錯。」

「誰是傑森呵？」

「太好了，傑森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的朋友——祇是普通朋友；傑森和黛莉聖强費尼玆。」

「誰又是黛莉呵？」

福蕾蒂不耐煩的攤攤手說：「哦，我想她的名字其實是黛翡蒂或是什麼怪名字才對，可是大家都叫她黛莉。很有一套的人，算是電腦界的佼佼者。他們都非常聰明，發展出一套極複雜的戰爭電動玩具。」

M先生就跟他提過傑奧登荷里手下的人——他的「太太」，黛莉；一個名叫彼得阿瑪杜斯的年輕行家（「我想他是澳洲人吧！」福蕾蒂這時補充說）；還有一位更年輕的劍橋畢業生，辛廸

喬瑪小姐。

「她是個喜歡胡來的人。」福蕾蒂變得神氣飛揚的說：「此地的農家都種她爲放蕩的辛廸，她跟什麼人都能相處得很好，尤其是男人。她是黑人，你知道吧？」

龐德說他不知道，但他會調查清楚。可是放蕩的辛廸怎麼會和彼得阿瑪杜斯在一起呢？

「哦，親愛的，阿瑪杜斯這個男孩對女人很有一套的，沒有女人拒絕得了他，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現在，我先撥了電話給傑森。」福蕾蒂這個女人，就跟很多和她同類型的女人一樣，動不動總喜歡用上幾句倫敦社交界的術語，尤其是出到倫敦以外的地方時，更是賣弄得厲害。「只是問問看，今天帶你一道去是否方便？」

然後，她大約離開了五分鐘左右。

「聯絡上了，詹姆士，」她回來時迸出：「他們歡迎你跟我一道去吃晚飯。」

他小心翼翼的詢問她，企圖探聽看看「傑森和黛莉」走得這麼近，已經是多久前的事了；起初她閃閃爍爍的不肯回答，可是最後她還是露了口風，表示她已經認識他們整整兩個月了。

於是他們便乘着奔特利赴約去了——「我最欣賞羅斯和奔特利兩種車子，流線的外型眞是性感極了。」福蕾蒂說着整個身子便蜷曲在前座上。龐德却好像在玩猜謎似的，很謹愼的故意問她行車的方向；當他們快接近前面的轉彎時，她告訴他——「從大門開進去就到了，不過我們還是

先停下來等一會兒；傑森是個很小心的人，他有一大堆神奇的電子防護機關。」

「我才不看在眼裏咧！」龐德心裏這麼想着，但是他還是依照她的指示，先向左轉，然後將默桑跑車停妥在鐵柵門之前，車頭只凸進去一點點。這扇柵門用的全是精鍊的鐵條，而且裝飾得非常豪華，一定花了不少錢才做好的；大門上的吊牌剛好遮在粗大的石柱後面；門上必定還裝置了隱密式監視器，所以他們祇等了幾秒鐘的時間，就聽到門閂咔啦一聲的鬆開了，然後柵門便向裏頭的兩側滑開。

龐德原先的猜想很對，安度的確是一所很大的房子，裏面有將近廿間房間。這是一幢喬治式的建築，前頭有一條由石柱支持的門廊，兩邊各有一列框窗，排列的很對稱，看起來很像在石柱後面有一雙雙的眼睛往外窺視着，似乎安度正望着沿門徑滑行而來的客人。當奔特利駛過路上的碎石時，發出一陣嘎扎聲，勾起龐德一串回憶——那輛他一直在使用的老爺車，而且很奇怪的，他還想起過去在學校時所唸的一本由多佛耶茲所寫的書，書中描寫一羣冒險家爲了保護那些裏着脚的淑女，於是駕着奔特利或羅斯勞斯展開一場正義之戰。

傑森聖强費尼茲——龐德教自己要用這個名字來稱呼他——站在敞開的大門前，望着前庭的迴車道。他並沒有易容；那段他被誤認爲已不在人世的時日，似乎並沒有在他臉上留下歲月的痕跡，因爲他現在的模樣，竟跟他在總局時所看的檔案照片裏面的樣子沒有兩樣。他長得高高瘦瘦

的，健康狀況相當良好，走起路來，步履非常穩健；那對突出的綠眼，完全跟柏絲所描述的一般懾人，那種忽冷忽熱的眼神，既生動又銳利，似乎有催眠的魅力，隨時可以看透別人的心；他的鼻子實在很大，而且還是鷹鈎鼻；像這樣的組合——鮮銳的眼睛和尖大的鼻子，看起來就使他像一隻性喜掠食的兇禽猛鷹。龐德不覺有點顫抖，他感到從這個科學家的身上，正散發出一般極度兇險的氣勢，不過，當他開口說話的那一刻，所有這些不祥和的氣氛，全都雲消霧散了。

「福蕾蒂！」他趨前擁吻她，「見到妳太好了，同時我也很高興見到妳的朋友。」他伸出一隻手，「龐德，你說是嗎？」

他的聲音很低沉，但是很悅耳，而且充滿了笑意，聽口音很像亞特蘭大中部的腔調，八成是波士頓人，握起手來，强而有力，不但熱情，而且很友善，所以一接觸到他的手心，似乎就令人感覺到有一股暖流和歡迎的熱誠，從他的手掌傳過來。

「呵！這位是黛莉；親愛的，來見見龐德先生。」

「我叫詹姆士，」他說，但他似乎有點被這個人的魔力給征服了，「詹姆士龐德。」

當他注視着這位身材修長、皮膚白皙、金髮碧眼、體態輕盈的女人從屋裏走出來時，他的心差點跳了出來；後來，他才發現原來是光線作怪的關係，以致他把她誤認爲柏絲普勞蒂，尤其在這個路況，而且煙塵瀰漫的狀況下，她們眞的太像了，一樣的頭髮，一樣的身材和骨架，甚至連

一舉一動都很相似。

黛莉的熱情和好客，一點兒不亞於她的丈夫。這對夫婦具有一種很特殊的影響力，似乎他們能擁抱着了，帶着你進入幻夢般的境界。所以當他們下了車，走上廳廊時，龐德竟產生一種荒謬的想法，他眞希望解除一切的戒，直接了當的面對傑森，問他在那次不幸的墜機事件後，他究竟在搞什麼鬼，他爲什麼要假裝失踪，到底有何目的，而他現在又在玩啥名堂。

事實上，當天一整個晚上，他都得極力控制自己，才不致於露出馬脚；在傑森和活潑的黛莉影響之下，一個人很可能會不自覺的受他們擺佈，因爲任何人只要跟他們相處幾分鐘，他們就好像已經變成他的老朋友了。傑森，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而黛莉則是紐約人，但是，你很難從她的口音聽出她的籍貫，因爲她沒有第五街的腔調，反倒是很像爵士橋一帶的鄉音。

在M先生的簡報中，有一件事從未提及，那就是他們的經濟狀況，但是，現在從他們的房子的豪華裝潢（「這全是黛莉的傑作，」傑森大笑的說：「她有設計師一般的鑑賞力。」）以及特殊的品味，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們非常富有。他們首先被引入一間畫室，裏面的佈置採取了喬治式和現代式兼顧的搭配——在柔和、條形的壁紙上面染着復古的圖案（好比在奶油上面蓋了幾片檸檬），跟掛着的現代畫顯得很協調，而且跟旁邊皮底的安樂椅和大型沙發也能相互呼應。龐德

實在很想知道這些錢都是從那兒來的？而在這個富裕的表面下，又藏了多少的陰謀呢？

有一個菲律賓籍的男僕端着酒出來，而所有的話題，幾乎全是在討論此地了不起的裝潢（這個話題都是福蕾蒂的聲音）和當地盛傳的一些馬路消息，特別是某些醜聞。

「我一直很喜歡過鎮裏的這種生活，」傑森低沉的咯咯而笑說：「我由於工作的關係，無福消受你們所謂的社交活動，不過，我們也常常閒聊——因爲大家都如此。」

「除了那些有關我們自己的閒話，親愛的，」黛莉邊說邊笑。這時龐德發現她的鼻子竟和柏絲整型前的鼻子很像，令人納悶是的，傑奧登知道這件事嗎？龐德實在很懷疑，他究竟知不知道柏絲的眞面目呢？

「哦，那些閒話我全知道。」傑森很幽默的說：「他們說我跟辛廸有一腿，而妳却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和彼得阿瑪杜斯瞎搞。」

「如果眞如他們聽說的就好了。」黛莉用手摀着嘴，嘲弄地說：「他們倆在那兒呢？我是說辛迪和彼得。」她問。

「哦，他們待會兒就來；他們還要玩一盤『革命遊戲』，我們可以繼續聊聊。」他轉向龐德說：「我們從事電腦遊戲的生意。」

「福蕾蒂跟我提過了。」終於他擺脫了他的魔力，故意用、種很不以爲然的語調說話。

傑森馬上就感覺到了，「哦，可是，你不是也從事電腦程式設計嗎？福蕾蒂就是這麼告訴我的。」

「勉强算是啦！不過不是遊戲，眞的不是。」他有意强調「遊戲」兩個字，爲的是要造成一種他不屑於把電腦當做遊戲工具的印象。

「啊哈！」傑森擺動着一根指頭，「可是，這原本就是個遊戲的世界，龐德先生。我所說的是一種極爲複雜、高度傳眞的竭盡智慧的消遣，而不是你在街上所看到的那種叮噹叮噹的電動玩具。你原來在那兒高就？」

龐德說目前他正是無業遊民，「程式設計是我在外交部服務時學會的。」他裝做有點尷尬的說。

「原來你就是『那個』龐德先生。」黛莉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興奮的樣子。

他點頭說：「是的，我就是那個聲名狼籍的龐德，可是我這個龐德其實是很寃枉的。」

「那是當然的。」這是首度——就好像假面具被揭開了——在傑森的應答裏可以聽出帶有懷疑的意味，「我曾聽說過你的事情。」

「從前你眞是一個間諜嗎？」黛莉似乎是那種很容易被感興趣的事情所感染，而變得極度高亢興奮的人。

「我……」龐德又開始表演了，裝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結果傑森替他解了危。

「我想妳不該問這種問題，親愛的。」就在這個時候，彼得阿瑪杜斯和辛廸喬瑪也走進了房間。

「啊，了不起的阿瑪杜斯博士，」傑森站了起來。

「還有放蕩的辛廸，」黛莉笑着說。

「我還眞希望他們也叫我放蕩的福蕾蒂呢！」當福蕾蒂跟他們打招呼時，她這麼說。

「放蕩，說得跟眞的一樣！」辛廸並非如福蕾蒂所說的是個黑人，倒是像那種咖啡牛奶的顏色。「我是混血兒，父親是西岸的印第安人，母親則是猶太人，」她後來告訴龐德眞相，並且還說可以舉出一大堆關於她血統的種族歧視的笑話。

身上穿着樸素的灰裙子和白色的絲衫，辛廸的身材和長腿很像是一位舞蹈家，胸部就像奧根瓜——這種比喻雖然老套，可是很恰當——而她的臉蛋令龐德聯想到一個名叫艾拉非滋蘿的年輕女孩。另一方面，彼得大約卅歲左右——比辛廸大幾歲——矮小、嚴肅，額頭有點禿了，而且一副正經八百的樣子，除了偶點會迸出一兩句粗話之外，眞讓人懷疑他還有沒有其他屬於男性的嗜好，結果看起來他似乎並沒有了，不過他不承認就是了。

介紹完畢後（龐德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幻想，但是他一直覺得辛廸喬瑪好像正用一種不懷

好意的眼光從老遠看着他），黛莉就請大家一塊用晚膳。「湯瑪斯如果發現他煮的東西給糟蹋了的話，一定會大發雷霆的。」湯瑪斯是個外表並不太像的菲律賓人，過去曾跟歐洲最好的大廚學過烹飪——他的菜已經成爲傑森聖强費尼兹招待客人的主菜。

這頓飯幾乎可以跟晚宴媲美——一盤倫巴底濃湯，這是在塗抹了奶油的麵包上先打幾粒生鷄蛋，然後舖上意大利巴馬脫脂乾酪，再澆下沸騰的肉湯所做成的佳肴；冒着煙霧的鮭魚泡沫冰淇淋；用杜松油醬汁和酒調味的烤鹿肉，上面還切了火腿和檸檬片；甜點是澆了巧克力醬的梨子盤。「這些全是特別爲福蕾蒂夫人而準備的。」

起初，談話的內容都是有關於彼得和辛廸剛才所做的事情。

「事情做得怎麼樣了？」傑森問；這時他們全坐在長形的餐桌周圍，餐廳裏面佈置得極爲雅淨。

「我們在前階段設定了一些隨機狀況，結果爲我們增加英軍總兵力和巡邏範圍時，發現了很有趣的結果。」彼得皮笑肉不笑的說。

「所以，換句話說，在後階段也有了新的狀況，」辛廸補充說：「我們輸入了一張隨機資料卡，提使更多秘密的加農砲給殖民地的自衞隊；你試想，如果英軍直到開始進攻山頭才發現這種情勢，那會是什麼樣的後果？」

福蕾蒂和黛莉則一直只管談着服飾，可是傑森却留意到了龐德一副極感興致的模樣，於是他又轉向彼得和辛廸。

「龐德先生對於我們用這種高度科技的產物只是玩遊戲，而頗不以爲然。」他笑着說，語氣並無惡意。

「啊！不要這麼想，龐德先生。」

「其實，這種模擬是一種高度智慧的表現啊！」

辛廸和彼得先後這麼說，然後，彼得又說：「難道你認爲象棋只是一堆無用的木頭或象牙，是嗎？」

「我可沒這麼說。」龐德大笑着說，心想他們即將展開對他的試探了；「從前我所學的都是有關行政管理的商用程式和資料處理……」

「與軍事都無關嗎？龐德先生。」

「哦，軍方當然也使用它們。我本身曾在海軍服役，不過那已經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他頓了一會兒，「事實上，我非常好奇，你們的這些電腦遊戲——眞的只是遊戲嗎？」

「從某一個角度看，它們的確是遊戲，」彼得回答說：「同時，它們也可以用來當做訓練的工具，有很多軍事單位就購買了我們的產品。」

「它們確實可以發揮教學的效果。」傑森傾身靠近龐德說：「除非你已經具備了戰略、戰術和戰法的軍事修養，否則你絕對無法坐下來玩任何一種我們所發展的遊戲。它們很耗費精神——而且必須充分運用智慧，所以這可是一項前途看好的事業唷！詹姆士。」他稍停了一會兒，好像在想什麼似的，然後他問：「依你看，目前電腦科技最重要的革命在那裏呢？」

龐德毫不猶豫的說：「哦，那無疑是資料貯存的能量越來越大，可是，記憶空間却愈來愈小——幾乎每個月都有更進步的發展。」

傑森點頭同意，他說：「不錯，空間減少了，可是記憶反而增加了，成千上萬的可處理的資料，竟可永遠記憶在一片比郵票還小的東西上。而且，誠如你剛才所說的，這種進步的步子，每個月都跨的更大，甚至每天都有進展。可能再過一年左右之後，小型的家用電腦，就能媲美銀行或政府機關所使用的中央連線電腦系統，處理一樣能量的資料了。同時，即將發展成功的雷射影像磁碟，將可以依照電腦的指令而記錄動作、行為、尺寸和反應等等。」其實，他們早已經在此地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了；「我們在安度裝配了一套極為複雜的設備，或許，晚飯後你有興趣看一看。」

「沒問題。」那雙晶瑩的綠眼發亮了，好像正期待着某種挑戰似的。

「你的電腦遊戲就是類似的發展嗎？俄國大革命嗎？」

傑森大笑的說：「並不盡然，詹姆士。你要明白，我們的遊戲設備是巨無霸——比家用電腦大得多。他們都是非常精密的，而且需要很大的記憶。可玩性是我們最驕傲的一點，這使我們可以用一種好玩的態度來從事一場戰爭和戰役，同時還可以考驗毅力、智力和心力，我們甚至不願稱它們為遊戲，若稱為模擬還比較恰當。然而，我們尚未創出一套革命模擬，不過，我們正在研究美國大革命的模擬——你或許也知道，就是比獨立戰爭稍早的那個階段：康科特，勒星頓，邦克山；一七七四年九月到一七七五年六月。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推出了六套模擬系統：可瑞西之役、布倫亨之役、金字塔爭奪戰——西元一七九八年時，拿破崙在埃及的探險之役——奧斯德立玆之役、肯卜雷之役——這是一場很有趣味的模擬，因為戰役的結果可能很出人意表——以及史達林格勒之役。另外，我們即將推出一九四〇年的布里玆魁略格之役，而且已經着手研究美國大革命。」

龐德恭維彼得和辛廸的說明就像他們正在玩着遊戲似的——「我是說模擬，」他趕快更正。

「福蕾蒂跟我想去看看衣服，」黛莉突然打斷他們的談話，有點刻薄的說：「滿口的生意經，簡直無聊得很；待會兒見，詹姆士龐德。」

傑森一點抱歉的意思也沒有，他只是像一頭溫馴的老鷹似的微笑着。當她們離開房間時，福蕾蒂誇張的對着龐德霎霎眼，而當他轉回面對餐桌時，他又發現辛廸正用上次那種很神秘的眼神

看着他——這次帶着一點吃醋的味道，或者又只是他自己的胡思亂想。

「正是，為了解答你的疑問，詹姆士，」傑森幾乎沒有停頓，又說：「他們的確已經着手模擬的一種形式；我想你自然是懂得電腦程式流程圖的囉？」

龐德點頭，腦子裏却回想在摩納哥所學的東西；結果隨着回憶而來的是，他又一次有了那種柏絲就在身旁的古怪念頭。他把自己的思緒拉回來，因為傑森又說話了。

「在我們給一張詳細的流程圖之前，我們必須先找到所需要的圖形。也就是在我們發現一張詳細的流程圖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其中究竟要畫什麼。所以，我們所有的模擬必定先經過桌上製圖的步驟，做為螢幕繪圖的參考，同時還利用兵棋來標示單位、軍隊、戰艦、大砲，另外又設定隨機的狀況：氣候、疾病、意外的勝負和戰爭警報等。」

「由此，」彼得接口道：「我們可以抓到程式設計的訣竅。所以，每當我們玩著一場戰役時——」

「幾乎已經玩了一百萬次，」辛廸補充說：「反正差不多總有一百萬次了。」

彼得點點頭：「我們一定先將各個階段的流程圖畫出來；這是一件不可大意的工作。」

「走吧！」傑森的語氣變得有有點命令式的味道，「我們帶龐德參觀一下實驗室，還有我們正在研究的項目。說不定他會很感興趣，然後再回來跟我爭辯一番呢！如果你眞是這樣的話，」

他直視着龐德說：「你恐怕得耽誤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喔！因為戰爭總不會只打五分鐘吧？」在這段表面聽起來很溫和的話後邊，却隱隱藏着强迫的意味，而他那對閃爍的眼神，就好像在說，無論什麼情況之下，傑奧登想做什麼就幹什麼。

當他們離開房間時，龐德警覺到辛廸碰了他一下；她的手輕輕的碰了一下他的右臂部，剛好就是他藏ＡＳＰ九釐米手槍的部位。這是一次意外呢？還是她有意實施的一次搜身呢？不論是何者，至少辛廸喬瑪已經知道他帶着武器了。

他們穿過大廳，然後傑森取出一串繫在一條細金項鍊上的鑰匙，打開了一扇門，據他說以前這扇門是通往地窖的；「自然我們已經改建了。」

龐德雖然已知道這裏已被改建過了，但是當他看過後，却沒有想到竟然會變成現在的樣子。下面起碼有三間設備齊全的大電腦房，每間的顯像螢幕前都有好幾臺名牌的精密微電腦，而在最裏頭的房間裏——傑森本人的辦公室——擺着一包至少在外形上和現在正安全地藏在奔特利行李箱內的暴君十二號完全一樣的機器。當龐德看到它時，他的心差點就跳出胸口來了。

每個房間的牆壁，都釘滿了金屬製的貯存櫃，而在那間由傑森從他的辦公室帶他們去的房廳裏面，頂頭至少吊了卅座聚光燈，燈下則是一張大桌子，四周的牆上則掛着圖表和地圖。

那張大桌子上面蓋了一塊很厚的塑膠板，板下有一幅美國東海岸的地圖——以波士頓為中心

——大約是一七七〇年代，所有的交通網以及自然景觀，都很清楚的用影像標示出來，而且地圖相當大，幾乎佔據了整個桌面。

板中央擺着一具用黑塑膠製的長方形製圖框，尺寸和形狀與電視螢幕一般，另外有兩座小型畫架擺在桌子的對邊，而桌子這頭則有一系列的盤子，盤中排着一包包白色的三乘五卡片。

椅子恰好擺在這些盤子的前面，當遊戲者坐下去時，右邊伸手可及文書架，架上擺了一大堆的繪圖紙、地圖和印刷品。

他們開始解釋遊戲的性質，以及如何建立模擬程式在送進電腦前的先期資料。

那具長方形的製圖框可以在桌上任意的做垂直及水平移動，但是移動的幅度非常精確。

「框子中的區域，正是遊戲者將來在螢幕上所看到的影像。」傑森現在不像原先那麼熱呼兒了，好像他友善好客的一面，已經被專業執着的一面所取代了。現在，他開始說明如何取得框中區域的特寫：「當我們坐在電腦前面操作遊戲時，你就可以掃描整張地圖，但是一次只有一個區域，」他說：「然而，我們裝置了可變焦距的設備，你只要按下Z鈕，螢幕就會將你所選擇的區域放大。」

辛廸解釋在那兩座畫架上所排列的有一份月曆和氣候卡——在遊戲開始前，每個月的氣候卡會分別移進來：「氣候因素會影響行動的滯留或前進。」她舉例說明，在好天氣時，英軍將以六

角形的行軍隊形前進五個坐標格，而在大雨天時，只能前進三格；如果是下雪天，那就只能前進兩個方格了。

看着這份地圖，龐德竭力回想從前在到處都是灰塵的教室裏上課的那段日子。他想到殖民地軍隊的領導階層的掙扎，又想到英軍無力守衛城市鄉鎮；局面眞是動盪不安；最後，終於爆發戰爭和公然的反抗。

後來有一名將領——好像是蓋奇將軍——在戰場上被俘擄了。而且，又必須等待英格蘭的命令，再加上由保羅里維爾傳來的警告，表示巡邏隊發現；叛軍的軍火經費——這筆經費可以將部隊的武器和彈藥從康科特運出來——以及該城和勒星頓不時發生小規模的戰事，終於導致英軍在邦克山的砲火壓制下撤退到波士頓；邦克山事件有點類似美軍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因爲英軍雖然最後勝利了，而且佔據了山頭，可是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却是必須由海上撤退到哈利法克斯。

當龐德回憶這些事情時，傑森正熱心地講解模擬的玩法；遊戲者依次發出命令，並調上部隊——有些調動非常秘密，必須先記在紙上位置——然後宣戰，甚至爆發戰事。

「我發現最有意思的是你能改變歷史；我個人對改變歷史這種想法非常嚮往。」又一次地，在他的話中潛伏着驅迫的意味；不但他的雙眼閃爍着光芒，尤其他的聲音也改變了——一種很遙遠、威脅性的口吻。「或許我應該改變一次歷史，這是一個夢想？可能，但是只要一個傑出的人

才能有機會好好的發揮，好夢成眞也說不一定。你認爲我如火光般的才智，已經有所發揮了嗎？沒有嗎？」他其實並不希望別人同答他，而他接下去講的話，似乎也跟遊戲——或模擬——毫無關聯了；「詹姆士，或許我們另外找個時間，談點更深入的東西——甚至實際操作幾次——明天如何？」

龐德表示非常樂意，同時感到這次是一次不平凡的挑戰了。聖强費尼玆繼續談論着這種戰爭遊戲的革命性和複雜性，這時辛迪表示要告辭了，她對龐德點點頭，並說希望能再和他見面。

「哦，妳一定還會和他見面的，」傑森似乎非常自信的說：「我正邀請他再來參觀一次，明晚六點鐘好嗎？」

龐德答應了，但是他發現傑森連笑都沒笑一下。

當他們離開時，他走着走着，却發現彼得跟在後面，找機會跟他耳語：「如果你眞的打算和他玩的話，最好讓他贏；他禁不起輸，而且完全依照章法玩。這個可憐的傢伙總以爲他的對手也會完全依照實際的情形來玩。小心點兒，他是個很矛盾的人。」他對着龐德霎霎眼，顯然這位彼得阿瑪杜斯並不喜歡他的老闆。

上了樓之後，黛莉已經在等着他們了。辛廸先睡了，而她已經一個人先送福蕾蒂回去旅館。

「她好像很累，她說今天下午時，你帶着她在鄉間逛了很久；其實你眞不該讓她做的這麼耗費體

力的事，你也知道的，她可是城裏頭的小姐。」

龐德心裏知道她爲什麼會這麼累，事實上他自己也很想睡了，不過，他還是接受了主人的邀請，再留下來喝杯睡前酒。彼得和黛莉藉口先行離開，以便讓這兩個男人單獨相處。

沉默了一會兒，傑森舉起他的酒杯來。

「明天，」他說，眼睛像玻璃般的剔透，「或許我們不見得會玩比賽，詹姆士，但是我隨時都樂意和你對壘，誰曉得呢？電腦這個玩意兒，眞不錯……」他好像又飄到他自己的國度裏了，在一個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裏，還有一套並不一樣的價值觀念；「電腦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實在是一個神奇無比的東西，能夠毀滅一個時代，也能創造一個新的紀元。」他突然尖聲的大笑起來，「或者它是上帝提供給人類的最好玩的玩具。」幾秒鐘之後，傑森又恢復了正常的模樣；這具高大的形體裏面就好像有着兩種性格，一種很仁慈，另一種却邪惡極了。「我能知道你在想什麼嗎？詹姆士。」

幾乎一整個晚上，龐德發覺這個名叫聖强費尼玆的人，每次所問的問題，無一不在誘陷被問者掉入他的圈套中。

「我想，」傑森並未答龐德的答覆，或同意；「我想你是個小騙子，龐德先生；其實，你不太懂電腦程式，雖然會一點，但是絕對沒有你企圖假裝的那麼行，我說的對嗎？」

「錯了，」龐德很確定的說：「不對，你錯了；我會接受正統的訓練，我敢說自己是合格的了；當然，可能比不上你，可是有幾個人能具備你這種程度呢？」

「有數不清的人。」傑森的聲音非常鎮定，「舉例來說，年輕的辛廸和彼得就是兩個這樣的人，這是一項年輕人的技能和前途，龐德先生。不錯，我是懂得不少，而且也具備策略的素養，可是年輕的一代，由於和這種機器同時成長，所以，很快便能具備這種本領。你可知道美國最具規模、最富有的軟體大亨只有幾歲嗎？」

「廿八歲。」

「對，只有廿八歲，而且有些相當先進的程式設計家，年紀甚至更輕。我的確懂得很多，可是完全仰仗像辛廸和彼得這樣的人，纔能把我的才華付諸實現。不論是多麼天才、機智，還得有後天的教育啊！我的兩位程式設計師可能自己並不知道對我有多大的幫助，至於你，只受過起碼的訓練，却是不可能對我有什麼幫助的，你在這個行業裏邊，根本沒有和人家競爭的機會。」

龐德聳聳肩說：「我不想反駁你。」不曉得這是不是一次旁敲側擊的試探而已。

站在門口時，傑森表示他企盼下次的見面，「如果你認爲能够擊敗我——我是說在雙人遊戲中——我隨時奉陪。不過，或許我們會發現比遊戲更有趣的事，呃？明天六點請準時。」

龐德實在不知道當他再度見到傑奧登荷里時，現實的狀況會有怎樣的演變，也不知道這個高

大、失常的人所說的把戲，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危機，但他肯定荷里具有危險的，甚至是瘋狂的傾向，在他那副和藹和儒雅的表面下，藏着一顆想和上帝爭奪這個世界的心，而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憂慮的事。

牡牛中的陳設，仍然保持着原來的格調，房門並沒有裝設現代化的彈簧鎖或名片鎖，只是老式的樵眼鎖。龐德從正在打瞌睡的守夜侍者手中取回了他的大鑰匙，然後，走回自己的臥房，可是，當他把鑰匙插入鎖孔中時，他發現房門早已開了，他有點煩惱的想，裏頭一定是福蕾蒂，可是他現在實在須要時間來仔細的推敲今天的事情，該怎麼辦呢？

他還是非常謹慎，先從皮套中抽出自動手槍，然後握着藏在右腿股後面，接着才轉動門把，再輕輕地踢開房門。

「哈囉，龐德先生。」辛廸喬瑪坐在一張椅子上對着他微笑，她的一雙長腿張的開開的，好像在邀請他的樣子。

輕輕地，龐德關了門。

「柏絲要我替她問候你，」辛廸的微笑，現在顯得令人銷魂。

龐德又想起了今晚她會兩度這這麼對他笑過；「誰是柏絲啊？」他若無其事的問，眼睛盯着她的雙眼看，企圖看出她是講眞的，還是在說謊。

九、安度的遊戲

「別裝了，龐德先生。柏絲普勞蒂，柏絲芳。我們是一夥兒的。」

「對不起，辛廸，我很高興妳順道來坐坐，但是我並不認識什麼柏絲，柏絲芳，或是普勞蒂。」他悄悄地把自動手槍收回皮套裏面。如果要他相信她的話，辛廸必須提出更好的證明來，光是從她的臉部表情，以及她說出柏絲的名字，還不能教他信任她。

「我們甚至還曾滲透到安度裏面去，」他好像聽到柏絲在他的心房裏重複着這句話。

「你很行；」辛廸說起話來像個風流的女學生，「柏絲說的；她還告訴我說，我得用點手段來讓你相信我，還記得送老師蘋果，總會得到更大的獎勵嗎？」

龐德仍然保持戒心；當然只有柏絲知道有關蘋果的揷曲——在蒙地卡羅的事還有他們所說關於學生獎勵的笑話，可是……「妳跟那位叫柏絲的人是一夥的嗎？」他繼續試探她。

辛廸猛點頭，她的牙齒就像是她那張咖啡牛奶色的臉龐上的一幅廣告招牌，「同夥、密謀、同盟，怎麼說都可以，我們是同一個組織的人，龐德先生。」

現在就有點道理了，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派人滲透到傑奧登荷里的身旁，他們自然不會宣揚這個事實，而柏絲芳身爲一名眞正的行家，當然也不會告訴龐德，所有的眞相都要在最後一分鐘才揭曉。那麼，現在已經到了那最後的一分鐘了嗎？

「再多告訴我多一點。」

「她說——柏絲說——你知道怎樣操作這些東西。」她從背袋中拿出兩塊硬磁片，它們裝在塑膠製的超薄形方盒子裏面，盒子長約五英吋多，深度還不足四分之一吋；方面的一邊有一塊折疊簧，跟在較厚的錄影帶上所見到的一樣；外面的包裝是很鮮艷的藍色，而且在角落的地方貼有標籤。

他甚至沒有意思要把這些磁片拿起來看一看，「喬瑪小姐，這些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些是我們的目標所擁有的部分不尋常的程式，但是我不能帶在身上太久。到了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我就會變成南瓜了。」

「那我會派幾隻白老鼠送妳回家。」

「正經一點，在四點鐘以前，我還不會被發現，可是一到四點，他們就要換班了。」

「我們是在說又回安度嗎？我說對了嗎？」

「當然我們是在說回去安度呀！那個地方的電子防護設備簡直不輸給諾克斯堡——你知道諾

克斯堡吧？」她有點嘲弄似的輕聲笑着，「是這樣的，安度的密碼鎖組合，每次換班的時候都會更改，所以我必須在目前的組合尚未改變前趕回去。」

龐德問她是否常幹這種事。

「在發春的時期，是的。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會在村子裏獲得那種名聲的緣故，這樣子萬一我被逮着的話，我才有個開脫的藉口。可是，如果他們抓到我在裙子裏面藏了這些東西的話……那麼；」她用手指在喉頭下做了一個割頭的動作，「所以，龐德先生，如果你能儘快把這些好東西拷貝一份的話，我可眞是感激不盡。」

「他們是怎麼個不尋常法？」他趨前去取那些磁片，但感覺到一旦他的手碰到它們的話，可能會發生某種後悔也沒有用的事，因只要他眞的去處理那些東西的話，就表示他的確能做辛廸剛才問的事，而如果這是一項試探他的陷阱，那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你看了就知道了，不過請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在那間房子裏根本無從拷貝起……」

「既然妳能借出它們，却無法拷貝它們，我覺得這很難令人相信，喬瑪小姐。妳的老板不久前才告訴我，在這方面妳是個專家。」

她發出了煩躁，急促的噪音，而奇怪的是竟令他想起情報局頭子M先生在惱怒時的樣子；「

技術上來講，當然我能拷貝；然而事實上，我若在那間房子裏拷貝，那將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從未單獨待在那些機器旁邊很久的時間，每次不是那位大人物在一旁，就是那位『午夜皇后』在旁嘮嘮叨叨的……」

「那位什麼？」

「『午夜皇后』……哦，彼得啦！那是我給他取的小名，我認爲他可能爲我們所用——他很不欣賞他的老板——不過却不值得冒險，柏絲更是絲毫不予考慮。」

龐德聽了暗自偷笑。

她豎起耳朶，表示她正等着接下來的問題。

「妳對這位柏絲知道多少？」

「你實在是婆婆媽媽的，詹姆士。」他們現在很順口的直呼對方的名字了。

「不是的，我只是很小心罷了。」

「我跟她很熟，讓我算算看有多久了？八年？」

「自從妳認識她之後，她曾經住過院嗎？動過任何的手術嗎？」

「她動過鼻子整形手術，結果很成功。只有這個了。」

「那麼妳呢？」

「我的鼻子可不曾動過手術。」

「辛廸，我要知道妳的背景；妳是幹什麼的？替什麼人做事？還有為什麼？」

「統統都要知道嗎？好吧！高中畢業後，我因為傳染病而住院十八禮拜，不但有住院紀錄可查，而且醫生和護士都認識我，我知道是因為老禿鷹的探員曾核對過，只是我並不在那兒，當時我正在『農場』受訓，後來，我很意外的獲得劍橋的獎學金；一位優秀、勤奮的女孩兒，就像我們所說的，我是聖潔冰心的，完全清白的，『公司』替我安排這一切，然後在我應徵傑奧登荷里的工作以前，我曾待過ＩＢＭ、蘋果公司，後來他的手下調查我，不斷的調查，一直到我進去了一年半之久，他仍未完全信任我。」

龐德迅速的點頭，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在他和這個女孩之間，必須儘快的彼此信任，雖然可能並不大容易。「好吧！妳就跟我解釋一下這兩個程式。」

「你為什麼不自己看一看呢？柏絲告訴我說你是懂得的。」

「妳只管告訴我，辛廸；儘量簡單扼要，然後我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她說話很快，省略了資料背景，而且用最簡約的句子來說明。安度每個週末都舉辦比賽——他早就知道了——這時會有很多的怪人會跟那些平常就成天沉迷於戰爭遊戲的怪物們一道出現，「其中有兩位最特殊——巴馬和霍普卡拉弗得。」

「老虎剋星和快樂哈比，我知道他們。」M先生曾在簡報中提過這兩個人，也提到了他們的外號。「老虎剋星就像十級的風暴一般兇暴，眨眼間就能殺人；而快樂哈比只有在搶刼或掠奪時才會這樣。快樂哈比就像一個維京海盜一樣。」

電腦雜誌稱他們為「槍戰週末」，這個團體似乎非常軍事化——「嚴格的紀律；九點集合，二十二點卅分熄燈，絕無例外。」而熄燈後所發生的事情，才是令人感興趣的地方。

「這羣怪物一個跟着一個的依次走進房間，而且總是依傍在老虎剋星和快樂哈比的左近；然後整個週末歷時三夜，當這羣怪物離開時，看起來就像他們已經有一個禮拜沒有睡覺了，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睡得很少，因為一到午夜——每天晚上——他們全都會下去老禿鷹的密室，就藏在『戰爭室』中的檔案櫃後面，也就是我們今午所參觀『革命遊戲』的製圖室。」

「他們就整晚待在那裏，研究他們自己的小遊戲，其中有兩個程式，就是我等下必須在黎明初曉前送回去的那兩個。」

龐德要她等在他的房間裏面，然後他悄悄地下樓，走到車子旁邊，挑出了他需要的設備，帶回樓上房間去。

「我的天啊！」辛廸興奮的望着暴君十二號，「她眞是做得太像了，我希望我所提供的線路圖都是正確的。」

他恍然大悟：辛廸混入安度，取得荷里數年前所發展的電腦的資料，然後提供給柏絲，以建立一台一樣的電腦，而現在等於又提供了龐德滲透的憑藉。或許他現在只是要進去取得最新的程式，然後別人又可以藉着由他，柏絲和辛廸所提供的證據，一舉破獲這一羣黨徒，誰說不是呢？

裝好了機座，並且插入雷射驅動器後，龐德拿起第一片磁碟暖機；當螢幕上出現第一張目錄時，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電視螢幕上閃動的彩色字幕是這麼寫的：

第一幕——機場到肯塞頓高速公路

甲、第一位女駕駛；

乙、第二位女駕駛；

丙、高性能汽車；

丁、尾隨的計程車。

他查詢第一位女駕駛，結果螢幕顯示出從奚斯羅機場一路下來的擁擠交通，前頭是一列警車和保險載貨車的車隊；程式非常的明顯，於是龐德逐一跳過這幾幕——「關機」；「肯塞頓高速公路」：「第一幕」；「肯塞頓高速公路」：「第二幕」；「行動中止」；「肯塞頓高速公路」：「濃煙幕」，接着是「脫離現場」，通過「護送隊」（「電器設施」），以及「護送隊」（「突

圍」）。他不必將全部的影像幕都跑完一遍，就已經知道這是克魯瑟特大刼案的訓練程式——這個刼案就發生在他設計使自己上報的那一天，是一夜天衣無縫的搶刼行動。

取了一塊空白磁片，龐德開始仔細分析傑奧登荷里的保險程式，以便待會兒拷貝原版。

拷貝進行的很慢，因爲荷里不但使用了一般的、簡易的寫法來做磁片中的某些程式，同時，他也使用了柏絲曾示範給龐德看過的途徑來寫程式；事實上，程式本身使磁片看起來雜亂無章，這樣若有人想拷貝這份磁片的話，就會有不知所云之感。但是，龐德依照柏絲敎他的方法，他却能够先將保險程式查出，然後一行一行地拷貝到他的空白磁片上，最好得到一份完全相同的拷貝版。整個過程歷時一個多小時，他終於把荷里的克魯瑟特大刼案的訓練程式拷貝完成，後來又花了廿分鐘，再把防衛程式錄回原版磁片上。

他們很快地發現，辛廸的第二份磁碟也是一份類似的訓練程式——這次，他們推測是一次空中刼機案。這個轟動一時的刼機案，被刼的飛機是一架特約的貨機，當時它正載着由皇家印幣廠所印製的各國貨幣飛往各貨幣國，而這份磁片的內容，就是那次刼案的行動藍圖。

拷貝的程序再度開始，但是進行的比較緊湊，因爲辛廸已經急着要趕回去了。

「還有一件事。」她看起來很疲倦，而且很耽心的樣子。

龐德並未將視線從螢幕上移開，喃喃的問道：「什麼事啊？」

「有某件大事正在醞釀着，不過我確信絕不是搶刧而已，而是一次罪惡的——可能是暴力的行動。有好幾個晚上都有人上門，而且我聽到他們提到某個特殊的計劃。」

「怎麼樣的特殊計劃？」

「我只聽到名稱而已——他們稱爲『氣球遊戲』，而且似乎有眞正的行家牽扯在內。」

龐德正十分專注的將保險程式錄回原版磁碟上，「他們本來就都是行家，辛廸；即使老虎剋星也是一個行家。」

「不是這樣的，我曾見過他們中的幾個傢伙；哦，當然也有地痞流氓之類的，但是有些竟像是飛行員和牧師呢！」

「牧師？」

「也不完全是啦！你要這麼問的話，其實，還有外科醫生和牙醫。絕對都是專家。」

「『氣球遊戲』嗎？」

「我聽到老虎剋星是這麼說的，還有另外一個人也是這麼跟荷里暴君說的。請你跟上級報告好嗎？我覺得這是一件痲煩事。」

「一定是的。」

「如果我們也能弄到一份拷貝的話……」

「毫無機會；至少目前不可能。」

他陷入沉思，完成了手上的工作。然後他大略的描述了搖滾喬玆文利：「妳在安度曾見過這麼樣一個人嗎？」他問。

「玆文利將軍嗎？我認得出你描述的樣子，可惜我不曾見過他。我好像曾聽柏絲說過他還活着。」她停了一會兒，然後補充說這件事似乎不可思議。

「比小說中的情節還離奇。」龐德已經結束了全部的作業，並且開始收拾機器，再把原版磁片還給辛廸，最後，他又問了幾件有關安度的情形——傑森和黛莉曾出去過嗎？或者出遠門？他們究竟有多少個侍衞人員在附近呢？

她再次講到傑奧登時，不是稱他爲目標，就是叫他做老禿鷹。有的，他每個月總要出去幾天——每次去和回來時，都在晚上，絕不在白天出門，也絕不在城裏露面：「我們的目標是位很謹愼的人，但黛莉就常出去了——到城裏，去牛津、倫敦，還到國外旅行，我懷疑她是負責聯絡工作的。」

「她都到國外那些地方？」

「中東、歐洲，到處都去，柏絲列有一份名單；我曾試圖追踪——主要是到旅館查詢，或是到航空公司詢問；但是她也是非常小心，每次在她回來之前，都會把大部分的資料消除掉。」

至於裏邊的防衛人員，有一個非律賓人和四個警衛，「他有六個不知情的業務代表，但是，他們都派在外頭；那四個警衛是業務代表兼職員，這是非常好的掩護，如果不是我先知道內情，我也會被唬住的。他們都是冷靜而能幹的傢伙——他們配有兩部車子，處理很多的事情；接聽電話，接訂單，負責模擬槍戰產品的運送，但是有兩個人從不出門；他們採取嚴密的輪班制，而且防護的電子設施極爲精密，雖然有隙可乘，但是已經非常高明了；我是說如果想鑽漏洞的話，除非你很了解這個系統，否則是很不容易的，況且，誠如我剛才告訴你的，他們每次換班時，連密碼鎖也隨着改變，所以除非你知道每六個小時中的那組特殊號碼，你纔能遂意進出；另外，你還得通過聲音鑑別器那一關。」

「有沒有監視器呢？」

「多得是——大門上，牆壁上，前前後後都有所以你頂多背對着監視器，不讓監視者看到你的正面而已，除非你也知道監視型式：他們更換密碼鎖時，同時改變監視型式，所以你若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出的話，你一定得先知道每六小時中的監視系統。任何入侵者，絕躲不過三分鐘。」

「曾有過嗎？」

「你是說入侵者嗎？以前只有過一名乞丐，還有一次誤放警報——至少他們假設是誤放警報

的。」

「武器狀況呢？」

「當那次警報誤放時，我恰好在場；有的，有一名值勤警衛掏出了一枝手槍，所以我見到了一枝，可能還有更多。詹姆士，我能走了嗎？我眞怕他們發現我帶走了這些磁片，它們本來是混在櫃子裏的空白片當中的，而它們實在很少被拿出來。可是如果我……」

「妳走吧！辛廸；祝妳好運。我們今晚再見，屆時我跟我們的目標有一場比賽。對了，妳的朋友彼得曾提示我有關傑森的玩法……」

「他輸不起，」她露齒而笑說：「簡直有點病態，就像小孩子一樣；在他來講，事關他的自尊。」

龐德並沒有笑，「至於我，」他輕聲地說：「也有關於我的自尊。」

凌晨三點半時，龐德把所有的儀器包好，然後拿下放到車子那邊去，把它們鎖在行李箱中，不過他把拷貝的程式裝在佛老皮被割牌子的磁碟信封中，但是心中對這種大背常理名稱，實在感到很厭惡。

他在封籤上寫上自已的地址，不過只有信箱號碼；然後他把這份又小又扁的包裹放在手裏秤秤，判斷應該從公事包中拿出面額多少錢的郵票貼上去。他打算親自把這個包裹寄出去，但是絕

不給別人有機會查出是他寄的。

坐在小小的化妝枱前面，龐德接着用飯店的信紙寫了一封便條給福蕾蒂。

我今天早上有事到牛津，我不想吵醒妳，但是我會趕回來吃中飯，等我回來後，我們親熱一番如何？

——詹姆士

他把便條折好後，便走到淋浴間，站到蓮蓬頭下面，把臉對着噴下來的水線，在剛接觸到水的一瞬間，冷得不禁喘起氣來；大約過了一分鐘左右，他加了一點熱水，並且開始抹肥皂，然後擦掉泡沫，再用浴巾搓乾身體，最後刮個臉之後，穿上內衣褲；他穿的是泰德勒皮達斯的燈芯絨內褲和黑色套頭棉衫，穿好後他把ＡＳＰ自動手槍插入皮套中，再固定在他的右股上，接着才套上輕質的麂皮夾克，配上一雙他最喜歡的麂皮靴。

這時天剛亮，天色由黑轉灰，而由那種沉鬱的珍珠色的天空看來，天氣恐怕不大穩定。

公事包放着那份令人憎惡的佛老皮被割包裹，龐德走下樓下，把鑰匙和寫給福蕾蒂的便條留給櫃檯，然後走向停車場。

當他扭轉鑰鎖的瞬間，奔特利便啓動了，引擎聲逐漸轉爲高吭，於是他等着車子暖下來，直到引擎聲降爲平穩的嗚嗚時，他才繫好安全帶，兩眼則看着一閃一閃的紅色警示燈。

然後他鬆開煞車，並將手排檔推到驅動的位置，車子便開始向前滑出去了。他決定取道牛津路，轉到指環路，並以時速四十英哩的車速前進，這樣他就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抵達倫敦了。

當他駛到指環路周圍的大彎道時，天開始下起雨來了；他繼續沿着這條雙線的高速公路，奔向倫敦而去。但是，他才走了不過一英哩左右，昨天那輛馬西提又出現在他的照後鏡中了。

龐德暗自咒罵着，綁緊安全帶，然後踩下加速器，是他的座車越跑越快，馬力愈來愈强，速度表的指針也逐漸上升到一百英哩，最後更升到了一百廿英哩。

這時路上的車輛還很少，偶爾出現在前方的小轎車或卡車，龐德都很靈巧的超越了過去，幾乎一路上，他都奔馳在快車道上。

馬西提雖然落後了一點，可是在這種速度下，龐德仍然無法擺脫他。於是當他看到前方出現了出口的標示牌時，他決定轉下去；然而他一直等到最後一刻，才閃亮方向燈，然後急轉出去，這時車速依然高達每小時一百英哩，但是奔特利在他的掌握下，還是奔馳的極爲穩當。

馬西提似乎沒有跟上來，龐德祈禱它的駕駛人沒能及時減速，而隨着他駛離高速公路。這時前面的道路變窄了，而且道路兩側盡是樅樹樹蔭；突然前面出現一輛笨重的運貨車，吃力地跟在

一部汽油車後方約五十英呎的地方。

奔特利只好減速了；而當他到達下一個轉彎時，龐德看到從路旁的修車廠裏亮起一閃一閃的前車燈，一會兒他再看那個地方時，發現又有另一輛白色的馬西提跩在他的後面了。

他心想，對方一定是靠無線電來聯絡的，並且可能有五輛或六輛車子負責跟踪他。於是他在下一個左轉彎後，拿起電話，按下總部無線電接收室的號碼，但視線絲毫不曾離開路面。

路面越來越窄了；這時他正設法接通總部，並等待他們的回答，可是那輛馬西提仍然跟在後面。

「老千呼叫典獄長，」龐德說的很急：「我正在牛津南方，有人跟踪我。有一個包裹要交給典獄長，我會設法寄去，上面寫着我的名字。程式師的確如我們所推測的與所有的不法。有關事情告訴女神，偵辦『氣球遊戲』。」他自己是老千，M先生則是典獄長，而程式師是指傑奧登荷里，至於女神，當然就是柏絲芳普勞蒂了。

「知道了！」接收員回答後就斷線了。他繼續前進，當到達又一個轉彎時，龐德發現他已經超前馬西提有一段距離了，而前面正出現一座小鎮，於是他踩下煞車，讓車速慢下來，然後他朝着前方和左邊巡視。

當他看到一具鮮紅色郵筒時，奔特利幾乎已經要駛出小鎮了，他趕緊在郵筒旁邊煞住車子，

而在車子尚未停妥前，他已經把安全帶鬆開了。

在不到廿秒的時間內，他就已經把包裹塞進郵筒中，並且回到駕駛座上了。這回他並沒有立卽再扣上安全帶，他趁馬西提尚未追上來之前，搶先開動奔特利，並且加速離去。

他超越了一輛電動牛奶車，然後左轉，開往開曠的郊區，接着穿越樹林。可是當他剛到樹林前端時，龐德看到了一塊野營地的標示牌，然後又看到從樹林裏駛出兩輛車子，它們逐漸靠近，最後兩輛車子的車頭靠在一起時，成了一個V字形的行車狀態，擋住了他的路線。

「又得玩玩了，」他喃喃自語的說，於是他用力踩下煞車，並用左手臂穩住車身。

當奔特利慢下來，側向往路旁開時，他發覺那輛白色的馬西提也已經駛近了他的後面。

等他離開路面時，速度表指在六十英哩處，就在這種速度下，他衝入了樹林當中，然後他便在樹林中左彎右轉的蛇行，企圖找出一條路開回馬路上。

第一聲槍聲響起了，結果在他的車頂造成了一聲吱軋的摩擦聲，這龐德却只耽心車身被損壞了；第二發子彈擊中了他的後方外側的輪胎，結果這輛五千磅訂製的汽車，一下子衝入了一旁糾纏的灌木叢中。

就在他猛然撞上胸前的安全帶的同時，龐德掏出了那枝九釐米口徑的全自動手槍，並且按下了電動窗的按鈕。

十、噩轟

ＡＳＰ九釐米口徑手槍雖然是一種小型的武器，但是，卻爲致命的武器；基本上，它是屬於史密斯和衞桑所發展出來的三十九型手槍的縮型。美國中央情報局十多年以來，一直都是使用這種ＡＳＰ九釐米口徑手槍；它的後座力絕不比瓦塞點二二口徑手槍來得大，而且，它雖然是一種殺傷力極强的手槍，但是，外觀上看起來却像是一枝打靶用的自動手槍。當初，「軍備系統和處理部門」——這是一個專門負責武器改造的機構——製造出這種手槍時，具備了下列特性：隱密；八發子彈裝塡；準確；雷克桑中空準星座，以及所有其他各類型九釐米口徑手槍所具備的一切特性。

在龐德的彈藥包中的珠狀物是非常可怕的子彈：「葛雷瑟安全鉛彈」，這種鉛彈在尚未接觸目標物前就會爆裂，而從裏頭散射出來的液體鐵弗龍中，懸浮着數百發十二號子彈；當鉛彈從ＡＳＰ槍口發射出來時，速度高達每秒一仟七佰英呎，所以可以穿透護身甲胄，而且在人體任何的部位，只要被葛雷瑟鉛彈擊中的話，絕無倖存的機會。

就在對方的車子尚未停住前，他已經從下層的窗戶內，發射了兩發鉛彈——這種手槍的槍背上，具有革命性的戈特斯奈伯準星，利用三面黃色的三角形壁板，瞬間捕捉到目標物，而且瞄準時，射擊者必須雙眼睜開，同時貼近去觀察。

他從自己的位置看過去，穿過叢叢的灌木，矮樹和齒蕨，可以看到對方人員在車子周圍的行動——有一個人東閃西竄的想把車子開離馬路，而其他人則往奔特利這邊爬過來。龐德剛才的兩發子彈，是瞄準一個穿著灰色雨衣的高個子，當時他的位置暴露的最清楚，不過，龐德並沒有注意他是否被擊中，射擊之後就急推車門，然後從車上滾下來，鑽到灌木叢中去了。

樹枝似乎纏着他不放，但是龐德仍然奮力往旁滾開，一心想要儘可能的遠離默桑渦輪汽車。

他一直往右方移動，在不到六十秒的時間內，他已經離開奔特利有廿碼的距離了，然後他翻轉身子，俯臥在地面上，舉起手槍準備發射，雙眼則不停地搜索——右邊、右方、前面——遍及每一個角落。

現在他看到對方的車子正倒退着離開了路面，他猜想車子裏面一定只剩下駕駛一個人了；他雖然只看到兩個身形，可是幾乎很直覺地，他推測至少還有四個人正以扇形隊形低身散開，企圖包圍他。

當他臥在灌木叢中觀察四周的情勢時，龐德一面穩住自己的喘息，一面將身子調整到最有利

的姿勢，但是所有的動作都非常安靜。

如果對方是精明的話——其實他毫無理由去懷疑這點——最後他們一定會找到他的，甚至他們可能還會集合其他的人員來支援，他相信對方必然還有更多的人手。但是，他們是怎麼知道在這條路上可以攔截得到他的呢？難道在奔特利上面被他們裝置了追踪器嗎？

龐德認爲他們不會太早就發現他，所以他還有充裕的時間來計劃一下逃脫的途徑。他們究竟是誰呢？他不停地問自己——他們是傑奧登荷里的人嗎？想必有所關聯，可是荷里——或聖强費尼茲——若要殺他的話，那天晚上在安度時就可以動手了。除非……除非……這有兩種可能——辛廸陷害了他，或者她被他們逮着了。如果是後者的話，除非監視他的行動進行太快了；而若是前者的話——那麼當他開始進行這項任務時，就已經被他們監視了，可是他一直很小心，也沒有留下任何線索可查，那麼難道對方的監視人員這麼高明嗎？何況除了馬西提——和福蕾蒂的傑格轎車——昨天那輛——以外，他幾乎百分之百的肯定，他並未被其他人盯上。

現在雨勢更大了，他可以清楚地聽到樹枝上瀝瀝的雨聲，以及馬路上嘶嘶的輪胎聲。雖然在這塊林地上，有幾處地方可以遮雨，可是雨如果這麼下下去的話，連人都要發霉了。

這個時候如果蠢動的話，簡直就等於是自殺的行爲；雖然他距離馬路自少有一百五十碼的距離，而且就算他能够前進到汽車處而不被發現——幾乎不可能——他仍然處於一對三的劣勢。所

以他告訴自己要忍耐，要以靜制動，而且要留神他們的搜尋，以免有人從身後跳上來都不知道。

他繼續觀察着面前弧形的視界，而且每次看到最左邊和最右邊時，都輕輕地把頭轉向後方看看，同時他更拉長了耳朶，注意聽任何可疑的聲響。

當對方的車子駛離路面後，再加上對方全部改爲用手語聯絡，所以他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同時，原先他看得到的兩個人也不見了，現在就算他們有什麼動靜的話，聲音也會被雨聲給蓋了過去。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龐德估計截至目前爲止，他已經在這個最佳的位置臥了十五分鐘，可是尚未解決對方的任何一個人。突然他聽到了左前方一聲樹枝折斷的聲音，同時也看到了樹叢的搖動，於是他非常謹愼地慢慢扭轉頸子，結果他發現就在離他廿步左右的一棵樹下，蹲伏着一個人，正望着龐德藏身處的右側。

從他的姿勢看起來，那種全神戒備的神態，不但身形蹲得很低，充份利用樹幹底部來掩護他自己，而且右手拿着左輪手槍抵在左肩上，這個人的確是個好手——就像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士兵一樣；另外，他又像一位冷靜而機警的獵人——兩眼不只四面巡視着，而且涵蓋了弧形視界中的每一個層面。

這表示了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人，正藏匿在他的左邊，或右邊，甚至兩側都有，而

且，遲早他們都會發現龐德的藏身所在地的。

這個搜索者的膚色呈褐色，似乎跟他所穿的斜紋布褲子、襯衫以及軍用夾克很配；他的手脚每次只移動半英吋，眞是謹愼極了。現在龐德開始轉動身子，他希望如果必要的話，在這些人接近他以前，他至少得先幹掉他們中的一員。

忽然右側又發出一陣樹枝擾動的聲音，這使得龐德立即改變脚步，直覺的反應告訴他，當前的狀況極度危險，於是他擧起ASP手槍，對準了這個新的威脅。

槍背上那具三角形、三度空間的黃色準星壁板，自動形成一個瞄準角度，恰好將目標扣死在三角形的戈特斯奈伯觀景窗內——目標是另一個身形，正在狹隘的樹叢間隙中竄動着。

當他霎眼的同時，龐德的大腦正指令着他的肌肉、手指、眼眼及反應去跟這兩個人周旋；然後他滾向左邊，尋找第三個或甚至第四個目標，這時他突然看到原先的第一個人，正用兩手握持着左輪手槍，然後——

然後他聽到了一聲左輪手槍上膛的咔啦聲，這個聲音就在他的背後，同時冰冷的槍口已經輕輕地抵在他的脖子上了。

「把槍丟掉，龐德先生；千萬不要妄動，只管把槍丟掉。」

勇敢是一回兒事，而鹵莽却又是另外一回兒事；龐德可不願意在這種狀況下白白送死，所以

他乖乖的把ASP手槍拋到了他面前的地面上。

「很好！」聲音很陌生，但是很客氣，也顯得很輕鬆，「現在，請你把雙手放到頭上去。」

剛才吸引龐德注意力的兩個人，現在站起來了，並往這邊走過來。在他左邊的那個人，兩隻手臂前伸的握着左輪的手槍，他的手臂像鐵條一般的强壯，而且雙眼始終盯着龐德看；在這種形勢下，龐德知道只要他一動的話，立刻就會有兩顆子彈往他身上射過來的。

另外一個人迅速走向前來，一下子把掉在地上的ASP手槍給勾了起來，動作敏捷得像一隻俯衝獵食的猛禽。

「就是這樣；現在慢慢的往前走。」仍然是同樣的聲音，而槍口也依然抵在他的耳根後面。當那個他一直沒有發現的人走到背後時，他聽到了沙沙的脚步聲，「剛才的計策很妙吧！我們大略知道你落到地面後的位置，所以只要派個人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另外派一個人快速的移到你的後面，你就到手了。這些人過去曾演練過三次，所以今天才能配合得恰到好處，事實上，這是我們所訓練的戰技之一。好了，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誰訓練的？」他轉過身來，看到一位身材高大而體格健壯的人，年齡大約卅五歲左右——他有濃密的捲髮，比黑玉還深的眼珠，國字臉，大鼻子和豐厚的嘴唇；像他這種長相，龐德認爲正是女人心目中的偶像。他的膚色是那種被太陽曬久後的茶色，這或許是他生來就是如此，但是

那對眼睛看起來非常特殊，使他給人一種遙不可及的感覺，就好像經年以來，那對眼睛曾經搜尋着地平線上虛無飄緲的塵煙，見證着天際間生老病死的陰影，更伴隨着日月星辰的脚步——那對眼睛可能從他還是個小孩子時，就已經是這種神情了，是天生的嗎？有誰知道呢？顯然他是中東一帶的人，但是究竟是耶路撒冷、貝魯特或是開羅，那就無從得知了。

「誰訓練的？」他又問了一遍，這個年輕人才挑起了眉毛說：「你或許會查出來的，龐德先生，誰知道呢？」他笑的很不友善；「現在，」他說：「我們要帶你去別的地方，但是我恐怕你不會太安份。」他笑了一下，「我想我的上司寧可讓你活着，而且毫髮無傷，所以，請你脫掉夾克，然後把袖子捲起來。」

另外一個人走過來了——這個人是第一個被龐德盯住的那位，可能是個槍手，因爲他顯然是個精於用手槍作戰的人。當先前那個人把自己的武器收入皮套內，然後從右股口袋中掏出一個長方形盒子時，從樹叢中又走出兩個人。

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替龐德把夾克脫掉，而另外一個則把雙手穩穩的壓在他的肩膀上。龐德毫無反抗的讓他們捲起了他的袖子，而那位看起來相當專業的領導者，這時將注射器充滿了藥水，然後將針頭對着天空擠了兩下，於是無色的藥水射出來了一點，而筒內的空氣也就排除了。

龐德突然覺得手臂上邊刺痛了一下。

「好了，」那位領頭的人又笑了，「我們誠心的希望你毛髮無缺，是眞的！」他笑的更得意了，「就像某位女演員跟主教說的，只要一點……呃……一點注射就好了。」

其他人聽了，其中一個竟大笑起來，然後龐德又聽到另一個不知用什麼語言說了一些話，但是他却沒感覺到臂上的針頭正抽出來了，接着他看到樹上瀰漫着煙霧，四面八方的圍攏過來，到處都是霧氣——陰冷、沉鬱而潮濕，然後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起初他以爲他是坐在一架直升機裏頭，這架機器就躺在他的背下，所以他才會聽到推動螺旋槳的引擎聲，以及遠處傳來的氣流聲。

有一陣子，龐德又昏睡過去了；後來他再度有了坐在直升機上的感覺，可是這種感覺沒有持續多久，就被附近一連串的爆炸聲給打斷了。

他張開眼睛，看到頭頂有一座電風扇正在慢速的旋轉着；他再看看四周圍，除了上頭的風扇外，牆壁是白色的，而自己所躺着的床鋪，陳設的非常齊全。

他靠着一隻手肘把身體撐起來，發覺自己並沒有不適的感覺，一切生理狀況都很正常：不會噁心，沒有頭痛，視力良好。他再舉起右手，把五指伸展開來，結果也沒有顫抖的現象。

風扇仍在走着，他再一次環視這個房間，的確是什麼都沒有，就只擺了這一張床，什麼家具都沒有，牆上也沒有掛任何東西。有一扇門和一扇窗，外面都有鐵條和鐵絲網，而裏面則有另一

種隔網，陽光就從這些網孔中照射進來。當他把雙脚搖擺到地上時，發出了另一種爆炸聲——一種低沉的、重疊的咯赤聲，聲源距此有一段距離；不曉得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聲音，但是這個力量並未使房間發生震動。

他站起身來，感覺還是很好。他往門口走去，走到半路時，他又聽到了機關槍的發射聲——仍然距此有一段距離。門自然是鎖着的，而窗戶則可以讓他把手伸出去一點；窗戶內側所用的隔網，是把在玻璃窗上遮光用的厚紙板貼上去的，不但可以隔絕由外往內看的視線，也可以防堵強風。現在龐德了解了兩件事情；首先他目前一定不在英格蘭，因爲這個白色的房間裏頭，雖然一直吹着電風扇，可是仍然熱得很，這種溫度絕不是英格蘭經歷得到的，即使是在仲夏時節也不可能這麼熱；其次，由不斷傳來的槍聲，以及偶發的炮彈聲，想必這裏是一處戰區。

他又試着想去開門，並且從鑰鎖孔看有沒有辦法弄開，結果令人失望，這扇門非常堅固，絕非一般只是當做進出管道的門。

接着他逐一檢查身上所有的口袋，結果統統空空如也，他們竟把他的東西都收走了，連手錶也沒留給他。他轉身看那張床，似乎不是拼裝的，他想，只要給他一點時間，再給他一枝鐵桿的話，他可能可以從床上拆下一條彈簧來開門上的鎖，可是這件工作必然旣費時又費力，而——不論他們是誰——那幫人絕不可能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太久的時間，所以這麼做恐怕會徒然無功。

由於他有了這種猶豫，因此他並沒有動手這麼做。

於是他走回床舖躺下來，繼續回憶腦中所記得的這一連串的事件。

他記得一路上想要將那份拷貝的程式脫手掉，後來，他終於投到郵筒中；他又想到有人跟踪他，後來到了一片樹林地，結果他被抓了，還被他們打了一針；他是唯一曾經發射子彈的人，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擊中了——可能殺死了——他們之中的一名。然而，他們自然是行事非常小心的一羣，所以他現在已經被徹底地解除武裝了。

想到這裏，有什麼結論呢？沒有。目前的狀況可能與他拜會傑奧登荷里的事件有所關聯，不過，他却也不敢肯定，因爲沒有實證；當前所能做的，也只有靜待事態的變化，隨時做最壞的打算了。

龐德就這樣躺在那裏養精蓄銳，大約過了廿分鐘，終於有脚步聲過來了，聽起來是皮靴踏在地板上的聲音，而且由步伐判斷，很可能是軍人。

門閂被拉開了；當門打開時，映入他眼瞼中的是幾棟白色的泥巴房子，以及兩名穿著橄欖褐制服的武裝人員，然後有另外一個人走進了房間裏面。這個人正是當初在牛津郡的樹林子裏給他注射昏迷藥的那位，現在他也穿著制服——簡單的橄欖色野戰制服，但是沒有任何徽章或標幟可以鑑別他的階級；脚下則是一雙沙漠皮靴；腰帶上配了一枝大口徑的左輪手槍，還有一把很長的

刺刀掛在左邊；頭上戴了一頂臨時編成的褐色草帽，還綁了一條紅色的阿帕奇頭帶。

外頭的兩名武裝人員中的一個，也跟着走了進來，並且把門給帶上了。

「睡得還好嗎？龐德先生。」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而當他往上看的時候，龐德又想起了對他的那對眼睛所曾有過的感覺。

「我寧可一直是清醒的。」他決定先跟他們拖延，不答應任何要求，也絕不告訴他們任何事情。

「那麼你很好囉？沒有不適的感覺吧？」

龐德搖頭。

「很好。」他講起話來就像生意人一般的爽快，「我是西蒙，」他伸出手來想握手，但是龐德沒有理會。

稍微停頓了一會兒後，他又說：「關於我們那位同志的遭遇，我們並不怪你。順便告訴你，你殺了他；不過他受僱於我們，本來就是要冒生命的危險來替我們辦事的。」西蒙聳聳肩說：「恐怕我們低估了你，是我的疏忽，沒想到你身上帶着傢伙，不過，你已經不能再搞鬼了；我知道如果不收走你的武器的話，天啊！那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對了，我們從沒見過那樣的手槍，究竟是什麼武器啊？」

「我是詹姆士龐德，以前是皇家海軍中校，兵籍號碼是CH 4539876，後來任職於情報局，目前已經退下來了。」

西蒙的臉看起來是一副很迷惑的樣子，幾秒鐘後才恢復了正常，他說：「哦，是的，我明白了。名字、階級和兵籍號碼。」他笑了一聲，「很抱歉要讓你失望了，龐德中校；可惜你現在並非戰俘。當你駕着那輛漂亮的汽車領先在我們的前頭時，我們實在無法通知你，好讓你知道我們是以密使的身份來找你的，是爲了友誼，也是爲了一件工作的機會。」

「如果你說的是事實的話，在樹林子裏頭的時候，你可以喊給我聽啊！」

「你會相信嗎？」

龐德無話可答。

「我想你絕不會相信的，龐德中校，因此我們才不得不用了一點武力，把你生擒活捉到這裏來。」

龐德想了一會兒，說：「我要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而你們又是什麼人。」

「在適當的時機，所有的——」

「我到底在那裏？」他打斷了他的話。

「這裏是『噩轟』，」西蒙低聲的笑着說：「就像許多不喜歡太多人知道他們的身份的組織

一樣，我們取了這個聽起來很兇狠的化名，這是爲了安全、保密和心安起見——萬一你拒絕了這份工作，或者結果你並不符合我們的需求——所以你只要知道這裏是『霹靂』就好。」他笑笑停停，可是當他再補充時，却顯得既譏諷又沒有幽默感，他說：「現在，先生，我們的上司正等待你的答覆。」

龐德慢吞吞的下了床，突然伸出一條手臂，勾住西蒙的腰部，可是却警覺到他的手已經扣住了左輪的扳機；「中校，你最好不要做傻事……」

「好吧！」龐德把手鬆開，然後說：「我可不記得曾經應徵什麼工作，也從沒跟任何人談過這事。」

「哦，眞的嗎？沒有，我想你是沒有。」西蒙的語氣充滿了嘲弄的味道，「可是你現在却是無業遊民，龐德中校，沒錯吧？」

「沒錯。」

「而且，你生性就不是個懶惰的人，所以我們希望——該怎麼說才好呢？我們希望你能人盡其才。」他又開始忽笑忽停的使性情了；「這就是爲什麼『霹靂』指揮官要見你的理由。」

龐德表現出在考慮的樣子，然後他點頭說：「那麼我答應見你們的指揮官好了。」

「很好。」西蒙轉過去敲門，外面的人就開門了。

當他們走出去時，兩名警衛立刻站到他的兩邊；龐德深深吸了一口氣，覺得空氣既溫暖又清新，但是有點稀薄，顯然他們所站之地高出海平面甚多，同時由於四面都是山，所以，他們這裏必然是塊盆地；有一邊的山勢比較低——兩座山峯連成一條圓弧，就像女人的乳房一般，可是山上乾燥的砂地上，盡是石塊散佈在坑坑洞洞之間；其他三面的山勢就險惡多了，山頂傲然矗立高達數百英呎，而且撒滿了嶙峋突出的岩石。太陽很多，幾乎就在頭頂正上方，而盆地的平坦砂地上，排了一列矮房子，另有幾列分叉出來的建築，以及一座形狀像英文字母E的梯形房子，更遠的山脚處，也有類似的建築：顯然這些建築都是有意這麼設計的，但是並不很嚴格要求一模一樣就是了。西蒙領着他走了大約五百碼或六百碼的距離，一路朝着其中的一座建築而去。

當他們徒步行進的時候，龐德的眼睛一直沒有休息的四處留意着。從好幾座小房子上，冒出陣陣的炊煙，而他的左邊有一塊燃燒區，附近有一羣穿著軍服的人員，正準備利用這塊燃燒區實施演習；後方靠近山羣的地方，雜亂的散佈了一堆殘垣破壁的磚造建築物——突然從裏頭迸出了爆炸聲以及槍彈射擊的聲音，然後有一羣人迂廻衝進了這些建築物裏面，好像正從事一場巷戰，接着又冒出了手榴彈爆炸後的火光及濃煙。

就在他轉身看着這一場混亂的景象時，他同時看到在山丘的較高處的岩石中，矗立着一座碉堡，那個位置有絕佳的屏障，易守難攻，即使是從空中也很難摧毀它，除非是乘坐直升機降落在

碉堡的上面，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喜歡我們的『噩轟』嗎？」西蒙神氣飛揚地問。

「那要看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事情了；難道你們這兒只是經營旅遊業嗎？」

西蒙抬起了額頭說：「差不多。」他的口吻像是開玩笑似的。

他們終於抵達了目的地——這是一座小別墅一般大小的建築物，在門口的右邊有一個牌子，上面寫着「指揮官」，而且是用好幾種文字寫的，包括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

門口進去是一間空空的小接待室，西蒙穿過這間接待室，走到對面的門前站定，然後敲了敲門。

裏面傳出一聲命令他們進去的聲音，西蒙立刻卑躬屈膝的答應道：「報告長官，龐德中校帶到了。」

從他在外邊剛看到的景象，以及一大堆尚未釋疑的問題，龐德大約可以肯定在接待室另一頭的人，一定就是搖滾喬茲文利，可是，當他走過去認出那個坐在摺合桌後邊的人時，他的呼吸差一點就停止了。

「請進，龐德中校；請進，歡迎光臨『噩轟』。」說話的人竟然是他們一度懷疑的大亨——泰彌爾萊哈尼；「不要客氣，請坐下來。西蒙，快替中校搬一張椅子過來。」

十一、特聘的恐怖分子

這個房間不但很大，而且很實用，裏面擺了一張摺合桌、四張椅子和一個檔案架，而這個架子正是全世界各國的部隊後勤官所用的那種。其他的陳設，在在都是爲了將泰彌爾萊哈尼襯托出指揮官的氣勢而特意安排的。

當初龐德在蒙地卡羅從遠處看萊哈尼時，只覺得他跟其他的商業鉅子沒有兩樣——圓滑、時髦、精明而自負；然而，現在站在他的面前一看，儘管是一樣的自負，可是那種巧言令色的神情却變成了極具爆炸性的姿態——似乎有一種駕御一切和控制萬物的力量。通常人們只在卓絕的軍事將領身上，才會感受到這種感覺，而且這種感覺絕不只是眼見的認知而已，更是內心徹底的認同，因而整個的拜倒在他那種冷靜祥和的表情，無邊無際的心胸和果敢明快的決斷之下，並且折服於他那種無人能及的權威和胸有成竹的自信之下。而所有這些影響力，現在竟都表現在萊哈尼的身上。

當西蒙替龐德搬來一張椅子時——他也替自己搬了一張椅子——他迅速的審視這間辦公室；

牆上排着許多的地圖、圖表，以及印着戰機、軍艦、坦克和各種武裝車輛的黑白展示片，另外還有年和月行事曆，上面用紅、綠、藍三種顏色代表不同的因數。

「我認識你嗎？長官？」龐德很謹慎的使用軍中的禮節，因爲萊哈尼最後所給他的印象是極具危險性的。

萊哈尼大笑，連頭都向後仰了過去，他說：「中校，你或許曾在報上見過我的照片，這點我們待會兒有空再談；目前，我寧可談點你的事情。」他笑得非常誇張，好像笑容都要跳出他的臉頰了；「有人極力推薦你到我們這裏來。」

「是嗎？」龐德故意表現的好像他才不在乎是不是有人推薦他來這裏的樣子。

「是的，」萊哈尼用牙齒咬住一根鉛筆；他的牙齒非常健康——顏色很白，排列整齊，而且保養得很好；上面的鬍鬚也修得很整齊，好像每一根鬚的長度都一樣似的。「我坦白的跟你說好了，龐德中校；沒有人敢保證你是否值得信任，因爲任何人——我是指世界上大部份的情報組織——都知道多年以來你一直是英國機密情報局最忠實而且是最活躍的情報員，而不久前你却突然卸除了職務，據說你的辭職是有苦衷的。」他表示了懷疑的意思，同時，喉頭發出了不相信的哼聲。「我也聽說從來沒有人能私自脫離任何一個情報組織，不論是美國、蘇俄、或英國，都是一樣的——我講的對嗎？能私自脫離嗎？」

「這在間諜小說裏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龐德仍然裝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度。

「不管怎樣，」萊哈尼接道：「有很多人都想知道實情，將來一定會有很多情報人員企圖調查你，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爲他們覺得很寒心。他們總認爲，你一直是這麼忠貞，所以經過考驗之後，你一定能恢復清白的——他們一定要證實這點，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他停頓了一會兒，而龐德還是擺着一副撲克臉，然後這位指揮官又說話了。

「你眞是個高明的演員，中校；你如果不是曾接受專業的指導，就是一個天才。事實上，你是你那一行中的佼佼者，而你却離職了；如果關於你辭職的謠言是眞的話，那麼不借用你的才華就太可惜了，所以我請你來這裏，目的就是想證實那些謠言，然後，可能的話，提供你一個工作機會。你希望工作吧？而且還是幹間諜這一行吧？」

「那要看情形，」他的聲音就像一塊木板一樣平。

「看什麼情形？」這個人很精神的追問。

「那要看是什麼樣的工作。」龐德的臉稍微放鬆了一點。

「長官，你要明白，並不是我有意無禮，可是我是在違背我的意願之下被帶來這裏的——不論這裏究竟是那裏，而且我從前的職業是我個人的事情——以及那些我曾替他們工作的人才有權過問；講實在話，我早已厭倦了這種工作，再也不願意牽扯進去。」

「當一名顧問也不願意嗎？有很高的待遇也不動心嗎？不必做很多的事，也沒有什麼危險，仍然不考慮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麼，你可願聽聽我的建議呢？」

「我向來不拒絕別人的意見。」

萊哈尼深呼吸了一口說：「這件工作可以讓你每年得到超過廿五萬英磅的薪水，而且經常有出國的機會，到各國擔任顧問；另外，每兩個月的期間中，在這裏提供一週的訓練。」

「這裏是那裏？」

這是第一次，萊哈尼不高興的皺起了眉頭，他說：「中校，等時機適當時，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你要我擔任那方面的顧問？提供怎樣的訓練？」

「你要敎我們有關英國情報局和安全局的組織結構與行動方式，並且擔任某些任務的情報及安全顧問。」

「什麼人執行這些任務呢？」

萊哈尼把雙手攤開來說：「這要看情形決定，而且每一項任務都有不同的執行人員。你要了解一點，我們這個組織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團體或某人，也不崇拜任何理想，我們完全不跟

政治拉上任何的關係，這麼說或許是老生常談，可是却非常實際。」

龐德坐着等待下文，好像要在自己點頭答應之前，多了解一點內情的樣子。

「我是一個軍人，」萊哈尼終於又開口了：「一個只要有錢就可以拼命的傭兵；同時我還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我想我們有很多共同點，其中之一就是熱中於財富的追求。幾年前，當我和一兩位有同樣的心理的人合作時，我發現了將這兩件事合併的可能——擔任傭兵並獲得相當的報酬。由於我本身並不談政治，不空談理想和信仰，所以這麼做是很輕鬆的。況且有很多國家和所謂的革命團體，經常都需要這方面的專家，不管是只有一個人，或是有一羣人——甚至只是一個負責策劃的團體也好，另外他們更需要負責執行的軍人。」

「一流收費的恐怖份子，」龐德有點憎惡的說：「自己不敢做，就僱用敢做的人；不管怎麼說，眞是名符其實的傭兵活動。」

「形容得好；是的，正是如此。但是你可能會很意外，龐德中校，因爲不祗是是所謂的恐怖組織會找上我們，甚至正統的政府也會要求我們替他們辦事，而且依照我們的績效來計算待遇。總之，你身爲前任的情報員，一定有你的政治立場和理想囉？」

「但是我也有容忍相對信念的雅量，即使那種信念是我所極度厭惡的。」

「而且，你似乎很不欣賞美、英兩個的情報制度——是嗎？」

「讓我們這麼說好了，我感到很失望；在我如此忠實的爲國效力這麼多年以後，他們竟然還懷疑我，實在令我覺得心痛。」

「那麼你曾經想過報復嗎？」

「如果我說不曾有過這種念頭，那是自欺欺人之談，但是我從不意氣用事；事實上，我不是個記恨的人。」

萊哈尼又發出了那種不相信的哼聲，「我們很希望和你合作，更期待你的決定；你懂我的意思吧？」

龐德點頭，並表示他不是傻瓜。萊哈尼肯透露他的組織的存在及目標，顯然他是要在龐德身上做個決定；如果他決定提供一個工作機會——而龐德又接受了——那麼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可是如果他懷疑龐德的動機，而且認爲他是個威脅的話！那就沒有第二條路好走了。

他們談到現在，龐德一直沒有叫出萊哈尼的名字，因爲在目前的情況下，實在不允許他揭露自己知道他的名字。

萊哈尼喚醒他，然後——

「你介意我問幾個迫切的問題嗎？」

「你所謂的迫切是什麼意思？」

「我想跟你討論一下，你一直不肯跟輿論界透露的事情，也就是你辭職的眞正原因，龐德中校。據你說是因爲內部的不合，後來指控撤消了，你又說是你自己洗刷寃情的。」

「如果我不願意告訴你呢？」

萊哈尼仍然在笑着，「老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只好認爲你並不值得信任，而這種結論恐怕會帶來很不愉快的結果的。」

龐德開始裝出一副思考着難題的模樣，實際上他却利用這個機會，整理M先生和比爾坦那曾說給他聽的資料，歸納出一個沒有漏洞的故事，如果要證明這個故事是眞是假，除非他們有能耐從司法處——這是一個由許多位資深律師所組成的部門——取得證據，或者從由三位各司其職的人所組成的登記處——這是唯一有權翻閱S部門所保管的檔案的單位——獲得情報。

幾分鐘之後，龐德點頭了，他說：「好吧！如果你眞想知道實情……」

「很好，那麼你快告訴我們，龐德中校。」他的語氣也同樣是漠不關心的樣子。

於是他開始講述當初在M先生的辦公室就已經編好的故事。大約在六個月前，情報局總部發現有一份高度敏感的檔案被人帶走了一個晚上；這個故事很老套，可是確實有可能發生，即使有嚴格的警衛措施、監視檢查和攜出攜入登記，這種事件仍然可能發生。

這個系統利用電子條紋暗碼附加在每一份檔案上，而每次檔案被攜出和歸還時，就會在上面

自動記錄下來，所以這是一種雙重檢查的系統。到了每個月底的時候，所有的檔案都會送進登記處，然後由儀器記錄這些暗碼，再貯存到資料庫中。雖然檔案上的暗碼絕對無法改變或複製，可是因爲所有存到電腦帶的資料，只在月底時才會被讀出來核對，所以祇要有人願意的話，他可以每天晚上先放一份仿照的檔案在被他拿走的檔案的位置上，待第二天晚上再把原來的檔案歸還原位，於是平均每個月中他可以運用這個方法，至少查閱廿五份檔案以上，却不致被人發現。結果這次檔案失竊的事件——雖然登記處曾假設只是電腦出了毛病，因而花了很多時間檢查線路和核對資料——拖了一個禮拜之後，報告才呈到情報局局長的手上。

當時只有八份檔案被人動過，可是，在那段期間中，龐德恰好是可以接近那些檔案的人中的一個；連他在內，總共有五個涉嫌者，而他却是第一個被調查的人。

「一個有我這種階級、經驗和資歷的人，應該有權單獨會見局長以澄清事實，」他說話的語調已經瀕臨忿怒的邊緣了，「可是沒有；似乎另外四個資歷淺、無經驗和沒有工作紀錄的人，根本未被考慮涉嫌，好像反而由於我的職位，由於我的工作，由於我的經驗，我竟被視爲惟一的涉嫌者。」

「你的確被指控了嗎？」西蒙問。

龐德裝成一副氣的不得了的樣子說：「哦，是的。是的，我眞的被指控了。在他們尚未跟任

何人談過之前，他們已經委任了幾名優秀的審訊人員和一部測謊機。『你把那些檔案帶出了總部是嗎？龐德中校；爲什麼？你拷貝了它們嗎？誰指使你這麼做的？』——連續兩天，他們就一直這麼問我。」

「那麼究竟是不是你拿的呢？龐德中校？」

「不是，我才沒有拿哩！」龐德大吼：「他們後來也花了兩天的時間去調查另外四個人，直到有一天，登記處的處長休假回來，才說出是他把那些檔案借給了市政局的一位官員——他是內閣的顧問。他們沒有記錄下來這件事情，整個資料欄上都是空白的，事實上，登記處處長應該在那些空白的資料欄上輸入特殊的暗碼才對，可是他只顧着休假，竟忘了這道手續。結果也沒有人責備他，更沒有人處罰他。」

「那麼根本就沒有檔案失踪囉？後來你自然是得到道歉囉？」

「不是馬上，」龐德就像一個小學生似的瞪着老大的眼睛說：「似乎沒有人絲毫想到我的感受，而局長也好像不曉得我爲什麼會生氣。」

「所以你就辭職了？就這麼簡單？」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泰彌爾萊哈尼看起來很高興，他說：「可是就算我很熟悉政府部

門，恐怕也很難證實你的故事。」
「的確是很難，」龐德表示同意。
「說說看，那些檔案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哈，」龐德儘量擺出一副很曖昧的樣子，「現在你就眞的是想讓我做出叛逆的事了。」
「是的。」其實，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主要是關於東歐集團的戰術核子武器的配置的最新文件，還有一份記錄了他們的情報員在東歐一帶的活動情形。」
萊哈尼的眉毛挑了起來，很敏感：「我明白了。好了，中校，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得做一些小小的調查，而在這一段時間裏，就讓西蒙帶你參觀一下『噩轟』，然後我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你是說再繼續審問下去吧？」
萊哈尼聳聳肩說：「你要這麼說，我也沒辦法。將來你的命運、待遇和工作，完全決定於你現在所告訴我們的話。我保證現在我所做的，絕對都是沒有惡意的。」
當他們走到門口時，龐德轉過身來：「長官，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請問。」

「你長的很像泰彌爾萊哈尼先生——萊哈尼電子公司的總裁，我相信最近你曾到過蒙地卡羅吧？」
萊哈尼大笑，活像一條狂怒的眼鏡蛇：「這個你應該比我還清楚，中校。我想，當時你玩遍蔚藍海岸所有的賭場，可眞是過足了癮。」
「佩服！長官。」然後，他便隨着西蒙走了出去。
他們首先走到一座雜亂的大廳，裏面正有八個人在吃午飯，吃的是用胡椒、洋葱、杏仁和加哩調味的雞肉。
他們每個人都穿着一式的土褐色制服，有些人還配帶了貼身武器；他們有男有女，多數還很年輕，而且都來自不同的國家。有的是兩個人坐在一起，也有的是四個人坐在一起，西蒙解釋這是爲了配合訓練課程而安排的，將來他們就以一對或一組的方式來執行任務，有時若任務需要的話，也可以將兩組合併起，不過，也有幾對是被訓練爲獨立作業的。
「在那些方面？」
「哦，我們涵蓋了很大的範圍；巨砲採購者、運輸專家、拆除專人、壟斷工作隊等，只要你講得出來的，我們都做——電工、機工、駕駛，以及任何單調的工作也做。」
龐德把這些術語解釋爲爆破專家、綁架者或小偷、刺客和刼機份子。他又發現他們之中講着

好幾種語言——有德語、法語、義大利話、阿拉伯語、以色列語、艾爾蘭語，甚至還有英語；然後，他立即認出兩位德籍的恐怖份子，他們的名字和詳細資料，都記錄在局裏和蘇格蘭警場的檔案上面。

「如果你們不希望被別人指出來的話，最好不要派那兩位到歐洲執行任務。」他小聲的告訴西蒙：「他們兩個人在我那邊可是大大有名呵！」

「很好，謝謝你的忠告；我們寧願沒沒無聞的好，其實，我也有點懷疑那兩個人。當他們來此地時，背後都有工作——爲什麼他們會放棄自己的理想呢？——不過，我們的確不喜歡『大衆臉』。」他愉快的露齒而笑說：「然而我們又很需要他們。你知道的，有時是無法面面兼顧的，只要訓練踏實，遲早都會派上用場的。」

整個下午，他們都在遊覽這處訓練場；這並不完全一樣，就如同用望遠鏡所看到的景像，終究和原來的景物是會有所差別的。

幾乎費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他才悟出這種感覺的由來；原來他曾經在SAS、德國的GSG9、法國的GIGN，以及幾處專門對付恐怖份子的警察局、軍營和義軍營等單位，看過這樣的訓練，所不同的是，「噩轟」的男女所接受的專業訓練，卻是專以從事恐怖活動爲目的。

除了各式武器和爆破的課程外，這兒還有綁架和刧機的特別訓練，眞是應有盡有，他們甚至

還準備了兩座實體飛機模型，其中之一專門用來訓練學員如何在手上着握人質或肉票的狀況下，去和有關當局交涉條件，以達成任務的終結目標。

但是最叫人嘆服的訓練，却是在龐德來時所見到的那處廢墟上所實施的演練；那兒的課程是每四個人編爲一組，然後敎他們如何去對付反恐怖主義份子的營救行動。看到他們這種萬無一失的訓練方式，不禁令龐德開始擔憂起來了。

當日晚上，他再度被關進原先他待過一陣子的那棟房子，裏頭雖然沒有什麼擺設，可是却防備嚴密。一直待到第二天，他們才又把他帶去繼續昨日未竟的盤詢了。

這是一次典型的一對一的盤詢——泰彌爾萊哈尼對詹姆士龐德——萊哈尼很技巧的問一些看來似乎平常的問題，可是一旦細究起來，他實際上却是在打探龐德所知道的有關情報局的高度敏感情報。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盡談些很稀鬆的事情——譬如組織型態和命令傳遞的管道；但是，很快地，就進入了極爲細節的問題，而龐德幾乎竭盡所能的好像回答了所有的問題，骨子裏却一點兒也沒有透露眞實的情報。

可是萊哈尼也是個老狐狸，每當龐德爲了封鎖情報而規避問題時，他立即就見風轉舵的變換話題，然後在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現在情況已經很明顯了，一旦他們把

他所知道的情報都搾乾了以後，他們就會做掉龐德的。

在第六天的時候，萊哈尼依然一再重申同樣的問題——他問政要的保護措施和首相、女皇和其他的皇親貴族的警衞情形；這些顯然都與龐德無關，也跟情報局不相干，可是萊哈尼却當他對這些都很了解似的。

他甚至詢問侍衞的姓名，還問在各種保護措施中所可能發生的漏洞，以及侍警的輪值表。

大約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有人送進來一封信函，萊哈尼讀過之後，先把信件摺好，然後抬起頭來看着龐德。

「好了，中校，似乎你在這兒待不久了，因爲英格蘭有件工作需你去處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終於快要有結果了，而你必須前往參加最後階段的工作。至於你的待遇，暫時跟你在情報局的薪水一樣。」說罷，他從桌上的兩支電話中撿起了一支，通知西蒙儘快趕來。龐德發現在「轟轟」這個地方，除了指揮官以外，其餘的人彼此之間，都只互稱名字，從不用到姓氏。

「從現在起，龐德中校就是自己人了，」他告訴西蒙：「他明天就要起程回英國執行一項任務，你負責護送他。」在萊哈尼繼續下去之前，他們兩個人的臉上都閃過了一絲很奇怪的表情；「不過，我們得先去見見任務指揮官，你覺得該不該帶他到『太平間』呢？」

「他一定會歡迎的，我敢保證。」他們所說的「太平間」，其實是那棟他們用來訓練對抗反

恐怖份子的破房子的別名，這眞是一個充滿了怨恨的幽默呵！

西蒙表示他會安排會面，於是他們就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前往那處訓練場，到達目的地後，西蒙就進去安排了。「詹姆士，我要替你引見一些人。」說完，他擺出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來，龐德覺得事有蹊蹺，但也說不出所以然。不久，西蒙回來了，他立刻帶龐德走進了「太平間」。

這棟房子雖然外表襤褸，而且，有很多被模擬的戰火所摧殘過的痕跡，可是却建築的非常堅固；從大門一進去，是一座大廳，其中有兩條短短的通道，分別通向左右兩邊，通過的盡頭各有一扇門，門裏面又各有一間很寬敞的房間，兩間房間都沒有鋪地毯，可是都擺着很簡單的家具。大廳裏除了兩條通道之外，還有一座堅固的樓梯，上去後有一座很寬的平台，走廊的牆壁上，除了有一扇門以外，其他什麼也沒掛，而那扇門後面，有一條通到房子後面的走廊，走廊尾端面向前頭的牆上，開有兩扇門，門後面也各有一間房間，恰好就在一樓那兩間房間的上方。

西蒙帶着他上了樓，他說：「你要面對四個對手，當然他們都是使用空包彈，不過，『聲光彈』却是眞的。」——聲光彈是一種鈍性手榴彈，當爆炸時會發出刺眼的閃光和震耳的巨響；「簡報時已經告訴他們說你在樓上。」這時他掏出了ＡＳＰ九釐米口徑的手槍給龐德，「很棒的武器，詹姆士，眞是太棒了，誰會想到它竟然具有跟馬格南點四四口徑一樣厲害的火力？」

「你玩過我的玩具了嗎？」

「徹頭徹尾的；哪！這是一盒空包彈，還有一盒備用的，請充份的利用它們，詹姆士。祝你好運。」然後西蒙看了一眼手錶，「你只有三分鐘時間準備。」

龐德迅速的在房子內四處勘察了一番，然後他跑上二樓的走廊，發現那兒並沒有窗戶，於是他靠到近平台的門邊上，利用走廊的牆壁做爲掩護；就在他靠着牆壁蹲伏下來的時候，樓下的廳廊響起了聲光强烈的爆炸聲，接着又響起了機關槍掃射的聲音，而所有的子彈都嵌劏在隔壁的牆上，深深鑲入了水泥和磚塊中，後來又一次掃射時，幾乎把他身旁的門都給轟掉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使用空包彈，全是眞槍實彈了；在驚愕之中，龐德知道他早先的推斷已應驗了，他們果然打算做掉他。

十二、回到來的地方

樓下再度響起了兩次爆炸，並且跟着一陣激烈的掃射，這是第二組的兩個人在清掃一樓的戰場，這時，龐德聽到了第一組人踏在樓梯上的脚步聲。幾秒鐘之後，死神就會在這塊平台上跳舞了——幾顆聲光彈或煙幕彈，將會穿過門而落在他的右邊，然後老天的大門就會爲他而開，他就登上極樂世界了。

西蒙的話開始盤旋在他的腦海中——「充分利用它們……充分利用它們……」這是一個暗示嗎？還是一條線索？

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龐德離開走廊，移向在他左邊的房間，彷彿中他覺得自己可以跳過窗戶——他可以做任何能使他脆弱的身體躲過那些邪惡的、致命的子彈的事情。

他迅速移動，用手把房間門關起來，可是動作很輕，以免發出聲音來；等門關上以後，他又靜悄悄的把門閂給推了進去，然後，他便往窗口移動；當他穿過地板的時候，右手仍緊緊握着那枝無用武之地的ＡＳＰ手槍，似乎他的生命全靠它了。就在他移到半路，恰好到達一張椅子旁邊

時，他竟看到了它們——兩具已經去掉黑色的長牙形墊片的ASP彈匣，就擺在窗下搖晃的桌子上面。他抓起彈具第一匣，立刻認出它們正是他所帶來的彈匣，兩具都裝滿了葛雷塞型子彈。

他立刻動手裝子彈——他很快地先將空彈匣卸掉，然後裝上實彈匣，整個動作一氣呵成，只費五秒鐘的時間，並且還以目視檢查，確定第一發子彈已經上了膛。

當他裝卸彈匣的同時，他也迅速移位，將身體翻轉過來，貼住門左邊的牆壁，因爲他推測對方會先投擲兩枚聲光彈進來——一左一右，接着以機槍掃射房間裏面，然後趁機衝進來。果然就在他裝好子彈時，他聽見他們已經衝上了走廊，而且開始往門這邊攻過來了。

他趕緊把身體整個平貼在牆壁上，而兩隻手臂則伸長着握住那枝威力强大的手槍。

這時他右邊的木門被一連串的子彈給射得稀爛，而門鎖也被一脚踢掉，然後兩枚聲光彈重重的撞在門板上，其中一枚在爆炸前，還往前滾了好幾秒鐘。

他馬上閉起眼睛，並且把頭轉開，避免面對那兩枚球，以保護自己不致遭致痛苦的後果——聲光彈的閃光會造成暫時性的失明——不過，他却無法躲過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結果弄得他整個頭顱好像要跟着炸開似的，耳朵裏頭也嗡嗡的叫個不停。由於他的頭裏邊塞滿了爆炸後的轟聲和嗡嗡聲，所以他竟聽不到外邊的聲音，就連他自己開槍的聲音，以及對方的兩人小組衝過瀰漫的煙塵時所掃射的機槍聲，他都沒有聽到。

可是他仍然採取了行動；龐德一穿過門口就開始瞄準，當狙擊鏡中的三面黃色三角形準星同時落在一個移動的黑影上時，他連扣了兩次扳機，然後他再瞄準一次，又扣了兩次扳機，全部過程只花了他三秒鐘的時間——但是，當時的情形就好像時間被凍結了一樣，恰似一幕慢動作的電影，所有的景像都顯得那麼遲頓、笨重而殘酷。

最接近龐德的那個人跳向他的左側，在他的上手臂和胸部之間夾了一把自動步槍。當龐德發現他的同時，槍口也已對準了他，結果第一發子彈擊中他的脖子，也把他的整個身子撞向一邊，然後他的頭顱垂了下來，就像被人從頸子上給扯下來一般；接着第二發子彈又射進了他的腦袋裏面，噴了滿地的腦汁和血漿。

龐德所發射的第三發和第四發子彈，都穿進了另一個人的胸腔中，就在氣管下面幾英吋的部位。當時那個人正往他的右方竄過去，雖然他也發現了龐德的位置，可惜慢了一步，龐德的子彈已經往他這邊的窗口飛過來了。

ASP手槍的威力强大絕倫，當子彈擊中了那個人的時候，衝力把他整個人往空中給拋了起來，並且以四十五度角向後飛了出去，而從他身上冒出來的血，就像草菇般的朝上噴灑，至於他所發射的子彈，全都嵌入了天花板中。

這時龐德仍然聽不見聲音，使他覺得自己似乎是身在另一個時空的領域當中，但是經驗却催

他繼續行動下去。他開始思考，已經解決兩個人了，還有兩個人必須料理，因爲另一組人員雖然仍在樓下大廳，但是——幾乎可以肯定——隨時都會上來支援他們的同伴的。

龐德躍過第一位入侵者的無頭屍體時，他的脚就像浸在血海之中似的。每次他見到這種情形時，總會覺得很吃驚，怎麼一個人的身上，竟會流出這麼多的血來，這些是在電影中，或甚至在新聞影片中，都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的景像——從一個被射擊得支離破碎的人體中，像泉水般的冒出成流的鮮血。

他站在門廊處，稍停了一會兒，可是，還是沒有恢復聽覺。

當他往地上看時，他發現第二個被他幹掉的那個人的腰部，仍有兩顆聲光彈以保險槓掛在皮帶上，他立刻抽起一個，拔掉保險針，然後左手握着它退到走廊上，再前進到平台門口，從那兒估計把手榴彈投到樓下所需的力量大小；這個估計一定要很正確，因爲他只有一次的機會。

他剛走到平台門口時，他便停下來了，因爲他覺得背後有狀況——這是第六感告訴他的；經過這麼多年以來，這種感覺已經變成緊急狀況的預兆了。他立刻轉過身去，恰好看到遠邊的門口處，有一個身形正小心翼翼的穿過地上破碎的肢體和血塊。

稍候龐德推論，他們一定是想採取鉗形攻勢包圍他，由一個人爬過牆壁從窗口攻擊他，而另一個人則從裏頭衝向他。於是他立即瞄準門廊那邊的那個人開了兩槍，同時用左手往樓梯間投了

一枚手榴彈。

結果，他看見在門廊處的那個人，中彈之後就像龍捲風般的在原地打轉，而平台也閃起了火光。

這時他把槍上只剩下兩發子彈的彈匣卸下來，再把一具全滿的實彈匣裝上去，總共只花了五秒鐘，就完成了動作。然後他又開始行動，在距離門邊兩步的時候，飛來了兩發子彈；這兩發子彈是任意發射的，但是却讓他發現了第四個目標。

最後一名對手正在樓梯下方掙扎着，因爲剛才的手榴彈傷到了他，而且，從他滿身燒焦的痕跡，以及他痛苦地拍打腰部附近冒煙的衣服看來，很顯然那發並非致命性的聲光彈，恰巧擊中了他的鼠蹊部。

現在龐德仍舊聽不到聲音，可是他可以看到那個人的嘴巴忽開忽閉着，而且整個臉都因痛苦而扭曲着，於是他從樓梯上面對着他又開了一槍——轟掉了他半個腦袋瓜子，然後他的頭顱往背後栽了下去，又往旁邊跳開了約一英呎左右。

解決了第四個人以後，龐德悄悄的順着原來的脚步，穿過地上的屍體，走到窗戶旁邊，結果他看到外頭距離窗下約廿碼左右的地方，萊哈尼、西蒙和六名「噩轟」的黨徒正站在那兒往這邊看着，他們都很鎮靜，而且每個人的頭都抬得很高，好像在聽什麼聲音似的。他們的武器都揷在

皮套裏面，而龐德也沒有看到任何其他的武器埋伏在周圍的建築物中——屋頂上或其他有利的地點。

他先退離了窗口，因爲，在還沒有找到最佳、最安全的脫身方法前，他不顧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上面就響起了萊哈尼的聲音。

「你還活着嗎？龐德中校？」萊哈尼的聲音隨着外頭溫暖的空氣飄送進來，然後又傳來了西蒙的呼叫聲：「詹姆士，你把他們都解決了嗎？」

他又回到窗邊，站在一側，以儘可能減少暴露的程度把頭伸出去，發現他們全部人都仍然站在原處，而且依舊看不到任何武器暴露在他的視界內。

龐德把頭縮回來後大叫：「你想殺我嗎？你這個混蛋。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要一次把你們統統幹掉。」說完，他便趴到地下，沿着窗戶下邊蛇行到下一個口處。

當他射擊時，他們仍然還望着原先的那個窗口，結果子彈落在他們前面約十碼的地面上，激起一陣煙塵。

「對了，龐德。」萊哈尼喊着：「沒有人想傷害你，那只不過是一次測驗，測驗你的能力而已。現在請你趕快出來，測驗已經結束了。」

「你們中的一個人——不准帶武器，只許一個人——西蒙，就是你好了，現在你給我站到前

面來，否則我先做了你，絕不耽擱。」他迅速窺視他們的反應，結果他們都很聽話，而西蒙也已經鬆開了他的彈帶，並且拋到地上，然後往前走出來。

幾秒鐘之後，龐德移到了樓梯的上方，而西蒙則到達了進口處的大廳，他的手擺在頭上，有點羨慕的望着屋內的景象。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龐德問；西蒙聽到聲音，把頭擡起來。

「沒什麼，你沒有令我們失望。人人都說你很行，所以我們選了四名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人進來——有兩名是前幾天你指給我看的人——就是那兩個你說有着大衆臉的德國傢伙，我們還有人可以取代他們的職務。這是一次很標準的演習。」

「標準？你們告訴我說大家都只是使用空包彈？……」

「可是，你們很快就發現你有實彈了呀！其實，他們跟你一樣，他們也以爲自己用的是空包彈。」

「但是如果我沒有找到那兩個彈匣的話，我那兒來的實彈——好在我走運，找到了它們。」

「胡說！從一開始你就已經有實彈了，而且，屋內到處都有備用的彈匣，詹姆士。我能上來嗎？」

西蒙兩隻手仍放在頭上，然後慢慢的登上樓梯，這時龐德開始猶豫了。眞是笨蛋，他告訴他

自己；你只聽了他的話就信以爲眞，他說你拿的是空包彈，可是……

五分鐘後，西蒙證明了他的話——首先他出抽出龐德原先分到的彈匣，結果果眞是裝滿了葛雷塞型子彈的實彈匣；然後他又指給他看其他滿裝實彈的彈匣——在走廊的地上，在樓上的第二間房間和平台上，都有滿地的彈匣。

就算現在證實了這點，這次的行動仍然是一件既魯莽又危險的事情，因爲用四個配備了MP5K半自動機關槍的人去對付一個只有手槍的人，簡直就是拿後者的生命開玩笑。

「我很可能不要幾秒鐘就被擺平了。」

「但是你沒有，是嗎？詹姆士。根據我們的情報看來，即使是在這種挑戰下，你還是可以活着出來。所以這次的演習，證明我們的情報是正確的。」

於是他們一道走下樓梯，然後出到外面，龐德感到外頭的空氣眞是棒極了，但是他也覺得，這次他能活着出來，眞是太幸運了，同時他又不禁懷疑，這次的運氣，是不是只是暫時免除了他的死刑呢？

「如果我死在裏頭呢？」

萊哈尼聽了這個問題並沒有笑，他答道：「那麼，龐德中校，我們將是埋葬一個屍體，而不

是四個。但是你還活着，這表示你的英名得來絕非倖致。我們這兒强調的是勝者爲王。」

「那麼這眞的只是如西蒙所說的一次挑戰？或是一次測驗？」

「不只是測驗。」

他們現在正坐在萊哈尼的辦公室裏面，三個人一道享用晚餐。

「不要懷疑，」這位「噩轟」的指揮官兩手攤開來說：「請相信我，如果不是上面給我壓力的話，我絕不會用這麼嚴酷的考驗來對待你的。」

「得了！這根本是你的組織，而且是你要給我一份工作的。」

萊哈尼看着旁邊說：「既然如此，」他的聲音很低，我就坦白的跟你說了；是的，我最初的構想，就是要成立一個專門提供賣命的恐怖分子的組織，可悲的是，就像許多類似這種情況的事情一樣，我很需要專家的協助，換句話說，我需要合夥人。所以，儘管最後我可以獲得巨額的報酬，可是……唉！我還是得接受別人的命令。」

「那麼，這次你所得到的命令是？」

「決定你是不是可以爲我們所用；看看你是否值得信任，或者你只是在僞裝自己；從你身上探聽一些我們可以輕易證明眞假的情報，然後——一旦我們證實了你的話後——用最嚴格的挑戰來測驗看看你是否能在最危險的狀況下生存下來。」

「那麼，我是不是已經通過了全部的考驗呢？」

「是的，我們非常滿意。現在，你可以回到我們的策劃者那兒去了。當我說有一份工作正等着你時，那是說眞的，打從一開始就不曾假過，那也是爲什麼你會被刼持的理由——而爲什麼你會被帶來這裏，那是因爲這裏才有應付的措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那就是說，一旦我們發現你是——你們的人是怎麼說的？一名雙重身分的人？這麼說對嗎？」

龐德點頭。

「如果你的確是一名雙重身分的人，這裏有各種辦法可以解決你，永遠的解決掉。」

「那麼，你究竟要給我一份怎樣的工作？」

「這是一項規模龐大，而且執行起來極爲複雜的任務，同時還有很多細節必須注意。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先告訴你；」他望着龐德，那雙眼睛就像透明玻璃一樣的茫然；「目前我們所進行的任務，可以說是本世紀不曾有過的恐怖主義大出擊，如果事情順利的話，將會造成一次光輝的革命；換句話說，整個世界的情勢都將改觀，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紀元，而所參與這次行動的人，都將可以享受革命的果實，取得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

「我曾看過這種情節的電影。」

西蒙站了起來，走到擺了幾瓶酒的檔案櫃前面，替他自已倒了一滿杯的酒，然後，他就離開

了。

「笑吧！龐德先生；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行動。」

「而且沒有我的參加，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是嗎？」龐德諷刺的抬高了眉毛問。

「我可沒這麼說，不過，如果眞的都沒有像你這樣的人參加的話，恐怕的確是不會成功的，龐德中校。」

「好吧！」他往後靠到椅背上說：「那麼你就告訴我全盤的計劃吧！」

「很抱歉，我不能這麼做。」他冷冷的看着龐德，使龐德覺得面前的人好像要施展催眠術似的。

「那我該怎麼做呢？」

「我們打算送你囘去；你必須囘去。」

「囘去？囘到那兒？」

龐德突然發現西蒙出現在他的後面，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我從那兒來，就囘到那兒去。」

龐德感覺到有一枝小小的針頭，穿過了他的襯衫，刺進了他右肩下面的手臂中。

泰彌爾萊哈尼却繼續說他的話。

「我們並不是在講小說家所虛構的幻想，所以我們不會在西方城市的心臟區佈下核子武器來敲詐他們，也不會計劃去綁架總統，更不會藐視世界既有的秩序以做爲勒索的工具。我們絕對不是從事訛詐的行爲，也不是……我們……」他的聲音越來越模糊，就像站在霧裏一般的不清楚，然後，他就什麼也沒聽到了。

十三、搶奪密碼

天色不但陰暗，而且顯得沉悶無比；他從窗戶中只看到了天空和一棵老蘋果樹的一部份，其他什麼也沒有。

龐德醒過來時，看起來就像剛睡過一場好覺似的，並不像是被迷魂藥給弄昏的。他全身上下仍然穿戴的很整齊，而旁邊的桌上，擺着那把ASP手槍，手槍揷在皮套裏面，皮套旁邊還有一具多出來的彈匣，這個房間的佈置非常英國化——木製家具都漆着白色的光亮漆，牆壁上貼着蘿拉愛絲蕾的壁紙，窗上則掛着和壁紙呈對比色的窗簾。但是大部份的窗戶都用磚塊封起來了，而且當他試着去開門的時候，它却動也不動一下。

他不禁有一種重蹈覆轍的沮喪感，因爲、他以前也曾被人這麼關過，只不過上一次是在「霹靂」被關的。萊哈尼曾說他們已經接受他了，可是他却很懷疑；當然漫長的審訊過程被他矇混過去了，而且M先生曾允許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他們，即是是高度敏感的機密也在所不惜，因爲他自己的直屬長官范斯曾說事後還可以採取補救的措施。可是當他們想補

救的時候，整個情況會發生什麼變化呢？事實上，「噩轟」早已經開始準備驚天動地的大幹一場了，萊哈尼自己不也這麼說嗎？——「整個世界的情勢都將改觀。」這眞是革命家的夢想——改變歷史的脚步；放棄世界的現狀；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龐德心想，以前其實也不是沒有人做成功過，只不過那都是在一個國家的範圍裏面成功的，蘇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德國的希特勒也曾試圖革命過。但是革命失敗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從歷史的教訓可以知道，那都是因爲人類的意志太脆弱了，所以不能有效的堅持信念到底。

另外，萊哈尼也曾特別告訴他，說他——龐德——或某些類似他的人，正是卽將發生的革命中的基本要素，因爲他們需要一位對機密情報局的工作有相當技巧或接觸、了解的男性或女性；可是他不明白，究竟他們要的是那方面的技巧呢？又是那方面的特殊認識呢？

就在他思量着這些問題的時候，突然外頭有人敲了敲門，然後一隻鑰匙揷進了鎖孔中。

來人是辛廸喬瑪，她看起來明亮動人，而且精神奕奕，身上穿著一件蓋住了襯衫和褲子的實驗衣，手上則拿着一個大盤子。

「吃早餐啦！龐德先生。」她直視着他說。

他看到在她的後面跟着一個高大而粗壯的人——如果他曾見過地痞流氓的話，眼前這個人顯然就是一個。

龐德向那個人點了點頭，然後說：「他是來監視我的吧？」

「還有我，我想。」她把盤子放到床尾；「對付像你這樣的高手，不得不小心點。沒有人曉得你喜歡吃什麼，所以黛莉做了一份全份的英國式早餐——有培根、蛋、臘腸、土司和咖啡。」她掀起了蓋在冒氣的盤子上的銀器，把內面朝着龐德，結果他看見蓋子內面貼着一張摺起來的紙條。

「這樣就很好了。」他對着她會意的點點頭；「待會兒我吃完了，是不是要叫一名侍者來收拾呀？」

「你不必叫我們，我們自然會找你的，」她機智的說：「我們一定會來找你的，龐德先生，我猜敎授等下就會來看你的。很高興看到你好多了，他們說你在路上碰上了，挺危險的車禍，敎授眞是擔心死了，所以他才說服醫院讓他把你帶回這裏。」

「他眞是太好了。」

她在門邊又逗留了一會兒，她說：「我很高興將來我們將在一起工作。」

「我也很高興在這個難關上獲得了一份工作。」龐德回答她，但是却不曉得辛廸到底知道多少；他們告訴她說他碰上了車禍嗎？還是說他是在安度獲得工作的？大概後者比較有可能吧！

他看着他們把門關上，再把鎖鎖起來，然後就聽不到什麼聲音了，連他們退走的脚步聲也沒

有，因爲外面的走道——就跟這個房間一樣——鋪了一層很厚的地毯。

他很輕易地從蓋子上扯下了那張紙條。辛廸用很小的字體，整齊地在上面寫滿了字，雖然上面沾了不少的蒸汽，可是字還是很清楚。字條上沒有稱謂，很突兀的就開始了內容。

我不曉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你撞了車，可是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們的話。整個事實很簡單，他們把你的奔特利開回了這裏，然後大家就都在談論着你卽將加入我們的程式設計師的行列，我猜你大概不希望他們發現你帶着電腦設備，又怕他們會搜你的車子，所以雖然很困難，可是我還是取得了奔特利的鑰匙，並且把行李箱內的東西移走了，現在所有你的私人物件，全都藏在停車庫裏面，除非我們很不幸，大概不會被人找到的；好在我毫不猶豫的這麼做了，因爲整個週末期間，警戒都非常森嚴。有很多人陸續出現了，而且——據我所聽到的——上次我曾說過的那個遊戲（還記得汽球嗎？）卽將啓用了，我很有可能可以把它弄到手，你想拷貝嗎？還是你已經眞的是「我們的一員」，所以不必多此一舉了呢？

辛廸筆

那麼，這裏馬上就會熱鬧起來了，「汽球遊戲」將會是衆人矚目的焦點。難怪他們會告訴他

說他是基本要素，因爲如果「汽球遊戲」是這次行動的模擬訓練，當然他跟這個遊戲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了。一切就讓時間來證明吧！

他把這張紙條撕成碎片，然後跟培根和土司一起吃到肚子裏去。他從來不吃鷄蛋和臘腸，所以這兩樣東西，他動都沒動一下，可是咖啡却很合他的口胃，因此他一口氣喝了四杯不加糖的濃咖啡。

在他的臥室中附有一間盥洗室，而洗手枱上方的鏡架上整齊的擺着各種盥洗用具——從刮鬍刀到他最喜歡的古龍水都有，眞是一應俱全。另外他也看到了在衣櫥旁邊擺着他的休閒袋，當他打開來檢查時，發現所有的衣服不但都洗過了，而且都燙得很平整。

他告訴自己可別中計了，表面上看起來，他們現已完全信任他——武器、刮臉用品，所有的東西都完整無缺，可是他們却把門鎖起來了，而且窗戶也沒辦法供他脫身。

於是他先洗了個澡，並把鬍子刮乾淨，然後換上了輕便的休閒裝，這樣可以使他行動起來較方便和較快速。當他把ASP手槍塞好在他的右股上時，門響起了敲門聲，接着鑰匙轉了一轉，門就開了，然後走進來兩個身材魁武的人。龐德第一眼見到他們時，就認出了他們正是檔案中的那兩個人——「老虎剋星」巴馬和「快樂哈比」霍普卡拉弗得。

「早安，龐德先生。」老虎剋星笑着說，但是他的眼睛並沒有注視龐德，反而環視着這個房

問，好像在測量它的面積似的。

「你好，詹姆士，很高興能見到你。」快樂哈比伸出一隻手，但龐德卻假裝沒有注意到。

「我們是巴馬和卡拉弗得，」老虎尅星說：「有事請儘管吩咐；教授只等你一句話。」在他們寬鬆的山羊毛衣服裏面，以及在他們和氣的表情後面，不曉得隱藏着什麼陰險的詭計。任何人只要一眼看到他們，就會發現他們是那種只要他們高興，隨時都會把你的頭給摘下來踐踏的人，或者是只要有人付錢讓他們這麼做，他們就會毫不猶豫的照做的那種人。

「反正，教授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龐德看着老虎尅星手上的鑰匙說：「有這個必要嗎？」

「這是命令。」快樂哈比說。

「那麼，讓我們去見教授吧！」

當他們三個人一道通過走廊，再走下樓梯，而往從前他曾一度來過的地窖中的工作區前進之時，他們兩個人並沒有很明顯的挾持他，但是他們的存在，卻令龐德感到很大的威脅，他覺得只要他一蠢動——只要他想往別的方向移動的話——立刻就會遭到很迅速的制止。

他並沒有看到辛廸或彼得，只看到聖強費尼茲獨自坐在他的書桌後面，面前擺着一具很大的電腦機體，螢幕上剛現出一點彩色來。

「詹姆士，你能同來眞是太好了。」他擺頭示意老虎尅星和快樂哈比離開，然後他又指向一張很舒適的椅子，示意龐德坐下來。

「唉！」當他們都坐好後，教授說：「我很抱歉讓你受了那麼多的委屈。」

「我很可能早就喪命了。」龐德很鎮靜的說。

「是的，是的，我眞是非常過意不去；但是結果是你殺了他們，沒錯吧？」

「那只是爲了保護我自己；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呢？我想我的反應是很正常的。」

他不斷上下點着那具高高在上而又活像鷹頭的腦袋，表示他了解龐德的感受；「是的，所有的報告都證明了你是名高手；請你諒解我們不得不設法確定你的一切，我的意思是，稍有不愼的話，那麼整個計劃和一大筆的財富都會泡湯了。」

龐德沒有接腔，所以聖強費尼茲又繼續說：「無論如何，你已經光榮的通過了所有的考驗，我很高興，因爲我們的確很需要你。現在你應該已經很了解安度和『噩轟』之間的關聯了吧？」

「我想你和你的合夥人——泰彌爾萊哈尼先生——正在從事一項很特殊的事業——供應傭兵給恐怖份子和革命集團。」

「哦，還不止如此而已；」這個看似慈祥可親的老鷹頭又笑了，他點着頭說：「我們也提供整套的行動，所以任何一個集團只須帶着他們的構想來找我們，其餘的就全由我們包辦——從籌

措經費到執行任務都由我們負責。譬如剛把你招募進來的這件工作，我們就已經策劃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而將來我們必然可以從中獲取極大的利潤的。」

龐德說，他已經了解爲什麼他們要審訊他、測驗他，他也了解，他們將賦與他一件很特殊的工作，而且，這件工具跟這個組織和這次的行動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可是，我到現在還不大了解……」

「細節嗎？當然你還不了解。正如你過去所從事的那行一樣，每個人只要知道他必須知道的就行了，我們基於同樣的理由，所以，必須要特別謹慎——尤其是目前這件工作更要小心。沒有任何人能全盤了解這次的任務，當然萊哈尼上校和我自己是例外。」他的手指和頭都稍微動了一下，表示他自己覺得受之有愧；這是一種古老的東方手勢，他這麼做好像是希望龐德了解，他實在不值得享有知道一切的權力。另外，龐德第一次聽到了萊哈尼上校的稱謂，但是他却不懂這個官階是怎麼來的。

「……尤其是對你要特別謹慎，我恐怕，」聖強費尼茲又說話了：「我們的客戶很反對我們全然信任你，但是我想——自從『霹靂』的考驗以後——我們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那麼工作呢？你們打算給我什麼樣的任務呢？……」龐德開始打探了。

「由於這件工作會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而且需要龐大的經費；然而我們的客戶實際上並沒有

充裕的基金，所以這就成了我們的責任了，因爲我們是全套包辦的，於是我們就先做了幾件籌措經費的行動。」

「就是克魯瑟特蒐集大刼案，和其他幾件高明的竊案嗎？」

傑奧登荷里的表情很冷酷，眼神中透着一點謹慎的意味，他說：「你做了很有趣的推論，龐德先生，但是對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來說……」

「我是自己摸索的。」龐德的臉仍然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畢竟，最近的確是發生了幾件謎樣的搶刼案——而且都是相同的手法；只要把這兩件事聯貫起來想，我就可以猜出大概是怎麼一回事了，而且，我還可能是對的。」

荷里不置可否的說：「好吧！我很滿意你是清白的，龐德，但是我所接到的指示是要把你隔離開來。你具有很好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我們要你現在就把你所知道的都付諸行動。」

「怎麼樣呢？」

「嗯！你身爲前任的機密情報局中的一員，你一定對外交上和軍事上的通訊網有很深入的認識吧？」

「不錯。」

「那麼請你說說看，什麼是EPOC頻率？」

「好的。」他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其實心裏却開始緊張了，因爲他最後一次聽到ＥＰＯＣ頻率，是在上次美國總統訪問歐洲時，他奉派擔任防制監聽任務時所聽到的。所謂ＥＰＯＣ頻率，代表的是「總統緊急命令傳遞」頻率，所以ＥＰＯＣ頻率是一種很清楚的簡短電訊頻率，專門提供美國總統到國外從事官方訪問時用來傳達消息的。

「那麼，ＥＰＯＣ頻率所傳遞的訊息是那一種？」

龐德頓了一會兒，好像在思量這個問題似的：「只有重要的軍事命令；有時是徵詢總統批准軍事行動的訊號，有時則是他本人下令採取軍事行動的訊號。」

「那麼，這些命令如何傳遞呢？」

「通常都是高度的訊號，並且利用一座通訊衞星，以確保訊號永遠清晰。」

「我不是問這個，我是問傳遞的型式。」

「哦，那是一羣數字，我想是資料號碼吧！其實能够經由ＥＰＯＣ頻率傳達的指令很有限，而且很少使用，這點你應該也知道的。」

「很對！」荷里泛起表示他了解的笑容說：「是很少使用，而且非常有限——但是却可以傳達極遠的距離，對嗎？」

龐德點頭說：「總統只有在他的軍事顧問的堅持下，才會使用ＥＰＯＣ頻率，而且通常只限

於下達傳統武力展開備戰命令……」

「是不是也可以下令備戰的核子武器實施攻擊呢？」

「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

「那麼請你告訴我，這種命令會被服從照辦嗎？我是說立即執行嗎？打個比方說，假使總統的人在威尼斯談判，而他希望北約的軍隊全面戰備，並且下令他的核子武力待命攻擊，這樣的命令是否可能被遵辦呢？難道不必先經過任何的諮詢嗎？」

「非常可能；事實上，像那樣的行動指令是一種電腦程式，一旦輸入了作業系統中，就開始有效的執行了。所以在你所假設的狀況中，你的意思是說英國首相和北約最高統帥可能會採取諮詢的措施，但是備戰狀態却已經開始進行了。」

「那麼如果大家都知道在這個命令下達的時候，英國首相和北約最高統帥都和總統在一起，那麼怎麼樣？」

突然之間，他們的話題已經扯到很危險的題目上了，這令龐德感到很不安，然後他想起了萊哈尼的話：沒有敲詐，也不會計劃去綁架總統，更不會藐視世界既有的秩序……

「在那種情形下，」他很冷靜的說，但是心中却隱約感到這件事情很不尋常，絕不只是一次普通的革命行動，其中一定有什麼更驚人的計劃正在進行着；「總統的命令會自動的傳到所有的

地方指揮官手上；由於命令會輸入電腦主體中，於是程式開始執行，而且是全球性的，中間絕無任何緩衝的餘地；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當然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這種狀況才會發生。」

「的確是只有我才知道。」傑奧登荷里的回答出奇的平靜；「你自己」變成了「我」，而且他的語調就像冰河一般的鎮定。「是的，只有我才知道所有的細節，而且我也知道什麼人負責EPOC頻率每日所使用的暗碼，還有什麼人負責那個頻率的管制。」

「說出來聽聽看嗎？」龐德表明他並不知道如此深入的細節。

「得了吧！龐德先生，你跟我一樣清楚內情的。」

「我寧可聽你告訴我，長官。」

「EPOC只能傳送十一個密碼，但是這些密碼很少改變，因爲誠如你所說的，這些程式的設計，原本就只爲總統在國外時自動輸入執行的。其中第十一個暗碼是一個撤銷程式，爲的是中止一個命令，然後將所有的狀況恢復原態，但是那個程式只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因爲每隔兩天的午夜，頻率就會自行改變一次。對嗎？」

「我想的是。」

「那麼，密碼是由一位無所不在的，而且很可怕的官員所保管，你們管他叫『提箱人』，對

嗎？」

「這個系統非常管用，」龐德回答說：「約翰傑佛遜甘迺迪在達拉斯時，他的身邊的確有一名『提箱人』，而且，這個人從來沒有換過，他總在總統的身旁——不論是在美國本土或是在國外，都沒有例外。這個人不但是企圖侵犯總統者的一大障礙，而且他就是國防部長。」

「『提箱人』只握有密碼，而EPOC頻率則由總統親自掌管，如果有什麼狀況的話，就交由副總統負責。另外，若總統在國外死於意外的話，那些密碼立即失效或作廢，除非副總統也在他的身旁，由他接收過來。」

「正是。」

「所以，如果某人——或任何人——同時擁有EPOC頻率和十一個密碼的話，他就可以隨時下達一個能夠自動開始執行的命令囉？」

龐德笑了，這是他們談話以來，他第一次笑；然後他搖頭說：「不盡然，因爲另外還有一道保險程序。EPOC頻率是一種衛星光束訊號，直接由『防衛通訊衛星系統』中的一座衛星所發射，而且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設計；當訊號發出時，除非衛星也同時確定這個訊號是直接由總統所在的區域發射的，電腦程式才會運作，而總統的位置則是預先就已經告訴衛星的，所以你若想擊敗這個系統，然後把整個世界搞亂的話，你一定得先知道美國總統的所在地。」

「一點也沒錯。」傑奧登荷里聽了後，看起來很興奮的樣子，這點倒是大出龐德的意外。「如果我告訴你，我們已經取得了那十一個密碼和程式，你會感到驚奇嗎？」

「再沒有比這個能讓我驚奇的事了。可是你若想使用『總統緊急命令』的話，你還得再取得每四十八小時就一換的頻率，然後再接近總統的位置，並且懂得如何去操作這個頻率，而我認爲後兩者是非常困難的是——利用必要的運輸工具，接近到總統的身邊，以及取得有效的頻率。」

「那麼，還有什麼人一直都知道EPOC頻率呢？」傑奧登又掀起了他的眉毛；「讓我來告訴你吧！龐德先生。北約指揮總署的當勤情報官、蘭利中央情報局的當勤通訊官、世界安全局的值勤通訊官、美國國防部的資深情報官、品恰敦漢航空管制總部的資深監察官、英國外交部的安全官——他也是機密情報局的一員，以上這些人員都知道那個頻率。總統本人除了偶爾要使用這個頻率時，其餘時間他並不知道頻率範圍，但是，上面這份名單上的人，却隨時都握有EPOC頻率。」

「這個頻率的確很少使用。對了，我記起來了，你的名單非常正確——但是你還少列了一個人。」

「誰？」

「那是打從一開始就握有密碼和頻率的官員，通常是世界安全局的通訊安全官。」

「龐德先生，但誰也無法在五分鐘內記起完整的細節的。我們要你替我們取得某一天的正確EPOC頻率——這表示我們須提前廿四小時取得頻率，至於其他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那麼，你認爲我憑什麼能替你取得正確的EPOC頻率呢？」

傑奧登荷里大笑起來，然後他說：「你曾經擔任外交部的安全官，所以你當然很了解這個系統和流程，而我們很清楚你是個隨時可以狠下心來的人，況且你又是個眞正的專家，基於你的這種背景、技術和認識，你一定可以毫無困難的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請你善用你的智慧，至於該和什麼人接觸，那是你的問題，一切都不應該有什麼困難，你只要用心去執行這件任務，並且隨時向我報告你的進度。龐德，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會找上你的原因，希望你不會讓我們失望才好。不是有句俗話嗎——你如果想跟一羣獅子打交道的話，就派一隻獅子去，千萬別派一個人去啊！」

「我可從來沒聽過這句話。」

「沒有嗎？你就是我們打算派去跟一羣獅子打交道的那隻獅子呀！不過，萬一你失敗的話……
……那麼，恐怕我們是無法原諒失誤的。附帶一點，剛才你說不曾聽過那句俗話，我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爲那句話是我發明的。」傑奧登荷里說罷，竟捧腹大笑起來。

可是，詹姆士龐德却一點也不覺得好笑。

「你會替我們取得那個頻率吧？龐德。」荷里是在做了幾次深呼吸而把自己的情緒控制下來後問的：「就把這件工作想成是你的復仇行動好了，我保證對你只有好處，卻不會造成一絲的傷害。」

目前似乎也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所以他說：「會的，會的，當然我會替你取得頻率的，畢竟你所要的只不過是幾個號碼而已。」

「說的好，現在你正是要騙回幾個號碼回來了，只不過是幾個數字而已，詹姆士龐德。」他突然停下來，用他那對出奇的綠色眼睛，死盯着龐德的頭看。「你知道嗎？當蘇俄的總書記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出國時，他們也是使用這一套方法哩！只不過他們稱之爲『恐慌頻率』——當然他們是用俄語說的。」

「你也想取得這個『恐慌頻率』嗎？」他不經意的問，但所得到的回答却讓他吃了一驚。

「哦，我們正在設法取得那個頻率，所以你並不是惟一執行密碼掠奪的人，龐德。我們的客戶雖然經費並不充裕，但是，他們的確已經開始展開接觸了。經費少不是大問題，可是情報缺乏可就嚴重了。」

「哈！你的客戶，我想起來了。」

龐德撇下嘴問：「雖然我已經加入了這次的行動——基本上確實如此——可是你們還是不讓

我知道？……」

「你是說，我們的客戶的名字嗎？我早該想到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一定早就想知道這件事情了。那是一個一度曾經既有權勢又有財富的組織，後來時運不濟而衰弱了——主要是因爲他們在很淒慘的狀況下損失了最後兩名領導者。龐德先生，我們的客戶是一個自稱爲『幽靈』的組織，他們專門從事反間諜行動、恐怖活動、報復和勒索，其中我最欣賞報復一項，你說是嗎？」

十四、邦克山

老虎尅星和快樂哈比兩個虎臂雄腰的人又出現了，他們很和氣的送龐德回到房間，然後就離開了。但是在回來的路上，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改變了；然而當時他有點心不在焉，所以他現在怎麼想也想不起來到底是那裏不同了。

他跑到床上躺下來，兩眼瞪視着天花板，開始集中心神去想眼前的問題。一切都顯得那麼不眞實，尤其是這間舒適的房間，裏面漆着全白的光亮漆，牆上掛着一張電視廣告，並且還貼了像印花棉布的壁紙。然而，就在這麼一間房間的下面，他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位曾經多次從事犯罪行爲的模擬科學家，正在訓練一羣人從事另一項更危險的任務，而且這次竟是替龐德長久以來一直面對的老敵人「幽靈」辦事。

當龐德知道「幽靈」——也就是這次任務的客戶——堅決反對他的加入時，他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爲他們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已經持續了好多年，甚至沒有人能記得究竟有多少年了。

可是這却不是他們雙方所能做主的，因爲傑奧登荷里已經說明了僱用龐德的理由，他們需要

他。現在，就他們所替他安排的角色上，他是否能讓荷里、萊哈尼和「幽靈」信任他，就完全要看他自己的表現了。

關於這點，M先生早就跟他講明了；「如果他們拉你入夥——如果任何組織拉你入夥——那麼你必須把自己想成是兩個人，」M先生就是這麼跟他說的。首先，龐德本身絕不可相信任何拉他入夥的行爲是認眞的長期的行爲；其次，他必須把它當做是認眞的。「如果他們提供你一件專門的工作，那麼你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把它當做是千眞萬確的，然後，依照他們所希望的去執行：而且要表現得像一名眞正的行家。」

所以現在他躺在床上，雖然部份心思仍在追溯着近日來各種狀況的可疑之處，可是他却已經開始推敲要如何去取得EPOC頻率了。

首先，他看到了一線希望；要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密碼，他一定得跟外界接觸，這表示他就會有機會跟己方的人聯絡，而這些聯絡就某種角度來看，九成九可以肯定將是很耗費體力的——這個意思就是脫逃。想到這裏，M先生那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竟然完全應驗了，他眞的得設法將EPOC頻率，給弄到手，同時，又得設法讓局裏的人知道他所做的事。

大約花了半小時的時間，龐德想出了兩條可能的辦法，但是兩者都必須假定會有讓他單獨接近這個頻率的狀況存在，第一條辦法還得靠辛廸喬瑪的協助，以及設法回到他的奔特利，如果這

條辦法行不通的話，第二條辦法就一定得奏效，雖然這個辦法中有很多無足輕重的步驟，有些甚至是有如反掌折枝一般容易的作業，可是却能讓他達成目的。

當他整個心智仍在苦思着這個預定的計劃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剛才所感受到的不同點在那裏了，原來老虎尅星和快樂哈比離開後，竟然沒有將門鎖起來。

於是他悄悄的溜下床再走到門邊，果然毫無阻力的就把門打開了，這是他們的疏忽嗎？或者這是安度頭子已經下令表示他可以任意到處走了呢？如果是後者的話，龐德可還眞有點不敢相信它會是眞的。那麼，爲什麼不試試看呢？

他順着走廊走到一塊駐足臺，通過駐足臺後，他順着樓梯下到了大廳，由於他曾來過這裏，所以他對這裏並不感到陌生。

就在他到達的時候，他發現所有獲得自由的希望都破滅了；靠近大門邊坐着一個身穿套頭衫和斜紋褲的年輕人，龐德認出他的「噩轟」的一員，另外在靠近地窖——或實驗室——樓梯口的地方，也斜靠着另一名「噩轟」的畢業生。

他立即向這兩名警衛友善的點點頭——並且在他們的眼中剛露出一點懷疑的神態時，迅速轉身退開——然後他信步走過了接待室；當他第一天來這裏時，在晚餐前他和福蕾蒂、彼得、辛廸和聖強費尼兹夫婦就是坐在這裏聊天的。

這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他朝四周巡視，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報紙，結果也沒有——甚至連電視節目表的影印本也沒有。不過，房間裏倒是有一臺電視機，於是他大步走到電視前面，結果這是一臺壞掉的電視機，他重新插上插頭，再撥開電源，仍然沒有用。後來他又試試一旁的音響，結果收音機也是壞的。

看來，在安度裏頭是無法經由這些正常的收視管道來接受外面的消息的；龐德心想，這裏的其他的電視或收音機一定也都是壞的；換句話說，他休想利用這些大衆傳播工具去了解外邊的情形，所有的管道都已切斷，他竟然被隔離了。

他在樓下待了大約五分鐘左右，然後失望的返回了他的房間。

又過了大約一小時左右，老虎尅星一個人進來了，他告訴龐德說他們要舉行一場午餐會報；「老闆說你也可以參加。」他的態度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既不熱情也不敵視，只有一個使者所必須有的誠意，這跟他早上所表現的那種友好親善的態度比較起來，眞是天壤之別。

餐廳裏面擺設着漂亮的家具和裝飾品，餐桌上則擺了一排軍用和工程用的枱架，至於早餐却堆在另一張蓋了桌巾的桌上——有湯、麵包、乳酪和沙拉冷盤，食物實在很簡單，而且只有白開水喝。

然而，餐廳裏面却很擠，龐德發現大部份的面孔都是他在「噩轟」曾見過的，只有老虎尅星

和快樂哈比兩個人不是從那兒來的，他們兩個夾在這羣嚴肅的、黝黑的、像軍人的年輕人裏面，顯得高頭大馬，而且賊頭賊腦的。

「詹姆士，很高興又見面了。」西蒙站在他的身旁說。

「我正奇怪你跑到那兒去了？」龐德回答他，然後他很仔細的研究他的臉，發現那副在「噩轟」時很大方而眞誠的臉龐，現在却變得很虛矯——這種改變以及餐廳裏面的擺設，在在證明了目前已到了最後的階段，不論「幽靈」所提出的是構想也好，計劃也好，甚至是犯罪行動也好，現在都已經到了付諸執行的階段了，說不定只剩下兩三天而已了。

接着他看到了泰彌爾萊哈尼，他坐在聖強費尼兹的旁邊，還有——你猜是誰？——竟然搖滾喬兹文利這個老傢伙也坐在一旁，他們三個人並沒有跟其他人坐在一起——他們獨自坐在另一張小桌子旁邊，而且由兩名更年輕的「軍人」服侍食物，不過他們也跟其他人一樣，都穿着寬鬆的卡其制服和褐綠相間的翻領夾克；這三個人的頭靠得很近，遠遠看過去，就好像正在看着一副題名爲「陰謀者」的人像一樣。

忽然有一陣子，龐德的思緒飄向了城裏的偵察隊，他很想知道他們是否曾經注意到這裏有這些人進進出出？他們究竟曉不曉得這個地方已經聚集了如此危險的勢力呢？

「我說，你睡得還好嗎？」西蒙又開口跟他說話了。

「睡覺？哦，睡覺，是的，我睡得很好。」龐德擠出了一絲笑容說：「反正沒有別的事做，西蒙，這點你也很清楚。」

「這都是爲了安全起見。」西蒙露齒而笑的回答了龐德最後的嘮叨：「你也知道安全是怎麼一回事，詹姆士；你睡着的時候是在一個乾熱的氣候，而醒來的時候却是在一個英國的小城裏。來吧！先吃點東西。」西蒙開始在龐德的盤子裏盛上沙拉和乳酪，直到用手勢示意他够了才停下來。

他們兩個是坐在一張長桌子的末端，西蒙發現龐德一直背對着那三個「主腦」人物。而龐德却看着他的夥伴大口的嚥下麵包和乳酪，一咕嚕的喝掉果汁，再一個動作都十足的表現出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軍人，他心裏這麼想着。

「喂，老禿鷹朝你走過來了，詹姆士；看來他有事情要交代你囉！」

然後「老禿鷹」——聖強費尼兹——走到了他們的身邊；「詹姆士，」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安靜、很自信，有點像一個正試圖壓抑滿腔怒火的小孩子講話時的語調般：「你能撥出一兩個小時嗎？」

龐德假裝想了一想，然後點頭站起來，而當他跟着這位老闆離開時，他朝西蒙霎了霎眼，同時，他也感覺到萊哈尼和兹文利兩個人正盯着他們的背影看。

在實驗室樓梯的入口處，有一名年輕的警衞站在那兒，當他們走過他的身邊時，他竟好像沒有看到他們一樣，依然全神地朝外頭的方向戒備者。

「我記得曾經說過要在『美國革命』的比賽遊戲中擊敗你，」當他們下樓梯時，傑奧登說話了：「以我們的程度而言，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摸擬遊戲，所以或許我們能邊玩邊討論你的計劃？如何？」

「隨你便。」他不置可否的回答，但是心裏却飛快的盤算着要如何取得EPOC頻率。

當他們到達主實驗區時，他發現這裏已經重新排列過了。在最大的空間處，現在橫置了幾排摺疊式的木板凳子，使這個地方看起來既像一所小學校的禮堂，又像一座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臨時帳棚；然而，有一個東西却是絕對現代化的：原先擺着白色大銀幕的那頭，已經換上了一具電視投影幕，前面則放置了傑奧登荷里的「暴君十二號」。

龐德不由自主的去看那兩張鍵盤邊的椅子，還有那枝粗大的搖控棒。

他猜這裏很顯然已經做了一整個早上的訓練課程，是「汽球遊戲」嗎？幾乎可以肯定不會錯的。

然後他們穿過辦公室，進到一間大房間，裏頭有一面用聚光燈照着的展示板，上面是在十八世紀末期時的美國東部海岸線的地圖，包括有波士頓，北邊則是邦克山和布里滋山，港口則爲凸

出的道徹斯特峯所環抱，另外還有勒星頓和康科特島兩個行政區。龐德突然憶起，美國人每次念「康科特」時，總是莫名其妙的用短音節發音，結果聽起來却變成了「征服」的意思。傑奧登面對着展示板得意的笑着，而龐德却看着那兩張相鄰着而擺着各式的遊戲設備的桌子。

當龐德轉過頭看到荷里的笑容和表情時，他究然了解了這個人爲什麼會對他所選擇的行業這麼熱中了，他現在的模樣很明顯的說明了一切。

他之所以會對這些所謂的戰略或策略如此的感興趣，完全是因爲一種意念而使然——一種勝利的慾望；他之所以會想出那些電腦上的戰爭模擬，因爲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擊敗他自己的系統而獲得勝利的滿足感，他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小孩一樣，一心只想贏，對傑奧登荷里而言，失敗是不可原諒的錯誤，那麼，幾年前當他丟下一切時，是否就是因爲他在五角大厦曾遭受到什麼重大的挫折嗎？龐德心中這麼推測着，可是表面上却不動聲色，等到這位遊戲的主人開始講解比賽的辦法時，他才收回思緒去聆聽他的話。

規則的確是非常簡單；每位與賽者都有一次行動的機會，其中又包括四項行動——「下達命令」、「調動部隊」、「發動攻擊」和「統計戰果」。有些行動可以秘密爲之——因此，對方無法看到你的行動——這時你只要把部隊的位置和裝備的派遣，自行在面前桌上的一疊複製地圖上打上記號就可。「但是當我們把所有的資料輸入電腦時，却有一套很巧妙的設計，同時將這些『

隱形行動』也告訴電腦。」傑森告訴他這件事時，就好像一個個正在排列着玩具兵的小孩一樣，臉上露出一副志得意滿的神情。

在那張很大的方格紙地圖上面，遊戲區域是用幾百個黑色的六邊形所框出來的，而每一方都有籌碼來代表人員、武力和軍種——黑色代表有人員和馬匹的大砲，綠色代表五個人；藍色爲十人；紅色則爲廿人等等。另外，還有刻着一匹馬的籌碼，用來代表步兵營，以及一些比較特殊的籌碼，有的代表部隊的彈藥庫，有的則代表革命組織的領導成員。

當天氣好的時候，步兵可以前進六個格子，騎兵爲七，而軍營就只能前進兩格；若是碰上惡劣的氣候，或是森林或山嶽的阻隔，所有的行動都要減慢。

一旦命令下達後，與賽者便開始行動，並且開始試探——或者是進入敵方陣營兩格，或者是藉着宣佈「隱形行動」，長驅直入敵方陣營五格；試探之後，便是分析戰情，包括各種兵力、軍役、氣候等因素，全部都要納入考慮；然後便是展開攻擊——這可能是小型接觸戰，也可能是血流成河的大戰役——最後使另一名與賽者的軍隊及物資損失掉，甚至讓他搖旗投降。

每一回比賽開始的時候，必需先定下戰役的期限——他們將整個過程定爲一七七四年九月到一七七五年六月，龐德爲之心焦不已，這麼長的期限，他們恐怕要玩好幾個小時了。

「一旦我們把資料輸入電腦後，自然所有的行動都會變得更快的，」荷里說話時，他們兩個

人都開始了各自的：「下達命令」項目——龐德所代表的英軍一方。他突然想起了彼得阿瑪杜斯曾經告訴他的話：他的對手幾乎總期待着英軍採取同樣的行動——和錯誤——這是指英軍過去在歷史上的紀錄而言。

就龐德所記憶，當初這場戰役的衞戍指揮官，爲了等待英格蘭方面的命令而延誤了時機，結果他也死於那場戰役；他想，如果當時他能在戰役開始的第一週和第一個月，果敢的採取行動，說不定那場戰役的結果就會有所不同，而歷史也將爲之改觀——雖然獨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或許有很多生命也就不會犧牲了。

他首先派出巡邏隊到波士頓周圍的山區搜索，然而他也採取秘密突襲的措施，以期及早控制高地——邦克山和布里滋山，以及道徹斯特山峯。

可是他却很驚訝的發現，電腦運行的速度，竟比他所想的還要快得多。

「最令我着迷的，」當龐德將勒星頓路上的兩座彈藥庫及大約廿名的革命份子給解決掉時，荷里說：「就是能將事實與小說的情節聯貫起來，不過，以你從前的工作經驗而言，這一定只是牛刀小試。」

龐德又秘密的將三座大砲推向布里滋山，並派卅個人登上道徹斯特山峯，而明裏却在波士頓和康科特一線上，展露了更多的巡邏隊。「是的，」他回答，並且提醒自己要說實話：「是的，

我過去的確是生活在眞實與虛幻之間——其實所有的間諜都是這樣過活的。」

「我保證從今以後你一定會活得很實在，龐德好友。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目前這棟房子裏頭所計劃的事情，必然會改寫歷史。」荷里突然在路上發動兩隻強大的殖民地部隊，猛烈的攻擊英國巡邏隊，結果龐德損失了廿個人，並且被迫撤退和重整，雖然如此，他仍然秘密的將人員和武器調往高地。

如果，當初英軍是佔據在一個堅固的高地防守的話，就不致於遭到入侵部隊所發動的致命攻擊，那麼「邦克山之役」的結果，恐怕就會完全相反了。

「任何人都希望事情往好的一方面改變，然後人人的生命就不必再冒險了。」

「生命永遠都是在冒險的。」這位安度的主人忽然看到在勒星頓郊區的一座牧場裏，他損失了四所彈藥庫；原來當他攻擊英軍時，龐德也開始在康科特發動了攻擊。他聳聳肩說：「但是，爲了你自己的生命，我想是不必用暴斃來恐嚇你的，事實上，像你這種人，任何威脅都是沒有用的。」

「我可不這麼想，」龐德竟然笑了，他說：「我們都熱愛生命，如果人能不死，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從月曆上課，他們的戰事已經進行到十二月底了，這時的氣候，對雙方都很不利，所以他們

現在只能公開的鞏固陣地，或秘密的採取行動，却都無法展開攻擊。龐德決定分散他的武力，包圍勒星頓和康科特之間的道路，至於其他的部隊，則繼續增援各山地和高峯。另一方面，荷里却採取比較迂迴的戰略——他一面狙擊英國的巡邏隊，一面却派遣部隊往已經被英軍佔領的高地前進。他們就這樣僵持着，一回接着一回，而天氣也愈來愈糟，行動因而越來越困難。可是在這樣的整個過程中，這位安度的老闆却仍然一直談着似乎跟這場模擬戰事毫無關聯的事情。

「你在我們這次任務中的角色，」這時他消滅了五名龐德的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而你無疑的將充份運用你的構想去執行它。」

「是的，其實我已經盤算了好一陣子。」

「你曾想過政府都是在那些方面欺騙那些好騙的百姓嗎？」

「什麼方面？」這時他已經在環抱波士頓的三面山區，佈置了相當的兵力。

「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就是在所謂的軍力平衡上面做文章了。美國一直規避一個事實，那就是蘇俄的太空衞星早就勝過了他們——至於星際飛彈系統就更不必說了，蘇俄掌握了十七比零的絕對優勢。」

「數字是隨時可以改變的。」龐德決定趁殖民地的軍隊在暴風雪的惡劣氣候之企圖往山上移動時，展開一次猛烈的撲擊行動。

「哦，沒錯，但是雙方都不曾在數字上有過重大的突破，」傑森審視着展示板的狀況，眉頭都皺起來了；「除了有一次在歐洲佈署『巡弋飛彈』和『潘興飛彈』，結果遭致蘇俄的嚴重關切——其實當時她的力量仍舊足以與他們抗衡。可是詹姆士，我能這麼稱呼你嗎？這裏面究竟有什麼陰謀呢？英國削弱了抵制反核示威份子的警力，然而却沒有人告訴這些善意的人們說：『兄弟姐妹們，如果它眞的發生了——其實並不會發生——也不會是恐怖的核子爆炸，巡弋飛彈和潘興飛彈只不過是用來做爲嚇阻力量的，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後來將會更糟上一千倍。』」

「在美國也沒有人這麼對反核勢力說。」龐德看着在波士頓和康科特之間的鄉村地帶，對方又聚集了更多的人馬來對付英軍，結果沿着前線一帶，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接觸戰。

「不過，話說回來了，詹姆士，如果西方眞的放棄核子佈署，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你的想法跟我一樣，雖然絕對不會產生鉅大的爆炸和核子煙塵，但是會有很强的光和熱，還有化學煙塵。」

「然而——我要開始攻擊了，」說罷，他就動手，於是他的武力前進到康科特和勒星頓之間的一個區域，而此處的英軍地面武力非常薄弱：「不錯，那是中子和化學物質，具有强大的殺傷力，可是却不會摧毀建築物——然後蘇俄會拿着一根大棍子耀武揚威，而墨西哥人却一旁冷眼看美國的笑話。」

「除非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採取制衡的措施，否則很可能就會發生那種情形，是嗎？」

爲什麼提這些呢？龐德問自己，爲什麼要談軍力平衡的事情？爲什麼要聊核子武力的制衡？他爲什麼要跟自己說這些？

然後他突然記起了在上審訊技巧的課程時所獲得的忠告——不要聽他們的話，你只顧聽自己的音樂；樂聲可以使你的思緒更聰慧，琴聲可以讓你的心智更清明。

戰事已經進行到一月底了，而在對方的攻擊下，龐德便不得不在康科特的邊區展露英軍的武力，但是荷里的殖民地軍隊立即踏過初冬的山野，再度把他們給切斷了。

逐漸地，龐德終於了解爲什麼這種遊戲會教人沉溺其中了；因爲一個人只要善用他的想像力，就可以感受到人力和戰鬥力所造成的蹂躪，以及遺留下來的殘酷和緊張的氣氛，甚至還可以聽到毛瑟槍的發火聲，以及看到在農田雪地上血流成河的景像。

荷里其實並不眞的是想談那種一面倒的權力平衡，他眞正感興趣的是能夠排除影響權力平衡因素的系統。

「如果能够將列强的力量都排除掉，這個世界難道不會更好、更安全嗎？是否該把超級强國的憑藉給拔掉呢？」

「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是應該的，」龐德表示同意，然後這個世界會更好，但是是否也會更

安全，我就不敢講了，因爲這個世界只要有武器的存在，不論是核子武器也好，或者只是小彈弓也好，就永遠也存在着危機。」這時他已決定，待下一回開始時，他就要展現山上的兵力了。

傑奧登荷里往後面靠了下去，手上也暫停了遊戲；「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正是要阻止人類自取滅亡——毀於剛才我們所談到的核子、中子和化學物質；而你的任務就是要設法取得EPOC頻率。現在，你可曾想到什麼辦法了嗎？」說完也不等龐德回答，他又開始下一回合的遊戲，很專注的將他的人員調往英軍的砲火範圍。

「我已經想好了一個辦法，不過我必須預先收集一些情報。」

「什麼樣的情報？」

「當你需要使用那個頻率的時候，我必須提前預先知道當天晚上在外交部值勤的安全軍官是誰……」

「我想這不成問題的，因爲安全官一次要值勤一週，對嗎？」

「那是規定。」

「而且他必須是一位資深的官員，是嗎？」

龐德施展他右手的手指，調動他的部隊在崎嶇的山路上行動：「只要他是中級以上的幹部就可以了。」

「而你很可能認識他？」

「所以，我要先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你沒有辦法提供的話，我可以自己打電話去查。」

「我們可以提供的。」

「那麼，如果我的確認識他，我還是要打一個電話給他；如果我並不認識他的話——雖然機會很小，可是仍舊有此可能——我就得重新考慮了。」

「如果你認識他？……」

「我就能够在他的掩護下混進去，而且至多不必超過一時。」龐德在心裏祈求老天保祐這個方法能够奏效；「我要從這裏攻擊你，」於是他故意將部隊從布里滋山的頂頭暴露出來。

「可是……」他正要開口，却突然發覺竟掉入了龐德所設下的陷阱中。

幾分鐘之後，他的部隊在邦克山的斜坡上慘遭屠殺，而在道徹斯特山峯和布里滋山也損失了大隊的人馬和武器；傑奧登氣憤地告訴龐德說他早該有所防備的，否則也不會着了道。「我答應一定把安全官的名字給你！」這時他看到龐德在山的另一頭，又佈置了兩門砲，猛烈的轟擊殖民地軍隊：「你這樣玩是犯規的，」他壓抑着怒氣說：「邦克山之役應該是到了六月時，才爆發的——而現在才二月開始而已！」

「可是這只是虛構的，」龐德很冷靜的回答，心中却感到非常快意：「眞實的狀況已經是歷

史了——其實卽使是歷史上的事件，有很多也是在如夢似幻般的情況下發生的。」

然後，很突然地，眞正的風暴爆發了；傑奧登荷里的胸部整個都脹了起來，而他的臉也氣紅了；「你……你……你……」他的聲音變成了尖叫：「你竟然擊敗了我！『我』！」他用他的大手掌把桌上的紙張抽掉，然後全都飛落到地上；「你竟敢，你竟敢連……」當他在盛怒下亂講話時，看起來滿可怕的，不但雙脚猛蹬地面，還會踢桌子，的確有點恐怖，可是又很好笑，因爲他的樣子就像一個發脾氣的小孩子一樣，旣好玩又令人覺得難過。

可是一會兒他的暴怒又忽然消失了，就跟他剛開始生氣時的一樣令人感到很突然。似乎他的神智已經完全清醒了，看起來沒有再發作的跡象，而荷里只是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很像一個剛生完氣的小孩子。

「殖民地的軍隊仍然可以再重整起來。」他咕嚕的說，聲音很小，「不過，我們已經玩太久了，」他的手擺了一擺，又說：「我還有事要做；比玩重要的事。」

他仍然站在原地，好像勝負現在對他完全不重要了，而他說話的聲音也變得很正常，就好像剛才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然而，我之所以會花時間跟你待在這裏，主要是想聽聽你的計畫——聽你打算如何執行這次的任務。」他一下子變得這麼平靜而多話，倒是透着點古怪：「你說說看，如果你知道了値勤官的名字，你打算如何從他身上取得頻率呢？」

龐德先看看手錶，很驚訝的發現居然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然後他開始敍述他原先想過的辦法。氣氛變得很安靜——似乎是因爲他們剛從一場以籌碼代替人員，以展示板和地圖代替戰場的戰爭中緩和過來。兩個人都沒有什麼反應，可是當時間就這樣溜過去時，龐德却在檢討著他的計劃有沒有破綻，他的心思不斷的過濾着每一個細節，究竟有沒有弱點呢？是否有什麼地方能讓傑奧登荷里發現這整件事只是他演的一齣戲呢？事實上的確只是一齣戲。

突然沉默被這位高大的人的笑聲給打斷了，他的頭就像一隻老鷹似的點着，像是正要撕裂牠的獵物，用利嘴去啄牠一樣。

「哦，太好了，詹姆士龐德，我早就跟他們說你是最佳的人選，如果你成功了，我們都會很高興，而不是……」

他忽然打住，眼睛朝四方投視，好像他差點說溜了嘴一樣。

他的笑聲也停了下來，然後，龐德發現有一堆人走進了實驗室。

「我們已經在下面待得太久了，」傑奧登荷里說：「我已讓辛廸替你在房間裏準備了一盤食物，我等會兒再吃。」

龐德心想，他眞可算是一個超人，竟然可以長期不吃不喝的生存；「在沙漠的時候，」他慢慢的說：「當你和玆文利將軍在一塊兒時——就是你們從那架飛機跳下來以後——你是不是有過

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吃喝一點東西？」

他那雙綠眼突然變得非常冷酷，好像所有的人氣都消失了。

「很聰明，龐德先生，這件事你已經知道多久了？」

他這才發現自己玩得太過火了，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那麼唐突；龐德編說他在他們第一次會面時就懷疑了：「恰好我曾看過一些舊檔案；你也知道，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重新整理所有的檔案。當我們一碰面的時候，我就覺得你很面熟，到了那天深夜時，我越來越肯定曾見過你，可是還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確定；畢竟如果你的確是傑奧登荷里的話，你應該老早就不在人世了。」

「如果那時你仍然是情報局的一員，你會怎麼做？龐德先生，你會跑去報告你的上級嗎？還有一點，爲什麼他們每隔一段時間要重新整理舊檔案呢？」

「你可知道殖民地軍隊是怎麼一個樣子嗎？」龐德儘量使自己的話聽起來幽默一點：「『你的』殖民地軍隊，一看到鬼就跳起來了。疑神疑鬼！」

傑奧登發出了隆隆的怪聲，他說：「泰彌爾是對的，可惜我們沒有早一點拉你入夥，他的人很早就想這麼做，但是却被我緩住了。希望你能了解，我不想把另一個人質也帶回來；我是說另一個女人——你曾跟某個女人在一起，是嗎？總之，那次做的太草率了，而你又是那麼的迅速而

機警。事情就是這樣。」緊張的氣氛又紓解了。荷里突然又迸出話來：「現在，我們有點事情要辦，你先待命好了，詹姆士；感謝老天讓我們得到了你。」

他們統統都集中到主實驗室，全是古銅色肌膚的年輕人——老虎尅星和快樂哈比除外。龐德看到玆文利和泰彌爾萊哈尼仍在深談，眞令人懷疑他們從中餐開始到現在都不曾停下過。

「你送龐德先生上樓。」荷里吩咐老虎尅星，他的手則輕拍龐德的肩膀，好像是在保證一切都不必擔心。

老虎尅星一直送他到了樓上的駐足臺，然後看着他走進房間。

他想起了有人曾告訴過他，說荷里雖然表面看不出來，可是他却是一個十面的天才——是柏絲告訴他的嗎？這個人顯然一直活在他那個不實在的古怪世界裏，如果他說他已經死了，似乎全世界的人就都得相信他已經死了，難怪當他發現有人並未這麼想時，他會如此的吃驚了。後來他又問了那個有關柏絲的問題——「你曾跟某個女人在一起，是嗎？」這麼看來，誰又敢說荷里會認不出自己的太太呢？

他打開門，結果又是——這是第二次了——辛廸喬瑪，她用一隻手的食指搗住她的嘴唇，另一隻手則緊抓着一塊電腦磁碟片。

龐德把門關好後，「妳又帶來了柏絲的消息嗎？」他輕柔地問。

十五、汽球遊戲

「沒有，這次是我自己的事。」她發現龐德的眼睛突然在房間裏到處巡視，看起來很焦慮的樣子。

「別緊張，詹姆士。」她輕聲地說：「他們的確有很多的監視器，也有很多軍用監聽器，不過，這個房間似乎不曾裝過竊聽器。」

「妳確定嗎？」他開口問。

「我曾親自檢查過，那是在我來此的第一週時做的，而且從那個時候起，我自己也學會了不少東西，如果他們眞的裝了竊聽器，我仍然可以讓他們什麼也聽不到。」

龐德點點頭，這兒大概是不會有問題的了；可是儘管他表面上看起來是滿意了，當他們在房裏談話時，他依然壓住了嗓音。眞蠢啊！他自己這麼想，如果辛廸的話不幸是錯的，那麼他們這麼小聲的講話，在他們聽來還不是跟用吼的沒有兩樣嗎？

「這是『汽球遊戲』的程式。」說着，她遞出一片裝在塑膠盒子裏面的扁平磁碟片。

她果然偸出來了，裏面的程式將可以揭曉究竟「幽靈」和萊哈尼之間在玩什麼把戲，可是他並沒有伸出去接那塊磁片。

「怎麼了？別光站在那裏呀！起碼也該說聲謝謝啊！」

他仍然不說話，打算看看她接下來會怎麼做；他懷疑其中有詐，這套老把戲，全世界的情報機構都曾玩過，最好的辦法就是裝聾做啞，靜待結果。

「他們總共拷貝了四份，以備不時之需，」她終於又說話了：「我只求老天別敎『老禿鷹』想到要用第四份拷貝，因爲我手上這一份正是第四份。」

「我還以爲他們早把它藏起來了，鎖在滿佈食人蛛的地下室鐵柵裏。」他還是沒有笑。

「原版和拷貝版的確是鎖在老板的保險箱裏——這個保險箱在他的辦公室裏，各種防護設施都有，就是沒有你說的食人蛛。」她又把它交出來；「可是今天他們撤除了防護設施，因爲他們一整天都要用到它們，而跟往常一樣，我和彼得都從實驗室中被趕了出來，所幸警衛對我經常上上下下的進出那個地方，早就習以爲常了。我猜，你在他自己發明的遊戲中擊敗了他？」

「是的。」他的口氣似乎對贏了那場遊戲並不覺得高興。

「我聽說了，或許現在你該相信他是很瘋狂的了吧——而且他動不動就大發雷霆之怒？這些我也是聽人家說的。」

「妳是怎麼下去的？」

「我裝做這件事我也有份的模樣，腋下夾着一塊黑板就大模大樣的走了下去。你跟那『老禿鷹』也處了很久了，應該也知道他跟許多人一樣，對安全防護的關切都過了頭，可惜他的視線却跟瞎子一般不中用。我進去以後，發現保險箱並沒有上鎖，於是我迅速打開它，然後把這個東西塞進我的襯衫裏面。」

這正是他所想要知道的：「那麼，妳並不曾看過程式的內容囉？」

她搖頭；他注意到每次她搖頭時，她的頭總會偏向右邊多一點——這是個很特別的動作——很吸引人，就像某些人在簽名時，喜歡把最後一個字母拉長，再彎回到整行名字的下面，使他的名字看起來比較有份量一點；她這個習慣應該早被他們也注意到了，奇怪他們爲什麼沒有糾正她呢？他繼續等她回答他的問題。

「我沒有機會看，詹姆士。只有他們內部的人才看過，並且動手玩過——不曉得這麼說恰不恰當？」

龐德終於把磁片接過來：「應該說演習過，」他更正說：「而我們却連看看的機會都很小，究竟我的那些設備都藏在那裏？」

「在車庫的一堆垃圾下面——有破輪胎、廢洋鐵和舊工具等等，就堆在一個角落上，當時我

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只知道藏在那兒總比放在車上讓他們發現要來得好，不過也很不保險，萬一有人爬上屋頂就糟了。」

他似乎對這個問題考慮了良久，然後他才說：「有一點令我很不願意打開這個，」他用手拍拍磁碟，「因爲它裏面的內容會造成震撼，而且我懷疑那是非常危險的。我只希望妳的話是對的——他們不會發現磁碟的失踪，也不會有人爬到停車庫的屋頂上去。」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你要我再去把那些東西弄出來嗎？」

他走到窗邊，這時那席蘿拉艾絲蕾的印花窗簾已經拉開了；他看到桌邊的餐盤上，擺着兩人份的晚餐——有一小盤炒蝦、白切鷄和鴨舌、沙拉，還有一瓶酒和麵包騰，全都已經冷掉了；他很懷疑安度的人是否從來不知熱騰騰的食物？然後他開始研究還抓在他手上的磁碟，最好他能就近藏好它，可是這兒却實在找不到可以藏東西的地方；最後，他只好賭他們不會突擊檢查，於是他走到衣櫃前面，把磁碟塞進了他的衣服裏面。

「我們還有外援，」他終於坦誠的說：「他們就在很近的地方；我已經考慮過了，現在……不，妳不要妄動，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要離開這間房子。」龐德轉過身坐到一張椅子上，並且示意她也坐下；他又對着衣櫃點頭說：「不要爲了那個東西冒險，它很可能像一枚定時炸彈一般的危險。」

辛廸跑到床尾躺下來，她的裙子往上掀了起來，露出光滑的大腿：「難道我們就這麼坐着等救兵的來臨嗎？」

「大概就是這麼同事。」他心裏却不停地想着，推測他們究竟還有多少時間；不曉得那些帶着照像機、紀錄簿、追踪器和各種間諜配備的偵察隊，是否已經警告M先生，告訴他即將發生重大的案件？而M先生得到報告後，是不是能耐住性子先按兵不動呢？這點倒是很有可能，因爲這位謹愼的、高明的策畫者，以前總是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

「我想聽聽妳的意見，辛廸，畢竟想妳已經在這裏待了很久——我的意思是，他們從何時開始準備這些勾當的？」

不錯，她的確是在這羣人一來時便也混入了安度，而且還曾在那間改建過的地窖裏，接受過長期的訓練。

「這次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行動嗎？」

從她到達這裏以後，這次確實是最大的一次行動。

「據妳估計，辛廸，期限有多長？在事情開始執行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然而在他的心中，他眞正想問的是，還有多久他們會要我去替他們取回EPOC頻率？

「我只能大略的猜測，但我想最多不會超過四十八小時。」

「還有妳那位小玩伴，彼得？……」

她像姊姊一般的替彼得辯護：「彼得的人很好，他很勤奮的工作，奉獻……」

「妳能信任他嗎？我是說當出事時，妳能徹底的信任他嗎？」

她咬着上嘴唇回答他的問題，她說除非是眞正緊急的狀況，不要把他扯進來；他對他的老板很「感冒」，「他一直想換一個工作，他說這裏對他而言太陰森了。」

「恐怕此後會更陰森；妳、彼得和我都很可能遭到不測，不過每個人的命運都是上輩子就已經注定的了。」他又緘默了將近一分鐘，心裏却飛快的將所有情報的細節都推敲了一遍。傑奧登曾指出『幽靈』目前的企圖是想改寫歷史，這種想法要不是蠢到了家的妄想的話，就很可能是這個魔鬼般的組織確實已經掌握了足以毀滅地球的憑藉；如果他們眞的成功了，事後他們絕對不想有人認出他們或叫出他們的名字來，當然，現在就絕不可能讓別人知道他們的計畫。

「我的車子，」他又開口了。

「奔特利嗎？怎麼樣？」

「妳從我的行李箱取去了我的設備，妳是怎麼做到的？」

那是在這羣人抵達這裏的前一刻發生的事；當時辛廸剛好經過厨房，瞥到有很多的食物正塞入兩座很大的冷凍庫中，並且她從對講機中聽到「老禿鷹」說：「我聽說他們把你帶回來了，究

竟是怎麼一回事啊？他們說你是從醫院……」

龐德很唐突的告訴她，講重點就好了。

後來她知道車子被開回來後，停到車庫裏面，於是她開始替他曾在旅館用過的電腦和磁碟機擔心起來。「奔特利的鑰匙是鎖在一個保險櫃裏面，而所有的汽車鑰匙都得保管在那個保險櫃裏面，而自我到了這裏以後，那是我第一次進去裏面。」說到這，她就閉上了嘴。

「那眞是很冒險的舉動，不過我只把鑰匙偷出來五分鐘而已；大家當時都很忙，於是我打開行李箱，並把東西都塞到車庫的隱蔽處，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可是那是惟一的法子。我做那件事實在危險，可是現在想要把東西移出來，那就更危險。」

「那麼車子本身呢？他們有沒有動過手脚？檢查過嗎？」

她搖頭，又是往右邊偏了一個角度；「沒有時間，人力也不够。」

「鑰匙在那兒？」

「被傑森拿走了。」

「車子還在那裏嗎？還在車庫裏面嗎？」

「據我所知，還在；你想幹嘛？」

「我們是否能够？……」

「別妄想，詹姆士，我們毫無機會全身而退。」

「我原來想大大方方的離開，不過，如果他們並沒有把它給砸掉，我倒不在乎現在花十五分鐘去弄車子，妳看可能嗎？」

「可是沒有鑰匙？……怎麼弄？……天啊！我不……」

「不用擔心鑰匙，辛廸，妳只要告訴我有沒有辦法進到車庫裏面去？」

「這個嘛！可以。」她解釋說，她房間的一個窗口正好對着車庫的屋頂：「你只要跳下去，打開屋頂的天窗就可以了。」

「有沒有警衛？」

「該死！有的，他們在車庫前面派了兩個年輕人看守。」她開始說明這裏的平面布置；車庫在房子北邊的凸出部，裏頭有四輛車子，她的房間恰好在轉角的位置，就在車庫屋頂的上面——有一面窗子對着車庫頂，另外兩扇則面對前門。

「那麼兩個警衛呢？他們在車庫前頭嗎？專門爲了看守車庫嗎？」

「只是例行的任務，主要是監視北邊的動態。如果我們能……等一會兒！如果我的窗簾沒有拉起來的話，他們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房間裏面。昨晚我就逮着一個混蛋，他們就躲在很遠的屋影下，而且他們的視力好得很哪！如果我讓他們的眼睛吃點冰淇淋，你覺得如何？」

龐德第一次笑出了口：「那我眞是太感謝妳了。」

辛廸又躺回床上，她說：「你們，詹姆士，你們男人全是自大的豬，有需要的時候才會說謝謝，而且都是有代價的。」

「我並不在乎妳這麼想，辛廸，不過，我們還有工作要做，讓我們去看看他們把我的行李怎麼樣了。」說着，他走去拿休閒袋。然後，把裏面的東西都倒在辛廸身旁的床上，再跪下來找鑰匙；幾秒鐘之後，他點着頭拿起一枝青銅色的原子筆，然後他旋開尾端，結果露出一套小型的螺絲起子頭，他逐一把它們的頭尾串聯起來，而筆蓋上有一個恰好可以把它們套起來的開口；「這玩意兒是出外人必備的。」龐德笑着說，然後他拿起其中一枝起子，把它揷入開口。

接着他很小心的開始把休閒袋右側鎖的螺絲鬆掉，結果整個鎖很輕易的就拆掉了，裏面露出一個長方形的隔間，其中有一整串默桑型渦輪汽車的鑰匙。他把鑰匙拿出來，再塞到他的口袋裏面，然後他把鎖重新裝回去，最後再把那一套小工具收好。

這個計畫——由辛廸設法轉移敵人的注意力，而龐德就趁機爬過她的窗戶——很快的就安排妥當了：「若要分散他們的注意，絕無問題，」她嘟着嘴說：「我的裙子下面有女人最厲害的武器。」她的嘴還是噘着：「說不定我連你的注意力都轉移了。」她大略的介紹她的房間，然後建議說她應該在黑暗中進去把窗打開——故意把它掉落到車庫頂上——再趁開燈前把窗簾拉開來：

「這樣我就可以清楚的觀察警衞的擧動，而你也有機會從邊窗爬過去了。」

「妳能……呃！挑逗他們多久？」

辛廸用喉音說，如果她做得很徹底的話，她可以敎他們過一個小時的癮，但是：「爲了安全起見，我想大約十分鐘，或者再加減五分鐘左右。」

他有點曖昧的看着她，然後他檢査了一下ASP手槍，並告訴她說越快行動越好。龐德直覺的認爲，只要他們尚未砸毀他的車子，他就能在他們放他出去執行所分派給他的任務之前——假如他們會讓他出去的話——先把情報露漏出去。

屋裏的人似乎並不太熱烈，統統人只是懶洋洋的待在大廳裏——他們看到他們躡脚走過駐足臺，但是其他的人都很安靜，而過往在屋尾的辛廸的臥室的走廊，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她用光滑細嫩的手握住他的手，他們倆的手指於是緊緊的扣合在一起，然後，她領着他走向房門。

她很年輕、很溫柔，也很迷人，而且對他而言，顯然還很有利用價值，所以他又矛盾起來，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了，他想其實她是很誠摯的在幫助自己，可是長久以來，他早已養成不信任別人的習慣，天底下他只相信自己一個人。

辛廸把房門打開後，對着他耳語：「好了，趴下去吧！」於是他俯貼到地面上，並開始往前爬行；這時，辛廸則開始自顧自的低聲哼唱起來，其間却用她那種低沉而有磁性的聲音穿揷着

說：「旁邊沒有人……我已經站到窗簾前面了……可以了，趕快到前窗那兒去……看到了，他們就在那裏……對了，詹姆士，動作要快，我要開燈了……」當燈光一亮之際，龐德已經爬過了房間的中央，迅速的移到窗口，這時窗簾正好被風吹飄了起來，儼然一張迎風飄揚的巨帆。

當他到達窗口時，他用眼角瞥見她正站在第一面窗口前面，雙手輕扯着上衣，口裏則哼着：

他替我掃地，幫我熄火，
替我攪拌奶油，幫我整理床鋪；
我的男人就是這麼一個任勞任怨的人。

他替我穿針，幫我拾穗，
替我點燃暖爐，幫我切菜燒飯；
我的男人就是這麼一個任勞任怨的人。

最後一句歌詞他已經聽不到了，因爲當時他已經爬出了窗戶，輕悄的落在車庫頂上。

他平貼在屋頂上，腹部就像跟屋頂連起來了一樣，他就這麼趴着，先讓眼睛適應黑暗，突然

他停止了一切動作，因爲，他聽到了踩在碎石地上的脚步聲——就在他的左側，也就是車庫前頭——然後他又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是有人發出了警告。

他們帶着很重的英國腔，而且正如辛廸所說，他們共有兩人。

其中一人發出噓聲，然後——

「什麼事？」

「屋頂；你沒有聽到聲音嗎？」

「聲音？什麼聲音？」

「聽跳來好像是有人跳到屋頂上……」

這下子龐德緊張了，他趕緊儘量貼緊瓦面，並且把頭轉到旁邊去，耳朵裏只聽到自己砰砰的心跳聲。

「在屋頂上嗎？沒有啦！」

「我們得退一點看；你總該記得他說過的吧——絕對不允許任何失誤。」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

「你想我們是不是應該去？……」

龐德把手移近了ASP手槍。

「根本沒有人嘛！不必……嘿！你看看那邊！」

他聽到他們的脚步聲，退開了碎石路面。

龐德於是把頭轉回來，剛好很清楚的看到下面兩個警衞的側面；他們現在正站在車庫的正前面，而且兩個人靠得很近，他們的頭都抬得很高，就好像兩位天文學家在研究天上的星星似的，只不過他們的視線却是落在辛廸房間的窗子上，可惜龐德這邊却看不到窗上的風光。

於是他開始小心地移向屋頂中央的天窗口，可是這兩個警衞突然也移動了，他趕緊又平貼下去——這時他的呼吸變得非常劇烈，似乎可以把周圍的人全吸過來一樣。好在這兩個人只是往後退離車庫，而且依然翹首眺望，原來他們只是想找一個更佳的位置——一個更好的視角——以便可以更清楚的觀賞辛廸的無限春光。

他便繼續側身前進，而且在不虞暴露行藏的原則下，他儘快的增加前進的速度，因爲他知道剛才已經浪費不少時間了。

他只輕輕一推，天窗就打開了，於是他悄悄的把窗戶滑開，接着就往下躍入了一片黑暗中。由於他們恰好把馬西提停在天窗的正下方，所以他跳下去時極爲輕鬆，只稍一擺動就落在車篷上，而且他的頭頂距天窗只不過有一呎而已。

龐德從皮套中抽出ＡＳＰ手槍，再一次只是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等待自己的視力適應車庫

裏面的一片漆黑，雙耳則拉長了凝神傾聽四周的動靜，結果，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他自己心跳聲，此外也看不到什麼東西，只在他的右方停了他那輛默桑型渦輪跑車。

他跳到地面上，一隻手上仍然握着ＡＳＰ手槍，另一隻手則將鑰匙插入車門的鎖孔中。奔特利的門鎖一轉就開了，當他一扳門把，只聽到咔啦一聲，厚重的車門就應聲而旋開了。

他立即滑入駕駛座上，開始檢查那具超級一千的長程通話器——當初是他聯絡勞斯萊斯，由他們請通訊系統服務中心的人來架設的——然後，他拿起聽筒，看到儀板上的一具小紅燈隨即亮起，證明這具電話尚可作用，他的心裏着實鬆了一口氣。原來他一直擔心傑奧登荷里或泰彌爾萊哈尼會切斷車上的通訊，結果竟然沒有，現在，他只希望不會有人監聽他的通訊波段。

他很快的按下電話號碼，然後在對方尚未回答「全球出口」之前，他就搶先衝出：「掠奪者！干擾頻道！」同時他立即按下緊急反制鈕，然後他開始數到二十，等待對方的再度回答。

「頻道干擾完成！」情報局總部的通訊值勤官終於又回答了，聲音非常清楚。

「我只說一遍，請聽仔細。掠奪者，緊急狀況，」接着他在兩分鐘內，把傑奧登荷里打算派他離開安度去偷美國的ＥＰＯＣ頻率的意圖，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並强調這件事在幾天之內就將付諸執行。

說完，他把聽筒掛回原位，然後把剛才放在光亮的儀表板上的ＡＳＰ手槍拿回手上，再把它

揷回槍套中。

現在，他必須儘快趕回辛廸的房間；雖然若在心中勾繪辛廸一邊唱歌一邊脫衣服的景像，必然非常引人遐思，可是他心中却儘想着別的事——想着柏絲普勞蒂，這點連他自己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這時他的動作却沒有停止，他下意識的迅速關上奔特利的車門，然後把它鎖好。

就在他轉身奔向馬西提時，他突然聽到兩塊金屬扣合時所發出的尖銳咔啦聲，他馬上停住脚步。

有一種很古老的遊戲——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爲許多的訓練課程所引用；這個遊戲是在一間全黑的暗室中，播放很多種聲音的錄音帶，然後讓坐在暗室中的人去猜各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聲音，這回他聽出來是一種自動手槍上扳機時所發出的聲響（當他在受訓時，這個聲音是跟門把、玩具、或金屬按扣所發出來的聲音，夾雜着播放的），而且他也聽出這個咔啦聲是從馬西提那邊傳過來的。

他又把ASP手槍抽出來，可是，就在他拔出的當頭，馬西提的前燈亮了，然後，有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把這個討厭的東西收起來，你實在不必這麼做，何況我們都不想受到傷害，是嗎？」

十六、EPOC頻率

從牆上的亮光中，龐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然後在零點幾秒的時間內，他正經的把目前的狀況衡量了一番，並且決定了行動的步驟。

若是在正常的狀況下，以他所受過的訓練和長期累積的經驗，龐德一定會一舉擺平他——很可能是從他的臂部後面射擊。可是，現在却有好幾個因素阻止他這麼做。

他的話沒有惡意，用語既明瞭又簡單，而且一針見血——「我們都不想受到傷害，是嗎？」——最重要的還有一點，他的ASP手槍並沒有消音裝置，所以不論是誰開槍，都會引來外人。此外，龐德發覺彼得雖然困住了他，可是他自己却也非常焦急。

「好了，彼得，你這麼做有什麼目的？」當彼得走近時，他幾乎是耳語的問他；龐德不用看就感覺他手上的槍口已經移開了他的身體，而且就像一棵被狂風吹動的大樹一般的搖晃着，顯然這個人正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

「龐德先生，我的目的是想離開這裏——而且離得越遠越好；從你剛剛的通話內容中，我敢

說你也打算離開這裏。」

「當他們叫我走時，我才會走。他們知道你溜出來了嗎？」

「如果老天保祐的話，他們就不會發現；如果他們已經開始追捕我的話，我只能禱告他們不會找到這裏來。」

「彼得，如果我現在不能跟剛才來時一樣快的離開這裏的話，你永遠也不會有機會離開的。你留在這裏有什麼不好？」

阿瑪杜斯手上的槍口又朝下去了，而且他的聲音竟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我不能，龐德先生，我不能再待下去了；這個地方，那些人——尤其是『老禿鷹』……在在都敎我無法再忍受下去。」

「我相信，」龐德趕快安撫他，免得他的聲音愈來愈大；「如果，我們能想出一個辦法逃出去，你願意在必要的時候出面做證嗎？你願意清楚的說明一切嗎？」

「我有世界上最有效的證明，」在他的安撫下，他似乎有了安全感，人也冷靜多了；「我曾經看過那個程式——『汽球遊戲』；我知道所有的內情，而那是足以讓一個意志最堅强的人都嚇駭承受不住的，更不必說是我了。」

「怎麼說？告訴我。」

「你沒有時間聽的，而且那是我惟一的保障，你只要把我弄出去，然後我會提供一切你想要的情報。一言爲定？」

「我還無法給你任何承諾。」龐德知道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辛廸恐怕無法拖住那兩個警衞這麼久；於是他叫彼得把槍收起來，然後走到他面前說：「如果他們果眞派我離開這裏去替他們執行罪惡的勾當，我敢說他們一定會先徹底的檢查奔特利，而且你自己應該也明白，你突然溜出來，恐怕會讓很多人都遭到危險的。」

「我明白，可是……」

「不必說了，事情都已經做了。現在你聽清楚了，仔細的聽……」龐德很快的敎阿瑪杜斯一個躲在車庫中其他車子下面的辦法，然後把鑰匙塞到他的手中；「等他們檢查過奔特利以後，你才能使用這把鑰匙。這個辦法冒險，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而且我甚至沒有把握他們會讓我用自己的車子；還有一件事，如果你在這兒被發現的話，可別期望我會幫你忙——我會否認一切的，你清楚了嗎？」

龐德敎阿瑪杜斯在他們檢查過車子後，迅速躲入行李箱中；最後他又指示了當一切都失敗時，或者當他自己根本就不被允許離開時，阿瑪杜斯所應該採取的應變措施。

時間差不多；他拍拍這個年輕的程式設計師的肩膀，再祝他好運，然後，便爬上馬西提的頂

篷，雙手勾住天窗攀了上去，立卽臥倒在屋頂上。

他上去後，發現辛廸的表演早就結束了，因爲那兩名警衞已經回到了車庫前面，而且就在他的下面，兩人正嘰哩咕嚕的交談着——談着他們剛剛才看過的一齣好戲，所以雖然周圍的氣溫相當低，他却仍然大氣不出的平貼在冰冷的鉛板上。

他就這麼緊張的躺着，耳朵則一直凝神傾聽他們的動靜，大約過了足足五分鐘後，他們才離開，開始執行例行的巡查守夜的任務。

於是龐德趁機蛇行爬回窗口，短短的距離却花了他將近十分鐘之久，這是因爲他每爬動一小段距離，就要停下來聽聽看有沒有警衞的聲音，結果途中就有兩次，他都發覺警衞巡過了他的下面，而這兩次都耽擱了他不少的時間，不過，最後他還是成功的從窗口穿進了辛廸的房間。

「你超過了時間。」

她整個人伸展在牀上，深色的肌膚却顯得極爲光滑，尤其那雙修長的玉腿，不停地互相磨搓着，眞是撩人。龐德看到她幾乎完全裸裎的玉體，剛才那種緊張的情緒都一掃而空，於是他走向她。

「謝謝妳的幫忙，我已經盡了全力。」

他本來想把阿瑪杜斯的事情說出來，可是臨時又改變了主意——今天已經够累了。

辛廸突然伸手勾住他的肩膀，而龐德也毫不抗拒的倒到她的身上，然後倆人就熱情的溫存起來。當他跟她做愛的當頭，他的腦中有一度——只有一次——又閃過了柏絲的倩影——非常眞實的倩影，他幾乎覺得可以聞到她身上那種特殊的香味；不過，一會兒這種幻覺便全消失在兩人激情的男歡女愛了。

當他溜回自己的房間時，已經是凌晨了，而整座屋子依然顯得很安靜，好像每個人正爲了卽將來臨的行動而大睡一場似的。他吃了一點東西，結果又全吐在盥洗室，他冲了三次水才把穢物清乾淨，然後他便和衣躺到床上，逐漸進入了夢鄉。

當他突然被一陣噪音驚醒時，他的手立卽握住了ＡＳＰ九釐米口徑的手槍。

原來是辛廸發出的聲響，她正端着一盤早點進來，而老虎剋星儍笑的跟在她的後面，並且告訴他說，聖強費尼玆教授想在中午的時候見他；「那是日正當中的時候，」他又說：「我會上來接你。」

「那就麻煩你了。」龐德起身說，但辛廸却已轉身朝門口走去。

「辛廸，」他叫她。

她竟不轉頭的說：「早安，再見。」然後便走開了，聽她的口氣，並不像是不高興的樣子，

可是却絲毫沒有給他再開口的餘地。

龐德聳聳肩，心中有點納悶，然後便開始享用她端來的吐司和咖啡。他看看手表，現在正好是十點半鐘。

後來，到了十一點四十五分時，他跑去淋浴、刮鬍子，並且換了一套衣服，心中則反覆的想着，按照他這種任務的進度，即使是像M先生那麼好的耐性，恐怕也要等不及開始展開對付安度的行動了。

十二點差三分時，老虎兎星又出現了，於是他們倆一道下樓走到房子的後面，而傑奧登荷里已經在一間他從未進去過的房間裏面等他了。

房間裏面有一張桌子、二張椅子和一具電話，見不到圖畫、窗子和任何其他足以吸引人的東西。

裏面是用兩具長形的氖氣燈照明的，而桌子和椅子都是釘死在地上的，龐德馬上意識到這是一間審訊室。

「請進，龐德好友，」他的頭猛然的抬起來，那對綠色的眼睛不懷好意的盯着他，尖銳的視線就好像雷射光似的射在他的身上，接着他吩咐老虎兎星退下去，並示意龐德坐下，然後荷里絲不浪費時間的就開口了。

「那個你曾講給我聽的計劃——就是你要竊取現行的EPOC頻率的計劃……」

「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在今天入夜前取得明後兩天的頻率。」

「我可以取得，可是……」

「你別一天到晚可是，詹姆士，我們的客戶——『幽靈』——仍然對你的加入深感不滿，他們要我單獨帶一個口信給你。」

龐德等他說出口信，結果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替『幽靈』傳訊的人說，你已經了解他們並非什麼光明正大的組織，他們也說用你的生命來威脅你是沒有用的——這是指如果你不依照命令去執行任務的話。」他突然發出魔鬼般的笑聲說：「偏偏我一直都相信你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如果你結果竟是臥底的人的話，那我就眞的是被你給騙倒了。不過，就我們目前的立場，我必須把最壞的狀況先告訴你。」

龐德仍然沒有開口，他不想打斷他的話。

「我們現在所執行的任務，目的全是爲了和平——這點是我必須强調的。當然，這會改寫歷史，也可能會造成某些程度的混亂情勢，而且無疑的會遭到保守派的阻撓，可是這件任務却是勢必在行，並且爲我們造就眞正的和平。」

「所以？」

「所以，在『幽靈』的行動中，EPOC頻道是達成和平結果的首要條件，而若事情進行得順利的話——這點在我以爲是毫無問題的——將不會有流血的事件發生，如果不幸到有人受了傷害，那也祇能怪那些企圖阻止這件終究不可避免的任務的人。」

「我所想告訴你的是，如果你失敗了，或者你根本就是在跟我們玩花樣的話，這件任務仍然將繼續執行，只不過和平的結果恐怕就會變質了，因爲若是我們無法取得EPOC頻率的話，那就只剩下一個辦法——我們只好採取恐怖血腥的手段，甚至不惜引起空前的毀滅。」

「我……」龐德正想說出他的意見，可是才一開口，就被荷里瞪得住口了。

「他們布望我跟你講明白，如果你企圖阻止或逃跑，而不提供EPOC頻率，或者——更糟的是——提供假的頻率，那麼將會有數百萬人因你而流血、蹂躪或喪命；他們絕不是開玩笑，詹姆士；由於我們替他們做事，我們已經很了解他們了，老實說，他們可眞令我覺得害怕。」

「他們也嚇壞了搖滾喬嗎？」

「他是個硬漢。」荷里顯得比較輕鬆了一點，他說：「他很强硬，可是很不實在。不過，沒錯，他們連他也嚇倒了。」他把手伸開來放到桌上的電話旁，掌心朝下：「喬治文利對他的國家喪失了信心，當時，差不多也是我開始懷疑美國已經在一羣腐敗的人的手下變得衰弱而自私自利

的時候，而我認爲美國——跟英國一樣——絕不可能由內部自行改革。所以，一定要用外來的力量來促成她的革新，於是我們一起計畫了那次的失踪，打算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眞正的民主社會和世界和平，只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我們不得不……我該怎麼說才好呢？……躲在黑暗的墳墓裏偷偷的進行？」

「如果我說你們是戴着欺世盜名的面具來遂行你們的野心，你怎麼說？」

他那雙綠色的眼睛突然變得很嚴厲，而且，像兩顆鑽石般的射出兩道光芒：「你不該這麼說的，詹姆士；假如你的確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話，你實在不該這麼說的。」

「我只是指出世人的可能想法而已。」

「在未來的四十八小時內，整個世界都將爲之改觀，我相信只會有很少數的人想要阻止我，而絕大多數的人都會熱烈地期待着我所可能帶來的新氣象。」

「所以，如果你已經決定我是最佳的人選的話，我是不是今晚就動手呢？」

「是的，你今晚必須動手，而且，你要在出發前準備妥當。那值勤安全官的姓名是安東尼但敦。」

「太好了。」

「你認識他嗎？」

事實上，龐德跟湯尼但敦很熟稔，因爲過去他們曾在一起受訓，而且幾年前一起執行過一項「生擒活捉」的任務——那是要把一個走進赫爾辛基大使館的叛徒活捉囘來；是的，他的確認識湯尼但敦，不過，如果他一定要執行總部的命令的話，他也只好對不起他了。

「他每天晚上六點鐘開始值勤。」荷里說。

龐德說那是例行的換班時間，而且，荷里建議他應該在六點半鐘時打電話給他；「至於現在嘛！我想你最好先休息一下；如果你能成功的達成任務——其實你一定要成功——我們就可以見到光明的未來了。」

「我要坐自己的車走。」他並不是要求，而是告訴荷里。

「如果，你這麼堅持的話，我得先叫人把那具通話器切斷——相信你不會反對吧？」

「你只要把引擎和四個輪子留下來就好了。」

荷里滿意的笑出來，可是一會兒又冷下來，他說：「詹姆士……」龐德一看這等光景，他一定是要講些不中聽的話了。

「詹姆士，如果你是來臥底的話，那麼我實在是給了你太多的機會；我知道喬瑪小姐昨晚曾去過你的房間，而你來後也在她的房間一直待到天亮，我要問你的是，辛廸喬瑪有沒有給你什麼東西？或者想交代你什麼事情？」

「我想沒有吧！」他本想替她辯解下去，可是又覺得在目前的狀況下，實在不該多做無謂的解釋，所以他只說：「沒有，什麼都沒有；難道她會有什麼東西嗎？」

荷里看着桌面說：「她說沒有，哼！眞是蠢女孩！昨天不曉得何時，她從實驗室拿走了一份她以爲是很重要的電腦程式，其實我早就看穿她的意圖，所以我個人跟她玩了一個小圈套，結果她偷走的只是一堆垃圾，一點用也沒有。她說你跟這件事無關，而不願意相信她的話，不過事實上，她已經把那份程式藏到了你的衣服裏面——詹姆士，我們也經找囘來了。辛廸對這件事解釋了一大堆理由，她似乎認爲我們——這只是她自己鑽牛角尖——做的不是好事情，所以她拿走一塊磁片，並且藏在你的房間，打算用這個證據來對付我。」他變得有點急躁；「我們封鎖了這件消息——我是說只有我和黛莉知道這件事情，因爲如果讓我的夥伴——萊哈尼和玆文利——知道了，他們必然會很緊張，甚至他們可能會報告給『幽靈』的使者，而我認爲實在沒有必要想成這樣，是嗎？這完全是家醜，不足爲外人道矣！」

由這個情形看來，即使只是「汽球遊戲」的拷貝版因疏忽而失竊了，也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的，龐德心想，這實在是一件很耐人尋味的事件，而且可以證明一件事，那就是傑登荷里很怕「幽靈」，這一點將來必然可以加利用。

「辛廸嗎？」龐德沉思地說：「她會……」

「被怎麼處置？我將當她是自家人，安排她接受再教育——像敎一個小孩——並且要她待在家裏，再派警衞保護她，而爲了更安全起見，我想最好還是把她鎖在房裏。」

「我最近好像很少看到夫人。」

「黛莉嗎？難怪你見不着她，因爲她是居於幕後策畫的人，不過，她仍然也有任務必須去執行，而且是直接關鍵到成敗的任務。詹姆士，我所眞正想要求你的是，把喬瑪小姐這件事當成是我們的家務事，當做是我們個人的事，我的意思是，不要把這件事透露給任何人知道，純粹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呃？」

「純粹是個人的事，」龐德響應他，但是心裏却想，除此之外又能怎麼樣呢？

六點剛過，老虎剋星就來找他了。

雖然他的晚餐，仍然是由一名阿拉伯人用餐盤端來給他的，可是今天他們都沒有將他的房間上鎖。

他們又走到原來那間房間——就是桌椅都釘死在地上的房間，惟一的不同點是，這回在電話上接了錄音機，旁邊還連着一副耳機。

「時間差不多了。」荷里並非單獨一人，旁邊還站着萊哈尼，而他們後面則站着那位滿臉崎

嶇的搖滾喬玆文利，他的眼神透過他們兩人而凝視着他。

「我可不保證這一套一定會成功，」龐德說話的聲音顯得既平淡去冷靜，而這種冷靜的態度似乎令玆文利將軍感到什麼似的，他立刻穿過他的兩位夥伴的中間，然後，伸出一隻粗糙的手掌來。

「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龐德中校。」他的腔調帶着一點德州人的口音；「我是喬玆文利，而我眞心的祝你好運，祝你圓滿的達成任務，替我們爭取最後的勝利，中校。這件工作的意義太重大了——它能讓你我的國家恢復光榮的傳統。」

龐德無意掃他的興，其實天曉得，「幽靈」的所做所爲若不是爲了他們自已的利益，那除非是太陽從西邊出來；然而，他却一厢情願的照他們的牌理出牌，眞是可憐的老傢伙。

「我會盡力而爲的，長官，」他說，然後他坐了下來，等荷里把錄音機裝好，把耳機戴好，並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妥當了。

他拿起聽筒，然後按下電話號碼；他早下過工夫使他們相信這個號碼會通到世界安全局的一座小型專用衞星，而這座衞星又和外交部連線，同時值勤安全官就透過這座衞星保持監聽，另外還有專門負責操作電報機、譯碼機、調協器和電腦的人員從旁協助勤務。可是事實上，這個號碼却是一部螢幕電話機的號碼，只有幾位情報局的官員才知道這個號碼，並且也是日夜有人負責監

聽，他們散佈在許多地點——至於在什麼地點監聽，那就看當時的任務狀況了。

那天晚上的監聽站共有四個地點：位於索哈的一家中國洗衣店、一家無線電計程車公司、一家法國餐館，以及——當情況危急時——外交部值勤安全官的熱線，但是自龐德在前一天晚上由車庫中的奔特利上發出電訊之後，這個監聽網已經做了改變，只要他們一接到電話，就會立刻把電話轉給固定的一個人。

當電話響了四次以後，有人拿起了話筒：「喂？」聲音很單調。

「我找但敦。」

「那裏找？」

「掠奪者。」

他看到荷里譏諷的笑了起來，因爲當他早先跟他講述他的計畫時，他曾拒絕透露他的情報局的化名，而現在他還是說出來了，顯然傑奧登荷里認爲這個化名眞是名符其實。

「請等一下。」他們開始把電話轉到比爾坦那的所在地，不久龐德的耳朵便傳來了但敦熟悉的聲音。

「我是但敦，我還以爲你已經被三振出局了呢！掠奪者？這通電話是不合規定的，我必須掛斷了。」

「等一下！湯尼！」龐德撐着桌子站起來說：「這件事非常重要；沒錯，我是出局了——然後任何人都可能被三振出局的呵——可是，我却有很重要的情報要提供給局裏，眞的很重要。」

「說說看。」聲調顯得並沒有把握。

「我不想在電話裏談，太危險了，可是你又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人選，所以我必須跟你見一面，眞的！我一定得見你一面，湯尼。『領事』。」他提出了代表最緊急狀況的暗語。

結果對方沉默了好一會兒，終於開口了：「什麼時候？」

「今晚，而且一定要在午夜之前，我想我可以趕到你那邊去。湯尼，拜託，千萬別洩漏我的行踪。」

對度再度不言不語的好一陣子；「如果你騙我的話，恐怕我將在午夜時跟你碰面，而早晨時就會因爲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而跟你一道上法庭了。你儘快趕來好了，我設法讓你進來，這樣可以了嗎？」

「我午夜前一定趕到。」龐德的話聽起來似乎他鬆了一口氣，可是對方掛斷了好久以後，他才把聽筒放回去。

「第一關已經通過了。」荷里邊說邊按下錄音機的停止鈕；「現在，你一定要設法讓他相信你。」

「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很順利。」泰彌爾的聲音顯得很愉快；「傳信者會在十一點四十五分左右，從恰敦漢把頻率送出來，對嗎？」

「如果，當時美國總統是在國外的話，對的。」龐德努力的想從他的眼神中窺探他心中的秘密。

萊哈尼大笑，他說：「哦，他的確是在國外，這點是毫無疑問的，龐德中校，一點疑問也沒有。」

「如果你在九點四十五分時動身，時間應該是綽綽有餘的，」他把耳機取下，然後又說：「我們將一路跟着你，詹姆士；一路跟着。」

十七、下降電梯

由道寧街沿着議院街到國會街，兩旁聳立着一幢幢宏偉的官方建築，屋頂上的天線構成了一座鐵森林。這羣天線常從夜空中接收一波接着一波的訊息，於是一幢幢漆黑的房子中，相繼響起了電話鈴聲，驚醒了一位位的議員大臣，召喚他們起身應付重大的危機，緊接着由遠方的大使館所發出的編譯過的電報，也會一通通的從空中傳過來。

事實上，只有簡明、正確和公開的訊息會傳到那些政府機構中，而且敏感的訊息和緊急的情報，通常是由恰敦漢的地面管制衛星發出，然後再經恰敦漢傳到一座名為「世紀之屋」的秘密建築物，或是傳到情報局總部；密碼收到後——只提供給外交部——並不傳到議院街或國會街，反而傳到一幢位於諾森伯蘭大街的四層樓建築，這幢房子從外表看，既不顯眼又很狹窄。

這些資訊是由很多種方法來傳達的，有的直接由傳信者傳達，有的則以電報的型式經由地下電纜傳送，甚至利用與電腦連線的熱線來傳播。因此，位於諾森伯蘭大街的那幢建築物中，自然擁有許多的專用電腦，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密碼的編譯。

如果有人天真的以爲外交部的值勤安全官，就是指那些穿着制服和拿着手電筒在走廊裏巡查的警衛人員，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值勤安全官並不負責巡查，相反的他一直都是坐着的——就坐在諾森伯蘭的那幢建築物中——而他的任務是確保密碼的安全，以及將密碼發給正確的接收人，同時他也要負責處理一堆由國外發進來的機密情報，至於情報的來源，多數是由英國或某些外國勢力所發出的，尤其是一些友好的外國勢力的領袖，每當他們需要外交部的協助時，都會透過他來表達他們的意圖。

詹姆士龐德正要駕着奔特利前往諾森伯蘭大街的那幢不顯眼的建築物。

他們大約在剛過九點半時帶他到車庫，並且替他準備了錢、信用卡、ＡＳＰ手槍和充足的油料，荷里、萊哈尼和玆文利還相繼跟他握手，然後，在九點四十五分整的時候，奔特利亮起了前燈，再度以它沉穩的步調，開上那條碎石鋪起來的廻轉道，直奔本布里而去。

過了本布里之後，龐德便依循他們所命令他的路線前進——直接開上Ｍ四號公路，一路直達倫敦。

他並沒有發現有人跟踪他，可是無疑的他們就在某處，不過他却不怎麼在意。

他最後要停下來的那條街上，除了官方的車子以外，必然都早已被清除，所以除非「幽靈」有超自然的力量，否則當他一旦進入了停車場後，他們就沒有辦法再觀察他的行踪了。

他不顧被交通警察攔下來的危險，一路上都開得很快，而由許多的跡象看來，他肯定彼得阿瑪杜斯現在就躲在他的行李箱中，雖然他不會有生命危險，可是，這位程式設計師一定坐得很不舒服。中途他曾在奚斯羅機場附近的休息站停下來加油一次，他趁機稍微掀開了一點行李箱的蓋子，好讓裏面透透氣，並且小聲告訴他無法馬上放他出來坐到車上，但是却跟他保證就要到達目的地了。

後來不到四十分鐘後，阿瑪杜斯終於獲得了自由，儘管由於不舒服的旅程，以致他不但說不出話來，而且全身僵硬，但是他却表達了相當的感謝之意。

「好了，這裏就是你可以用行動來謝我的地方了。」龐德說着，便緊緊的握住他的手臂，帶着他走入了那幢建築物裏頭。

從旋轉門一進去，是一間貼着大理石的廳廊，末端有一臺升降梯，上到二樓後則是一塊小小的駐足臺，上面坐着一位官方的警衛，他從桌後站起半身來，並問他們有什麼事。

「掠奪者，」龐德急促地說：「告訴他們說是掠奪者帶來了一位朋友。」

不到一分鐘之後，他們就在警衛的引導之下，穿過一條走道而進入一間很大的房間；裏頭有一副天鵝絨的窗簾，現在是拉起來的，還有一座亞當壁爐，上頭的牆上掛着一副女王的畫像——在另一面牆上也掛着一副溫斯頓邱吉爾的畫像——另外擺在房間中央有一張長型的會議桌，看起

來就像一座木製的飛行甲板，佔據了絕大部份的空間。

有六張面孔在桌後排成一列；比爾坦那坐在M先生的右邊，坦那的右邊則是另一位官員，龐德認出他正是武器發展處——Q處——的布玆羅德少校，少校身旁又坐着福蕾蒂佛琴夫人。

龐德無暇去想爲什麼福蕾蒂也會在場，因爲第六張面孔把他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了。

「詹姆士，親愛的；哦，太高興又見到你了。」柏絲普勞蒂不顧身旁的其他官員，一把將他抓到身旁，好像她永遠也不要再讓他離開似的。

「龐德中校！普勞蒂小姐！」M先生眞的感到場面很尷尬；「我，呃！想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談。」

龐德這時也體會到在衆目睽睽下這麼熱絡實在不好意思，所以趕快推開柏絲，並且開始替他們引見彼得；「我相信阿瑪杜斯博士一定能提供我們最有利的協助。」不過，他却不時以懷疑的眼光瞄向福蕾蒂佛琴，這種舉動終於被M先生注意到了，他於是說：「福蕾蒂加入我們的行列已經有好多年了，她的績效很好，雖然她的聲名遠播，可是却是最佳的掩護。○○七，你要忘掉你曾在這兒見到她。」

這時龐德發現福蕾蒂挑起了眉毛，並且譏諷的笑了起來，然後，M先生正式召開了這次的密談。

「我相信你已經去過安度了，長官……」龐德首先說。

「是的，○○七；在你離開那裏後大約一小時，我們就闖進去了，不過，他們都已經逃之夭夭，而我實在想不通在你走後會留下什麼跡象，然而他們就是消失了，連行李也沒有留下，我們認爲你或許可以告訴我們……」

「他們曾指示我在事後要沿着原來的路線回去那裏。」接着，他開始述說那天早上他到那裏時所感受到的荒涼景象，以及他只有見到辛廸和阿拉伯人的事實，後來他才逐個見到老虎剋星、荷里、萊哈尼和玆文利；「不過，車子仍然停在車庫裏。」雖然他已經說明了那些經過，可是這句話聽起來還是不成理由；「其中的三輛仍然停在車庫裏。」

「當我們的人到達時，只剩下兩輛了，」這是那位龐德認不出來是誰的官員說的。

「我那位夥伴怎麼樣？辛廸怎麼樣了？」柏絲扯住他的袖子問道，而龐德却不敢去看她的雙眼。

「我不確定，不過昨晚她可眞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她甚至企圖去竊取一份他們的主程式——就是那份可以了解他們在搞什麼鬼的拷貝程式。」他又轉向M先生說：「這件事是由『幽靈』所策畫的，您知道嗎？長官？」

「眞的嗎？」當M先生心中有事的時候，他總會擺出一副冷峻的面孔；「那羣惡棍又要胡搞

了嗎？嗯？」

「你還沒有回答我辛廸的問題？」柏絲這回緊緊的抓住他的手臂問。

「我不知道，柏絲，我眞的不大清楚。」然後他把昨晚的情形講了一遍，不過他却隱瞞了在他回到辛廸的房間以後的事情，可是後來荷里在早上時所講的話，他倒是重覆了一遍。

「這麼說，我們對這個模擬仍然沒有任何線索囉？」M先生吸了一口煙斗後說。

「我可以講話嗎？」他們統統轉向被他們忘掉的阿瑪杜斯；「我曾看過這個模擬的內容，那是幾週以前的事；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於是我在半夜時下到了實驗室，結果看到傑森正待在我們所稱的『戰爭室』——龐德先生也知道的；當時他正全神貫注的工作，所以沒有聽到我來到了他的身後，」他用手拂了一下額頭，又說：「這件事發生時，那羣惡魔——那些玩槍的年輕人——尚未出現，從那以後，我便開始對繼續待在那裏感到擔憂了。」

M先生看起來很不自然，猛吸着他的煙斗。

「當時，我就告訴自己說，何不看看這羣傢伙到底在想幹什麼。他們稱爲這次的行動是『汽不……』。」

「『汽球遊戲』，這個我知道。」龐德插嘴道。

「我見到了，而你却沒有，所以，還是讓我來說吧！龐德先生。」彼得阿瑪杜斯看看周圍的

人，然後繼續說：「我剛要說的是，他們稱之爲『汽球遊戲』，可是又牽扯上某件他們稱之爲『下降電梯行動』的任務。」

這時M先生皺起了眉頭，並且自己低聲的反覆唸着這個名稱。

「這個模擬，」阿瑪杜斯提高嗓門說：「顯示事情將在一座商用機場展開，那個機場並不很大，我看不出來是那一個機場，不過那的確是一座機場，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模擬中的情節是由機場主運輸站左側的一幢綜合大樓開始，那兒有很多車子和待命的人員，就我所看到的是，他們想要接走一個人。」

「接走？」這是M先生問的。

「就是綁架的意思，長官。」龐德解釋。

阿瑪杜斯露出了不豫之色，好像是表示他不喜歡被人中途打斷；「他們接走那位老兄後，會一路換車子——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他會被一站站的換搭到另一輛車子上。最後他們抵達另一個地方，那是一處發射臺，規模很小，有一座小型的管制塔，還有一座主建築物、一座廠棚，和——你們猜是什麼？一艘充氣船。」

「充氣船？」這次是龐德問的。

「這就是爲什麼這個行動稱爲『汽球遊戲』的原因。他們利用那個被他們接走的人而進入這

處發射臺，整個行動看起來眞是太高明了——全程包括三輛車子、十二名人員和一個人質——我想他應該是人質；結果呢？他們接管了整個發射臺。最後一幕則顯示的是，他們打算把這架太空船飛往某一個地點，而這件工具需要相當的技術的，而且——」

「參謀處長，」M先生幾乎是衝口而出：「趕快去查明詳情，我們知道那兒的事情，因爲我親自看到了那份行事曆，他們已經通知了總統的人、首相和俄國人，說明天早上要擧行一場分列式。」

他還沒說完，比爾坦那已經衝出了房間。

龐德迷惑的看着他的局長：「報告長官，我怎麼一點消息都沒看到或聽到任何消息……他們連我車上的收音機都拆掉了……您是否能告訴我是什麼事？」

「這就對了，」M先生往後靠了下去說：「至少我們已經對即將發生的事有點了解了，起碼已經掌握了地點和手段。你說什麼？哦，那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長官，」龐德有點迫不及待。

「這件事已經醞釀很久了——事實上已經好幾個月了，」M先生開始說明：「這類事情總會拖上好幾個月的籌備時間，而且參加者都不希望讓輿論界大事渲染。今晚，某項高階層會議的與會人員都將抵達日內瓦，事實上，最重要的議程就是從今晚開始，所以他們已經把整幢理奇蒙大

飯店包下來，爲期三天……」

「他們是誰？長官。」

「蘇俄、美國、英國、法國和西德；與會者是美國總統、法國總統、蘇俄主席、西德總理和我國首相——當然，還有許多隨行的顧問、秘書、軍事首長和各方面的專家；他們的目的什麼呢？是要達成一項武器管制的協議，並且尋求更美好的未來。其實，這些就像空中樓閣一般的摸不着。」

「這跟充氣船有什麼關係呢？」龐德越聽越覺得不對勁。

「固特異公司目前在瑞士有一艘他們的飛船，稱爲『歐洲號』，當他們獲悉本次高階層會議的消息時，固特異公司便要求擧辦一次『親善任務』——這是他們自稱的——由他們載送與會者前往理奇蒙大飯店。他們原本將那艘氣船綁在湖上——你只能從湖上乘上那艘飛船，以前只有山難搜救隊和一些私人飛行員曾用過那艘飛船。」

「那麼固特異公司是何時安排這項任務的呢？」龐德始終未曾聽到一點有關高階層會議的消息。

M先生顯得有點不耐煩了：「你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七；他們早在一年前就開始他們各式的飛行了，所以『歐洲號』是老早就存在的，然而這次的飛行任務，則是有關當局發佈擧

行高階層會議的消息以後才接洽的。」

柏絲抓住機會問：「阿瑪杜斯博士，你是何時開始知道有這個『汽球遊戲』的？」

他說大約是四個月以前，或者五個月左右。

「那麼，這次的高階層會議……」

「已經籌備了有一年之久，」M先生點頭道：「消息是經由外交管道而傳達的，但是，這回輿論界却一改作風的未曾揭露這件消息。」

這時比爾坦那回來了，並且帶回了他與日內瓦方面聯絡的結果：「我已經跟固特異公司的安全人員談過了，一切都沒問題，同時我們也警告了瑞士的警政當局，他們表示將立即封鎖那個區域，只准經過身份辨明的固特異人員進出，那表示將只有卅人左右——至多卅五人——可以進出那個區域，包括指揮人員、宣傳人員、公關人員、機械人員和兩名駕駛員，所以除非經過固特異公司認可的人員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混入。一切都在控制下了，長官。」

「很好！龐德，其餘的就要看我們的了，你有什麼建議嗎？」

龐德有一個主意——只有一個；「報告長官，您把EPOC頻率交給我——而且要給眞的頻率，以防他們早就得到了眞正的頻率，但是您可以放心，我絕不會放過『幽靈』和那幫替他們做事的傢伙的。」

「哦，是的，EPOC頻率，你曾在電話中提起，我們也考慮過了，你先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〇〇七。」

於是他從頭到尾的敍述了每一個細節，一點也沒有遺漏；「他們也計劃竊取俄國的頻率，長官；同時他們還要設法掌握美、蘇兩强的緊急密碼，而我相信他們絕不是開玩笑的。」

M先生又點頭，他說：「我也相信；『幽靈』在情報掌握方面，從不落人後，這是不爭的事實。現在，我們已經成功的封鎖了固特異公司的活動場地，參謀處長，請你負責瑞士方面的追捕行動，同時要和固特異公司保持密切的聯繫。」然後，他開始發表他自己的一套見解。

如果他們果眞取得了美、蘇兩國的緊急密碼和頻率的話——而且「幽靈」又同時接近到這兩個超級强國的領袖的身旁的話——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會濫用這些密碼。

「換句話說，」龐德接着他的話說：「他們很可能刼持那架飛船，在船上裝置必要的短波硬體以及一座電腦，然後取代固特異公司駕駛那架飛船，藉以接近到各國領袖聚集的地方……」

「一點沒錯，龐德！只要他們直接飛到美國總統的頂點，衞星就會承認他們所發出的密碼，而且我相信，這個方法對蘇俄也能奏效。」

這表示有好幾種可能的情形；美國可能發動全面的核子攻擊，蘇俄也可能發動全面的核子攻擊，或者兩國同時發動全面的核子攻擊，但不論是何者，都將使這兩個超級强國消失於核子煙塵

下，造成無法挽救的毀滅。這實在太可怕了！M先生大聲的說明。

龐德接着指出說，傑奧登荷里一再强調他們只是爲了和平；「但是，如果我沒有把EPOC頻率帶回去的話，就會造成危險的後果。」

「還有另一種可能。」M先生朝四面看了一圈，發現沒有人了解他的意思；「『犂田』，」於是他說出了這個名詞，表示這是每個人的夢想；「『犂田』，對蘇俄也採取同樣的做法——不論蘇俄方面所定下的代號是什麼。」

柏絲立即問「犂田」代表什麼意思，而M先生竟露出了罕見的笑容解釋，他說這個名詞代表掃除所有的核子武器；「這是最後一道的保險程序，最後的希望。」他平靜的告訴他們說，EPOC頻率所輸出的密碼中，有一個密碼是專門用來摧毀所有的攻擊密碼的，同時也就解除了核子武裝——「這是同時合乎戰略和戰術構想的設計，據我的推測，一旦這個密碼發動的話，在美國只要廿四個小時就可以奏效，在蘇俄可能要長一點的時間。我們雖然一直都擁有足以造成世界末日的武器，可是過去卅年以來，我們也同樣發展了掃除這些武器的設備。」

「不過，即使如此，這個世界仍然有隨時遭到毀滅的厄運——因爲當今的武器還包含了百分六十到七十的致命毒氣和各種威力强大的傳統武力，所以惟一的解決之道，只有人人都丟下武器才行，你們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們都願意見到美蘇雙方經由相互的諒解而實施『犂田』。若是

天眞的以爲只要打破他們之間的核子均勢，就可以獲致和平，那就眞是大錯特錯了，危機將繼續存在，而且一旦這麼做的話，由於均勢打破，將促使他們走向弱肉强食的途徑，那麼，這個世界可就要大亂了。」

「是的；」M先生表示贊同龐德的說法，於是他決定提供他眞正的EPOC頻率，並要他帶着一具追踪器，以及一兩樣由武器發展處所研製的更神奇的武器，最後他還決定派一組最好的偵察隊跟他一道回去；「你可以沿着來此時的路線回去了，他們一定會在路上的某處接你，而我們隨時都會知道你的動向的——如果偵察隊能活着回來的話。」

他們把他帶到旁邊的一間房間裏面，在那兒，布茲羅德少校在他的衣服裏面接上了三具追踪器，爲了保險起見，又在他右脚的鞋上裝了一副，然後交給他幾樣小型的武器——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最後他們讓他和柏絲單獨相處五分鐘。

她倒在他的懷中，熱情的親吻他，並且告訴他要自己保重，她說只要這件事一了，他們就可以一刻也不分離了，而他則向她保證說他一定會回來的，他要整個夏天都跟她在一塊兒，於是她笑了——全世界的女人在獲得她們所要的男人時，都會露出這種笑容。

等他回到會議室時，他們把午夜開始生效的EPOC頻率交給他，而這時已經是凌晨一點鐘了，於是比爾坦那很簡短的做了最後的交代。

「我們已經在兩具掃描器上追踪你身上的追踪器，」他說：「不用擔心，龐德，它們的有效距離長達十英哩，而跟踪你的車子只在你後面一英哩的距離，而且負責接應的人也已經出發了。我們知道全部的路線，所以只要你一發生危險，我們就會立刻採取行動，有一隊救援小組正隨時待命中，可以立即支援你。祝你好運。」

雖然倫敦的市中心的車輛已經開始增加了，但是，龐德從漢莫史密斯路橋開上M四號公路，前後只花了不到十二分鐘。駛上公路以後，他更是開始飛馳起來，心想——就跟他們的想法一樣——荷里和萊哈尼在他沿着公路跑上相當的距離之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結果，就在他剛駛過奚斯羅機場時，路上有了狀況。

首先，有兩輛疾駛的車輛迫使龐德讓出了快車道，他咒駡他們是兩個笨蛋，然後便沿着中線道前進。

在他尚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前，這兩輛車子却已經減速，並且分別開在他的左右兩側，把他夾在中間，同時，從後方的慢車道又追上來兩部重型的貨運車。

龐德立即加速，想要擺脫旁邊的兩輛車子，可是他們也立即加速，等他發現前面被一輛巨型的、慢速的冷藏卡車所擋住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煞車想退離卡車的後面，却不相信的先看到卡車的後門打了開來，接着滑出一面斜板，這

塊斜板靠着尾端的一對緩衝輪而落到地面，然後便左右擺動的拖在卡車後面滑行起來，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拿捏的恰到好處。

這時那兩輛汽車移到了他的右側，而那兩輛貨運車則移到了他的左側，四部車子開始往他靠近，逼得他毫無選擇的餘地，他只得將奔特利駛上斜板，就這麼顛簸的開進了這座移動中的白色停車庫。

他一開進去，後面的門就關緊了，然後裏面的燈光亮了起來，而他的車門也被人打了開來。

西蒙的腋下夾着一枝幽塞衝鋒槍，他站在車門口說：「幹得好，詹姆士，我們實在無暇先通知你。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請先脫掉衣服——把所有的東西都脫掉，我們把你留在安度的東西都帶來了。請你統統脫掉，包括鞋子也脫掉，以防他們在你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他脫好後，西蒙把他脫下的衣物接走，然後交給他另一套衣物——包括襪子、內衣褲、灰色的老爺褲、白色的襯衫、領帶、運動外套和軟鹿皮做的皮靴。

當他轉身時，西蒙已經站在他的後面，他穿着司機的製服，而這時他感到車速慢了下來，好像正從一處出口駛下高速公路；然後西蒙把ASP手槍交還給他——這是表示對他的信任嗎？他實在很懷疑槍上有沒有子彈！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團體辦起事來，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好，所以使龐德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眼前的狀況。

當卡車在震動中停下來時，西蒙把奔利特的後門打開，然後半推着龐德進入了後座，這時卡車的後門也再度打開，於是他們就坐着奔特利倒車退出卡車。穿着司機製服的西蒙負責駕駛，而那天早上——不，是昨天早上——端早餐給他吃的那位阿拉伯人，則坐在他的旁邊，還有——

「幹得好，詹姆士；我想你已經拿到頻率了吧？」傑奧登荷里坐在他的身旁問。

「是的，」他的聲音不帶一點感情。

「我就知道，很好，現在請你把它交給我。」

於是，龐德把從M先生那兒聽來的頻率重覆了一遍；「我們要去那兒？」

荷里還在重覆唸着那個頻率，並且要求龐德再確定一次，而這時他們的車子又平穩的駛回了四號公路。

「你是問我們要去那兒嗎？詹姆士？你不用擔心，我們正要去經歷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刻。首先，我們要去奚斯羅機場，所有的程序都已經安排妥當，我們只不過稍微遲了一點。我們是要去搭乘一架私人噴射機前往瑞士，幾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到達，然後我們要坐一小段車，然後再飛行一次。你大概還不曉得——等會兒我會詳細的告訴你——昨天早上在你尚未吃早餐前，當時天色還很暗，『霹轟』的人實施了一次極爲成功的突襲行動，結果，他們奪得了一艘飛船和一座升降臺，而明天早上我們就是要搭乘那一艘飛船去改寫歷史。」

他們駛回公路大約一哩左右時，後面追踪的車子上的觀察員也發現他們的目標似乎曾離開過公路好幾分鐘；「我們失去他了，不曉得是怎麼回事，要你我呼叫他嗎？」

「等一下，」車上的駕駛者移動了一下位置。

「啊，沒事，」他又看到掃描器上接收到了發自龐德身上的追踪器的訊號；「沒事，一切都很正常，看來他們說的一點也沒錯，他正前往牛津郡，你就按照目前的狀況跟下去，然後在牛津郡和本布里之間追上他。」

但是事實上，奔特利正從相反的方向跟他們擦身而過，直奔奚斯羅機場而去，那裏正有一架噴射機等着載他們飛往瑞士呢！

十八、神奇的飛毯

那架噴射機的外觀已經漆上了固特異的符號：機身是最時髦的顏色，側翼則漆着「固特異」三個大字；另外，它也漆有英國的註册商標。

由於他了解對方人數比他多，而且火力也勝過他，所以龐德打消了逃脫的念頭。不論究竟是誰安排了這次行動的計畫——荷里、萊哈尼或是「幽靈」內部的人——他的確是把每一個細節都注意到了。

以他目前所知，這整件事情顯然跟固特異也有關聯，可是他始終不敢確定自己的ASP手槍到底有沒有裝上子彈，所幸的是，他跟眼前的這位首腦人物至少還有一點信任的默契，於是他告訴自己暫時不要輕舉妄動，先充分利用這點信任的默契以求自保，所以他決定乖乖的坐上飛機。

當飛機起飛之後，有一名很漂亮的女孩送上了咖啡，然後，龐德藉口走向機尾的小型盥洗室之中。

西蒙就坐在門口附近，他很謹愼的看着他走進去，但是並未攔阻他。

龐德進去後，馬上把ASP手槍的彈匣卸下來，結果跟他想的一樣，果然是空的。他想，不管爾後會發生什麼事情，目前最重要的事，一定得先最自己弄到彈藥或是另一枝手槍。

回到座位後，龐德試圖把整個事情做個合理的歸納；他相信M先生和參謀處長都不知道日內瓦目前的狀況，他們早在比爾坦那查詢前的幾個小時之前，就已經接管了固特異的活動場和那艘飛船「歐洲號」，儘管瑞士的警方也已經接到了警告，可是他們現在把活動場附近封鎖起來，無異更增加了「幽靈」在裏頭辦事的隱密性。

和坦那接觸的固特異人員，必然是荷里或萊哈尼手下的人，而現在情報局只有靠跟在他後面的車子來掌握這個事件的發展；然而他們早就跟他失去聯絡了，甚至只有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才會發現這個事實呢？

在他的事業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龐德再度陷入了孤立無援的狀況，看情形他實在沒有什麼機會去阻止飛船按照既定的計畫去執行日內瓦的飛行任務，也無法阻止「幽靈」去使用美、蘇兩國的頻率及暗碼，現在連衞星上的高度保險辨別程序，也無法發揮阻止他們的功能了。當然如果M先生所說的另一種可能是正確的話，他們只是想發動美國的「犂田」暗碼和蘇俄方面的類似暗碼，那麼，這個世界將不會產生一觸卽發的危機，可是這種可能眞是微乎其微呀！所以，如果美、蘇兩國的領袖一直關在會議室裏頭擧行他們的高階層會談，而跟外界完全隔離的話，那麼

等他們知道這件事時，恐怕早就產生了不可收拾的後果了。

坐在傑奧登荷里的身旁，龐德不禁又開始想着這個計畫的荒唐處；這兩個超級强國若能毀掉所有的核子武器——這是他們最厲害的武力，也是在他們所謂的武力均勢中，所眞正關切的武器——誠然是許多人所夢想的事，也是多年來不斷有人抗議和爭辯的焦點，這點M先生也在諾森伯蘭大街的那幢建築物中强調過了；但是他却也曾說明過，若是美、蘇兩國是在彼此的諒解下，共同掃除核子毀滅的陰影，那是値得欣慰的好事，可是若是由別人在一夜之間突然的解除他們的武裝，那將會造成目前賴以維持某種程度的安定和和平的系統整個的崩潰，那麼這個世界就會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混亂情勢了。

M先生後來又曾指出，一旦安定的情勢被破壞之後，任何一位歷史學家或經濟學家，都可以描繪出可能的後果。首先一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恐慌和市場破產，因爲一旦這兩個國家失去了他們所曾一度擁有的强大武力後，還會有誰敢對他們保持以往的信心呢？那時美、蘇兩國恐怕還得求庇蔭於其他擁有核子武力的國家——不論那是多小的一個國家：中國、法國，甚至可能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亞、阿根廷、以色列。當他想到這裏時，龐德愈益下定決心，不論自己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他一定要阻止「下降電梯」這個行動，因爲如果這個行動一旦成功的話，歷史就眞的要改寫了。

「新的政府狀態就會降臨，」這是M先生當時模仿邱吉爾的語調說的：「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被劃分成一個個沒有確定主權的區域，而任何人——不論他的人權、民族、政治信仰——都將被迫過着痛苦的生活，陷入無邊的黑暗中，就像別人手中握住的一把砂子，任由他擺佈；自由，即使只是我們目前所享有的這種不十分健全的自由，都將從生命的字典裏面消失。」

「繫上安全帶，詹姆士。」龐德睜開眼睛看到荷里正在搖他的肩膀，其實他並沒有睡着，只不過是陷入沉思罷了；「我們就要降落了。」

龐德看看手表，還不到早上六點；他又從窗口望出去，發現飛機已經完成了它最後一次的盤旋，而這時的天色正由暗轉灰，就要天亮了。

「我們要降落在那兒？」是日內瓦嗎？他自己這麼猜，如果是的話，他對那座機場可是熟悉得很，或許——只是或許——他可以由那兒逃脫，然後發出警告。

「伯恩；你還記得吧？我曾告訴你說，我們是要來瑞士的。」

竟是伯恩，這表示他們還得繼續一段路上的行程，也表示又要浪費他的時間了。

「伯恩是個好地方。」他不經意的說，而荷里也只是點點頭。

「我們接下來要改搭汽車，大約要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不過時間還很多，因爲事情要到十一點才發動。」

他們終於下降了，在一陣顛簸後，輪子順利的着地，然後他們離開主跑道停下來，這時有兩輛奧廸轎車和一部警車駛到了旁邊。

龐德從窗口看到外面的情形；他們接過一疊護照，稍事檢查之後又還回來，然後他們很迅速的敬了個禮——好一幕瑞士效率和「幽靈」機智的結合。他猜他們不會上來核對機上的人員，因爲到現在爲止，固特異的飛機大概已經進出這個機場有一個多月了，他們之間可能已經建立了相互間的信任，所以這一道手續自然也就免了。

他們排成一個縱隊走下飛機，龐德就夾在西蒙和那個阿拉伯年輕人之間，這時警車已經駛向運輸站，消失在微亮的晨光中。

奧廸轎車的擋風玻璃和後面的窗戶上，都貼了固特異的廣告貼紙，而且兩位穿着制服的駕駛員，龐德認出來都是他曾是「霹靂」見過的人。

幾分鐘之後，他上了第二輛車，坐在荷里的旁邊，然後車子便滑離了機場，這時後面的跑道上，另一架飛機的引擎也發動了。

伯恩的郊區仍然沉浸在一片睡夢中，不過，有幾戶人家倒是剛起床的樣子——屋裏的燈光點着了，綠色的百葉窗也拉開了。龐德心想，任何人只要一踏上瑞士的土地，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雖小，可是却富裕得很，因爲所有的住家、辦公室、教堂和鐵路兩旁，都擺滿了一個個的塑膠花

盆，裏頭種着各式各樣的花草盆景，顯得一片欣欣向榮。

他們走的是最直接的路線——一路直達勞森，然後順着環湖公路而行，再沿着布置得像小孩玩具的電車線下去。

一路上荷里都很沉默，可是坐在前座的西蒙，却不時的回過頭來問一些既無聊又無關緊要的問題——「你對這個國家很熟悉吧？詹姆士。」「神話般的國家，是嗎？」

龐德也不曉得爲什麼，他突然憶起了當他十六歲時，他第一次來到這座日內瓦湖的情景，當時他和幾個好友一道在蒙特利克斯待了一個禮拜，並且還跟湖邊一間的咖啡廳的女侍迸出了愛的火花，後來他們又在坎伯里蘇打渡過一段甜蜜的日子，如今想來，倒也懷念得很。

當車子行到勞森和摩吉斯之間時，他們在一家湖邊飯店停了下來，然後西蒙和那名阿拉伯年輕人從裏面帶出來咖啡和蛋捲。這時龐德整個人都繃了起來，他陷入極度的掙扎之中，因爲他很想趁這個機會採取行動，可是專業的理智又告訴他不得蠢動，要他等待更佳的時機，最後理智戰勝了衝動。

「我們究竟要去那裏呢？」吃完早餐後，龐德問荷里。

「日內瓦湖這邊幾公里遠的地方。」「荷里暴君」仍舊一副輕鬆自在的樣子，顯然他在這種狀況下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們等下令轉離環湖公路，然後你會看到一條山谷，鎭上有一座

起落臺，『霹靂』的人就在那裏等我們。你大概也不曾坐過飛船吧？詹姆士。」

「不曾。」

「那麼對我倆而言，都是一次新的體驗，我聽說那是挺刺激的。」他往窗外看出去：「看來今天是個好天氣，視野一定很棒。」

不久他們經過尼昂，這裏的房子一間一間的靠在一起，好像如果不這樣的話，房子都會栽到湖裏似的。又過了不久後，他們終於看到日內瓦湖出現在西方的遠處，湖上籠罩着一層迷濛的霧氣，還有一艘汽艇滑過湖面，後面激起一串的浪花，餘波久久不散。

這時他們也碰上了第一座警方的檢查哨，可是在他們的車子尚未完全停止前，穿着制服的警察已經用他那尖銳的眼神示意他們通過了。

就在他們正要轉進內陸時，第二座警方的路障又出現了；有一輛警車和二部摩托車擋在路中央，於是他們的車子又慢下來，可是當警察看清楚他們車上貼有固特異的標幟時，馬上又讓他們通過了，然後，龐德回過頭看，正好看到一名警員正對着無線電講話，他不禁想，這羣無辜的警察，雖然很盡職的在執行他們的勤務，却不曉得他們實際上却成了即將在幾個小時內發生的事件的幫兇。

當他們沿着山路上行時，只覺上頭兩座山峯之間的開口越來越大，太陽正從那裏冉冉而升，

於是他們逐漸看清了山坡上一座座的農莊，以及高原上一羣羣放牧的牛羊，然後在突然之間，他們看見了山下的那條山谷和起落台——在綠草如茵的山谷中，聳立着一座管制塔、一座廠棚和一幢建築物，一眼看過去，顯得既祥和又寧靜，簡直令人懷疑這是電影上的一幕幻景。

在山谷的草原上，停着兩架救難飛機，看起來就像兩頭棲息的老鷹，而在遠方的盡頭處，外形像臘腸的「歐洲號」氣船正懶洋洋的懸在半空中。

然後他們開始沿着山路下降，而活動場也從視線中消失了，緊接着而來的是S形的下坡道，車子只要順着這條坡道一路滑下去，就可以抵達目的地了。

在他們的車子到達起落台之前，又碰到兩次警方的檢查哨，顯然瑞士的警方的確是採取了最嚴密的管制措施，龐德想倫敦方面一定會感到很滿意，殊不知……

整個活動場都用寬達八呎的鋼絲柵欄給圍了起來，在入口處則開了一扇鐵門，而鐵門外面停了一輛警車，還有另一輛警車繞着柵欄慢慢的巡邏着，顯示瑞士警方對他們的任務極爲負責，絲毫也不敢馬虎。

奧廸車終於駛到了大門口，在這兒龐德又見到兩張他曾在「霹靂」見過的面孔，他們穿着整齊的制服，正對着停在他們面前的兩部車子誇張的笑着，然後，他們跟門口的警察講了幾句話之後，一人爬上了一輛奧廸車。

爬上龐德這輛車的是一個德國人，他有一頭金色的頭髮，生得一副多疑的面孔，而肌肉結實的像一塊堅硬的石頭，年紀大約廿五歲；龐德實在不喜歡他的模樣，等他一開口說話，龐德簡直就是討厭他了。

這兩部車子並沒有駛向那幢小小的辦公建築物，而往停着兩架畢雷多斯飛機的廠棚而去，途中荷里提出了一些最切題的問題，而魯廸——那個德國人的名字——都一一的答覆，他的英語已經很美國化了，而且每個答案都是用軍事化的語調來回答的，旣簡潔又確實。

魯廸回答了所有的問題後，開始報告這邊的狀況；他說他現在的身分是固特異的公關主任，昨晚他曾接到比爾坦那的電話，然後他很詳細的把電話的內容敍述了一遍，並說那個人必然是英國人，而且無疑是英國情報局的一員，又說在坦那的電話掛斷後不到半個小時，瑞士警方的電話也撥進來了。

傑奥登接着問他那是幾點鐘的事情，結果他一想就發現第一通電話正是龐德還待在諾森伯蘭大街的時候所撥來的，於是——

「詹姆士，」他轉向龐德，兩隻眼睛瞇起來問：「你告訴你的朋友多少事情……呃，他叫什麼名字啊？」

「什麼朋友？」龐德回答。

「但敦；昨晚那位安東尼但敦。」

「我？」龐德把兩隻眼睛瞪得老大，露出一副驚詫的表情，好像他根本沒有注意聽他們剛才的談話：「我怎麼會告訴他什麼事呢？」

荷里注視着他說：「別裝了，詹姆士；泰彌爾的人是昨天早上佔領了這座起落台，一切都做得乾淨俐落，沒有人發現這件事情，至少到昨晚你去替我們拿ＥＰＯＣ頻率前是如此的，所以我很奇怪，爲什麼昨晚你去過以後，瑞士警方就開始採取防範我們的措施呢？」

龐德聳聳肩，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他說他也不曉得爲什麼，並說不管原因是什麼，都與他無關。

這時車子停了下來，荷里又挪了一下座位。

「我希望你給我們的是正確的頻率，詹姆士，如果不是的話……可別怪我沒有先警告你可能的後果，這個後果將由全世界來承當……」

「你已得到了，」龐德反駁他：「那是目前的ＥＰＯＣ頻率，絕不用懷疑，荷里博士。」

荷里似乎很怕聽到別人叫出他的本名，於是他趨前推開車門。

龐德突然看到一線機會，別人都下車了，只剩下他和那個阿拉伯年輕人還在車上，不過他正用一雙謹愼而明亮的眼睛注意着他，手上還抓着一枝華特自動手槍，槍上的保險也是打開的，可

是龐德自信可以一舉把這個阿拉伯人摺出車外。

可惜機會來得雖然突然，可是消失得也很快；儘管西蒙、荷里和那個叫魯廸的德國人，正跟萊哈尼和喬妓文利會合，而且已經朝廠棚走了一段距離，可是龐德却發現周圍到處都有萊哈尼的手下，他們散佈在各個角落，有一半的人則掩蔽在廠棚和飛機的蔭影下，每個人都握有全自動的武器。

他們一羣人走進廠棚的一扇小門中，兩分鐘後，西蒙又走了出來，他濶步走向汽車這邊。

他說：「萊哈尼上校要你進去。」他的態度變得很漠然——他似乎想表現出一種不跟不是他的同志的人扯上關係的態度，龐德懂得這個心理，這表示他們已經決定了一個結論。

龐德心想就在他們走向廠棚的那段距離中，他們已經獲得一致的協議，認爲他確實洩漏了他們的行藏，所以他們再沒有留下他的必要，這是他的死期到了。

他們就站在一進門的地方，由泰彌爾萊哈尼跟他打招呼。

「啊！龐德中校，我們覺得應該讓你看看這個。」他的手指向廠棚中央：「讓你見識一下我們的手段。」

大約有四十個人緊密的坐在地面上，正被三枝機關槍給瞄準着，每枝機關槍都用三脚架穩固的架住，後方各有四名機槍手。

「這些人都是固特異的好員工，」他把固特異三個字分開來念，好像在開玩笑一般：「他們在我們的任務完成之前，要一直待在這裏，我們想要讓你知道的是，只要有一個人企圖逃脫，或是出了任何差錯，那麼他們都活不了命——全部都得死。」

「我知道他們很不舒服，」萊哈尼繼續說：「可是只要一切順利的話，他們就可以毫髮無傷的離開；我想你也注意到了，其中有一位小姐，你認得她的。」

他看到辛廸喬瑪坐在那羣人的中間，她正朝着他露出疲倦的笑容，而萊哈尼這時壓低了聲音又說：「告訴你一個秘密，龐德中校，我想這位動人的喬瑪小姐恐怕是沒有生還的機會了，不過目前我們還不想製造流血，也不希望你流血。你要知道，原先的構想是只要你一完成任務，就要你也加入這羣人質中間的，『幽靈』使者——從一開始就不信任你——現在對你是非常的不滿；然而，」他的嘴唇往旁張開了些，龐德一點也不覺得他是在笑，倒像是他的臉上扯開了一條裂縫一樣：「然而，我認爲在飛船上會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因爲你懂得飛行，對嗎？你有飛行員執照嗎？」

龐德點頭，但是他說他不會駕駛過飛艇。

「你只是副駕駛，負責監視駕駛員是否依令行事，不過，如果你也在上面搞鬼的話，那就有得瞧了，龐德中校。跟我來！」

他們回到車上，然後迅速的開到幾百碼外的那幢辦公建築物前。

裏頭坐着大約四十名曾由萊哈尼在「霹轟」訓練過的人，他們有的人在抽煙，有的人則在喝咖啡。「龐德中校，這些人是我們的操作人員，他們已經在模擬中學會了操作的方法，雖然你在『霹轟』時，我們沒有讓你看他們的訓練過程，可是不論是我們起飛前的準備工作，或是降落後的善後工作，都要完全靠他們。」

其中只有一個人看着外頭，而他就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桌子後面；他身上穿着海軍藍的駕駛員制服，鴨舌帽擺在他面前的桌上，在他的對面則坐着一名萊哈尼手下的惡棍，雖然他面前的桌上沒有擺什麼東西，可是他的手上却握着一枝幽靈衝鋒槍，隨時準備轟掉對面那個人的肚子——只要他蠢動的話。

「我想，你就是我們的駕駛員吧？」萊哈尼很客氣的對着那個人微笑，可是他個人却冷冷的看着他說是的，他是個駕駛員，可是他絕不在脅迫下去駕駛那艘氣船。

「我相信你會的。」萊哈尼很自信的說：「我們該怎麼稱呼你呀？」

「你們稱我機長就好，」駕駛員回答。

「不在，在這兒我們都是朋友，不必這麼正式。」然後，他突然又命令式的口吻衝出：「告訴我你的名字。」

這個駕駛員看起來並不像一個可以恐嚇的人，可是他却猶豫了一下，然後把頭歪向一邊抬起來說：「好吧！我叫尼克。」

「很好，尼克，」泰彌爾萊哈尼開始詳細的解釋即將發生的事；尼克負責駕駛飛船，首先依照他原來既定的路線轉飛到理奇蒙飯店的上面：「你要在旅館上空停留大約四分鐘，」萊哈尼還是用命令式的口吻說：「在上空待四分鐘，不要超過；只要你按照我的指示去做，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也不會有人受到傷害。然後，你把氣船飛回這裏降落，我們就讓你離開。」

「鬼才會照你的話做。」

「我相信你會的，尼克；首先，你有四十個同事在我的手裏，他們就關在廠棚裏，只要發生任何意外，他們馬上都會喪命；其次，就算你不飛，還會有人會飛，像這位先生就會，」他拍拍龐德的肩膀說：「他是一名駕駛員——雖然沒有駕駛過飛船——可是只要我們給他相當的鼓勵，他就會替我們飛。至於你嘛！我們所要給你的鼓勵是，如果你不答應替我們飛機的話，我們現在就殺了你。」

「他是說眞的，尼克，」龐德揷嘴說。

「謝謝你，龐德中校，」萊哈尼說。

這位駕駛員想了一會兒，然後好像在萊哈尼的威脅下喪失了意志。

「好的，好的，我答應飛就是了。」

「很好，現在我要告訴你龐德中校在這次任務中的角色：他要做你的副駕駛，並且負責監視你。你現在先告訴他駕駛飛機和飛船有什麼不同點，將來我們會在他的自動手槍上裝一發子彈，只有一發，所以他只能殺死——或殺傷——一個人，可是我們却有五個人會在船上，五個人，除了你自己和龐德中校以外，還有五個人，因此龐德只有乖乖的照我的話做，只要你自做聰明，我就會叫他殺了你——然後他就沒有子彈了；如果他不殺你，西蒙——或是我們當中的任一個——會替他殺了你，然後命他接掌飛船，如果他仍然反抗，那麼我們就連他也殺了，再派我們中的另一個來駕駛。我這麼說，你都了解了吧？」

「是的，我都了解了。」

「那麼，我讓龐德中校留下來陪你，然後將來我們就可以享受一次愉快的飛行了——多久？半個小時嗎？」

「差不多？或許有四十五分鐘。」

「龐德中校，多跟你的駕駛談談，從他那兒多學點東西；我們還得把一些東西搬上飛船。」

當龐德坐下來時，他把頭低下來，並且把嘴附到那名駕駛員的耳邊低說：「我也是被迫這麼做的，請你照我的話做，我們一定要阻止他們。」然後他用正常的聲音說：「好了，尼克，你把

這艘船介紹一下吧！」

這名駕駛把頭抬起來，一臉徬徨的樣子，可是龐德點頭鼓勵他，於是他就開始說了。

萊哈尼的手下則在他們的周圍把各式設備搬出辦公室，龐德看到有一具短波發射硬體——從外表看起來，功率一定很强——另外還有一臺微電腦。

龐德很仔細地聽駕駛員的講解，他說駕駛飛船駕駛飛機多少有點類似：「控制軛、方向舵都跟飛機上的是一樣的，兩只引擎的節流設計也相同，惟一的不同點在起落的方式。」然後他開始解釋那兩個輔助氣囊——在充滿氦氣的氣囊的前後端各有一個——如何可以由吸入空氣而脹大或由放出空氣而縮小，「原理跟汽球類似，只不過你不必浪費氣囊中昂貴的氦氣，你只要吸入或放出空氣就可以了，而輔助氣囊自然會調整裏面的氣壓，然後你便可以上升或下降了，比較麻煩的是，當你放掉空氣而降到地面後，必須由地面上的人替你將繩纜固定起來，其餘的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他們所談的全是技術上的問題，可是在尼克就快講完的時候，西蒙已經走過來了，並且還邊走邊看着他手上的手錶，這時辦公室裏面幾乎已經空。

「你們兩個必須去船上報到了。」西蒙手上拿着一發九釐米的子彈，龐德看出正是他原先所持有的葛雷塞鉛彈；「你上船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個，」他毫無表情的說：「現在，我們就動身

吧！」

當他們到達飛船處時，萊哈尼的人已經準備要把前面的纜繩鬆開掉，而其他的人則都已經登上懸在臘腸形氣囊下方的船艙了。

尼克先穿過那面佔據了三分之一右側艙面的大門而登上去，龐德其次，最後是西蒙，他上船後便把門關了起來。

船艙的後面，泰彌爾萊哈尼和荷里坐在一塊兒，他們的面前擺着一具發射機，並且已經和電腦連線？荷里的前面坐着那個阿拉伯年輕人，喬妶文利則隔着狹窄的走道坐在他的旁邊。龐德走到前艙，坐到尼克的右邊，而西蒙則夾在他們的中間。

當他一坐好後，尼克就開始講解儀表板上的各種名目，並且指出輔助氣囊的控制閥，表現出十足的專業技能。

「你隨時可以出發了。」萊哈尼坐在後艙喊，於是尼克開始執行起飛的檢查，然後他把窗戶拉開，對着下面待命人員的負責人大聲喊：「好了，叫你的人準備好，我要起飛了，等下我豎起大拇指時，你就叫他們把纜繩鬆掉。」接着他又回頭向龐德說，待會兒他會先發動左舷的引擎，然後立刻再發動右舷的引擎，「目前我們先讓輔助氣囊充氣，並且讓飛船脫離地面的繫塔，外頭的人——如果他們的訓練是正確的話——應該在這個時候把船艙下面的袋鬆掉，」說到這裏他笑

了，「然後我會穩住船身，把前端先拉起來，看看他們到底會不會適時的把纜繩放鬆開來。」說完，他就傾向前去啓動了兩具引擎，先左後右，動作非常迅速，然後把氣門撥到滿位。

當龐德正專心看着尼克的動作時，西蒙走向前來，他的夾克裏頭把ＡＳＰ手槍摸出來，然後龐德聽到咔啦咔啦兩響，知道西蒙已經替他把那惟一的子彈上了膛，這時，西蒙又把手槍交還給他；「如果上校下令，你立刻把他給殺了，否則，我先殺了你，一槍轟掉你的腦袋。」

不過，龐德倒沒有太在意西蒙的舉動，因爲他正全神貫注於尼克的一舉一動，他看着他把節流閥打開，再把繫塔上的扣合桿拉開，最後他把氣壓調整到正確的刻度。

於是飛船的鼻端抬了起來，尼克立刻將引擎節流閥轉到全開，並伸手跟地面的人員打手勢，然後飛船鼻端抬得更高了，龐德感到一陣飄浮的感覺，接着飛船就慢慢的朝前向上浮了起來。當他們往上爬升時，船身穩固的沒有一點震動或顫抖，簡直就像神話中的那席飛毯。

十九、犂田

詹姆士龐德曾經駕駛過或搭乘過各式各樣的飛行器——從老式的虎型雙翼飛機到新式的翻騰噴射機——然而，他却從未操作過像「歐洲號」這樣的飛船。

這天早上的天氣極爲晴朗，而且非常清爽，從船上望着陽光普照的大地，眞叫人懷疑瑞士是不是總是這麼的美麗？

飛船上的兩具引擎發動後，發出了像大黃蜂振翅的嗡嗡聲——原本是單片的木製螺旋槳，現在看起來竟像兩塊重疊在一起而旋轉的盤子——於是這艘肥碩的氣船逐漸穿出了重重的山峯，越過公路和鐵路，最後飛臨日內瓦湖的上空。這時，龐德從一千呎的高空上俯瞰下面一片壯麗的景色，竟差點忘了自己身上所免的使命。

最令他訝異的是，這艘船的穩定性——傳統式的飛行器在飛臨這種地勢的上空一千呎時，一定會因氣流的撞擊而產生顫動，而這艘船却全然沒有這種現象；難怪那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一旦坐上這種飛船後，都會瘋狂的迷上她。

飛船的鼻端沉了下去，就好像整架飛船竟站在她的鼻端上似的，然後就這樣在原地轉了個頭——現在的高度是一千五百呎——結果他們都瞥到了整個日內瓦湖的景觀：四週是高聳的山峯，峯頂的白雪和背後的藍天，形成了强烈的對比；遠方可以看到蒙特利克斯，而著名的奇倫堡也清楚的倒映在湖中；靠近法國的一邊是梭儂城，顯得既安詳又可人。

接着尼克又慢慢的將船轉回來，於是日內瓦進入了他們的視線，而他們也開始以十五英哩的時速朝日內瓦前進。

龐德趕緊收回心思，並且轉頭去看後艙的狀況，發現萊哈尼和傑奥登荷里都沒有在欣賞船外的風景，反而正在仔細的研究他們面前的發射機；由於他們先曾拆掉幾個座椅背，所以龐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臺發射機，並且看到了那臺跟飛射和連線的電腦。

當荷里在調整頻率時，他似乎還喃喃自語個不停，而萊哈尼則緊緊的坐在他的旁邊注意看他的操作——龐德覺得萊哈尼竟像是在監視他似的，至於玆文利則從他的座位上半轉過身來提供建議，另外西蒙和那個阿拉伯年輕人則站在船艙中央警戒着，尤其是那個年輕人，他從未將視線從駕駛員和龐德的身上移開過，而西蒙却只是靠在門邊，不過也是一副保駕的姿態。

他們終於到達了靠日內瓦的湖邊上空，這時飛船又站在鼻端上慢慢的轉了個彎。

「別玩花樣，尼克，」萊哈尼警告的喊着：「一切按照正常操做，然後直接飛到理奇蒙飯店

的上空。」

「我是按照正常操作啊！」尼克回答說：「我是依照書本上的方法做啊！」

「到底，」龐德喊回去：「我們要幹什麼？究竟這件非法勾當如何能改寫歷史？」

荷里抬起雙眼往飛行甲板看過來。

「我們要考驗世界上最强的兩個國家的穩固性；你相信嗎？只要把這些密碼裏由美國總統和蘇俄主席的緊急通訊網送出去，就可以把這兩個國家的核子武力都給摧毀掉。」

「我什麼都相信。」龐德不必再聽下去就知道M先生的話不幸而言中了。他們果然是想發出美國的「犂田」密碼和蘇俄的類似密碼，而這些密碼只要經過衞星證實後，這個世界就會產生無可挽救的後果了。

「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詹姆士，」荷里繼續說，他的語句裏竟充滿了救世的意味，「今後將不再有核子的威脅，我們將永遠生活在和平的時代裏，世界終將獲得永久的和平。」

「槍口下的和平，」龐德心裏這麼想，可是他沒有說出口來。他又轉過去看那個阿拉伯年輕人，而就在這一刻，他決定了所要採取的行動——事實上，這是他惟一可選擇的行動。

他一生都奉獻給了他的國家，而他知道現在終於到了他爲國犧牲的時候了。在他的ASP手槍裏只有一發葛雷塞鉛彈，如果幸運的話，他可以把船艙中的任何一個人轟成半截——但是只能

轟掉一個人，那麼把這發子彈拿來轟人又有什麼用呢？殺一個人，然後自己也被別人殺掉，還是於事無補，可是如果他能把握最恰當的時機，而那個阿拉伯人又沒有注意到他的話，或許他可以利用手上惟一的葛雷塞鉛彈，一舉把發射機給毀掉，甚至連那臺電腦也一併摧毀。

當然一旦他毀掉那些硬體後，他也會很快的送命，可是在他來講，只要能破壞「幽靈」的計畫，他死也瞑目了；或許將來他們還會捲土重來，可是一定也還會有像他一樣的人來阻止他們，況且只要有了這次的敎訓後，情報局就會有所警覺了。

這時在他們的右手邊，可以看到風景如畫的麥可羅坡里斯，而白朗峯正朝着他們的上空冉冉而升，飛船則已經沿着湖岸飄落到一千呎的高度了。

「還有多久？」這是玆文利將軍首度開口。

尼克轉頭回答：「你是問到理奇蒙飯店還有多久嗎？大概四分鐘左右吧！」

「你已經鎖定那個頻率了嗎？」這位老將軍轉問荷里。

「是的，喬，我還把磁片也插入了，待會兒我們只要按下『輸入』鈕，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龐德有沒有騙我們了。」

「到時你打算先啓動美國的暗碼嗎？」

「不錯，喬。」這回是萊哈尼回答的：「不錯，幾分鐘後美國就會收到我們所發出去的命令

了。」他引頸朝窗外看下去：「到了，看到飯店了。」

龐德偷偷的推開ASP手槍的保險桿。

「準備好，傑，隨時就要到了。」萊哈尼的聲音並不大，可是，却一字一句的傳入龐德的耳朵。

那座豪華的飯店——日內瓦觀光區的一顆閃亮的寶石——就要到達他們的下方了；尼克果然按照既定的路線把他們一路載到了這座皇宮般的飯店的上空。

「預備，傑。」

「隨時都可以了。」荷里回答。

就在這個時候，龐德一把握住ASP手槍，然後轉向那個阿拉伯年輕人大叫：「你的窗戶！趕快看你的窗戶！」

那個阿拉伯人才剛把頭轉向窗戶一點，龐德握着槍的手已經伸了出來，而他的腦袋告訴他說他只有惟一的一次機會。

他按下扳機，結果除了引擎的嗡嗡聲外，他只聽到一聲發自手槍上的發火機關的噹啷聲。

他楞住了，簡直不敢相信這個結果，是不發火嗎？還是未爆彈？然後，他聽到了西蒙的大笑聲，接着是那個阿拉伯年輕人的哼聲。

「你別想把手槍擲過來，詹姆士，我會用一隻手就把你轟成兩半，你該不會以爲我們眞的會讓你帶着一枝上了子彈的槍上船吧？會嗎？」

「你該死，龐德。」萊哈尼從椅子上站起了半身：「別想用手槍搞鬼——這裏絕不准你這麼做；你究竟交給我們的頻率是眞的，還是跟你這叛徒一樣的冒牌貨？」

後艙突然傳來發射機所發出的嗶嗶聲及磁碟機的呼呼聲，原來荷里已經把暗碼發射出去了，而且他本人也發出了興奮的歡呼聲：「成了，泰彌爾，不管龐德想幹什麼，他給我們的倒是眞的頻率，剛才衞星已經證實了。」

龐德丟下手槍，內心感到一片絕望，他還是失敗了，而他們已經得手了。這個時刻，五角大廈裏的巨型電腦——或者是擺在其他的地方——必然已經立刻開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來處理這些密碼，很快的就要把命令傳到分佈在全國各地的連線子機——甚至還會傳送到歐洲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呢！

現在一切都無法挽救了，他感覺異常的憤恨，胃裏頭也惡心的一陣翻騰。

可是接下來幾秒鐘內所發生的事情，却令他也迷糊了。荷里半站起身來繼續歡呼不已，同是伸出一隻手來，手指則拍答的敲擊着，然後他轉向萊哈尼說：「泰彌爾，快點，把你手上的蘇俄程式給我，我已經鎖住他們的頻率了……」他的聲響因爲着急而升高了，「泰彌爾！」現在他已

經是用吼叫的了，「泰彌爾！把蘇俄程式給我，快點！」

萊哈尼突然哈哈大笑，「得了吧！傑，別傻了！你總不會以爲我會讓蘇俄也遭到被解除武裝的不幸吧？」

傑奥登荷里聽了後，一張嘴張的大大的，一副驚奇莫名的模樣：「什麼？……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泰彌爾？什麼？……」

「看好他們！」泰彌爾一聲令下，西蒙和那個阿拉伯年輕人立即依照他的話而行動：「你可以返航了，尼克。」萊哈尼說得很小聲，可是在引擎的噪音中却聽得很清楚，這點實在龐德覺得很奇怪：「面對事實吧！傑；我在老早就取代了『幽靈』的老大，現在我們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了，我甚至賭龐德會拿眞的頻率給我們，這個險冒的也眞大；可是『下降電梯』從頭就只打算對付美國的帝國主義，而現在我終於可以向蘇俄方面交差了；至於你嘛！我們只不過是利用你來替我們設計訓練程式，否則像你和玆文利這樣的傻子，只會一味的感情用事，對我們是一點用也沒有的。現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傑奥登荷里竟號啕的慟哭起來，而玆文利則氣憤的大吼起來。

「你這個混蛋！」玆文利開始移動脚步，「我只想把美、蘇放在平等的一條線上，希望我的國家能重新振作起來，你卻出賣我——你！……」他突然跳向萊哈尼的身上。

那個阿拉伯年輕人立刻朝他開了一槍，只有一槍，可是既迅速又準確，那顆子彈咻的穿入這位老將軍的腦袋瓜子裏，然後他便無聲無息的倒下了，可是另一方面，荷里也趁那個年輕人開槍的當頭，猛然衝向萊哈尼，兩隻手伸出去想扼他的喉嚨，同時嘴裏發出了怨恨的哀號。

萊哈尼已經無處可避，於是急忙朝他開槍，結果從那枝連龐德也沒有注意到的小槍中飛出兩發子彈，把荷里的肚子打穿了一個窟窿，可是由於荷里的衝力太猛，所以他的身體仍然繼續向前飛去，雖然只是一具沒有生命的軀體了，却好像還夾着滿腔的憤怒，猛然壓向「幽靈」的老大。

「趕快降落！」龐德對着尼克大喊：「趕快降落呀！」在一片混亂中，他也衝向了最接近他的目標——西蒙，這時他正背對着飛行甲板，企圖去扳開椅子上兩具糾纏在一起的軀體，結果龐德一舉撲在西蒙的背上，一隻手臂勒住他的脖子，另一隻手則奮力的砍向他在耳下方的部份。

這時，同時發生了三件事情：在龐德的手尚未砍到他之前，西蒙因爲頓失重心而倒向他的左邊，他急忙用手去抓艙門上的扶手，結果艙門在他的用力之下而滑開，於是船艙裏面立刻湧入大量的空氣；其次，當西蒙被龐德砍中而癱軟下去時，那個阿拉伯年輕人又朝龐德開了一槍，可是却慢了一秒鐘，子彈反而穿進西蒙的胸腔中，這下子恐怕連西蒙自已都不知道，他倒是被龐德一掌劈死的？還是被那個阿拉伯人給射死的？

不過，無論他是怎麼死的，西蒙所接受過的長期軍事訓練，這時却替他發揮了他這一生最後

的一個反射動作，因爲就在他死前，他的肌肉似乎突然貫滿了力量，結果他掙開了龐德的束縛，然後手上握着那枝致命的幽塞衝鋒槍而轉過身來，噠、噠、噠三聲之後，那個阿拉伯年輕人被撕成了兩半。

可是西蒙仍然沒有放鬆那枝槍，即使是當他往後栽倒的時候也沒有，而且他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因爲當他倒下去時，恰好跌出船艙，然後一路栽入了一千英呎底下的湖水中。

龐德立卽去抓躺在地上的那枝原本屬於阿拉伯人的華特手槍，可是他突然感到他的右臂上方傳來一陣劇痛，原來是被子彈劃過了那裏的肌肉，然後又一顆子彈從他的耳旁飛過。

他終於抓到了那枝華特手槍，然後他的雙脚迅速迅速滑過地板，可是，當他很本能的轉過身來，對着應該是萊哈尼的藏身處按下扳機時，他才發現這位導演了這整齣戲的叛亂者，竟然已經不見了踪跡。

「降落傘，」尼克冷靜地說：「那個小混球有一具降落傘，他已經跳下去了。」

龐德往艙門奔過去，然後用手抓緊扶手，而把頭探出去往下望。

結果他看到在一片藍灰色的湖面上空，萊哈尼的白色降落傘正被微風由靠日內瓦的這一岸帶向靠法國的彼岸。

「趕快追過去攔截他，」龐德大聲的說。

「請你先把艙門關起來好嗎？」尼克的聲音還是非常冷靜；只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駕駛員，才能在這種壓力下還能保持如此的鎮靜。「我得找個地方把飛船降落下來。」接着他打開無線電，用食指和拇指撥動頻道，然後把那具在這趟飛行過程中尙未用過的耳機戴上。

幾秒鐘之後，當龐德剛好一屁股坐到他的身旁時，尼克把頭偏過來說：「我們可以返航了，顯然在我們一離開後，瑞士部隊就把那裏掃蕩乾淨了，看來保護天使一直都照顧着我們呢！」

比爾坦那、M先生、辛廸喬瑪、柏絲和龐德五人都坐在M先生房間的陽臺上，外面是日內瓦湖的綺麗風光，可是龐德右臂上方的那股彈痕，仍然劇烈的刺痛着他。

「您是說，」龐德不高興的說：「您早就知道他們已經佔領了飛船？在您把我從倫敦送上路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M先生點頭，他說爲了維護高階層會議的安全，所以，所有相關的組織都約定了辨別身份的暗語，可是那晚龐德抵達諾森伯蘭大街的衞星接收站時，當比爾坦那打電話到固特異公司的活動場時，對方並沒有對上他的暗語。

「所以我們知道一定出了問題。」M先生到現在還是沒有一點歉然的表情；「於是我們通知了所有的相關人員，並且跟美、蘇的雙方協調，請他們安排衞星先接受任何的緊急頻率，然後再取消掉。」

「那麼，我根本就是被丟入狼羣中的犧牲品囉？」龐德反控說：「既然你已經都安排妥當，何必還要讓我一個人才冒這麼大的危險？可是你却命令我去，明知道……」

「別這樣，別這樣，」M先生打斷的很是時候，他突然傾前將一隻手搭到龐德的臂膀上說：「這完全是爲了你好，也是爲了我們好，詹姆士；必竟，最後還是靠你把荷里——或萊哈尼——引入陷阱中的，不過，這點倒也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讓你藉此恢復你的好名聲，所以你不妨也用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恢復我的好名聲？怎麼說？」

「你想想看，」M先生平靜的繼續說：「我們一定得讓你扮演某種角色，以便挽回你在大衆心目中的形象；與論界一定會發現這次發生在高階層會議上空的飛船事件，事實上，在過去幾天中，日內瓦官方就一再的被出版界給糾纏着，而我們已經通知瑞士方面，同意他們發佈某種程度的消息，這倒省了我們不少工夫；我想你一定會很高興看到明天報紙上的報導的。」

龐德不曉得該說什麼，他只好看着M先生，而他又在他的手臂上表示保證的拍了幾下。

「由於你身上的傷口，我想你大概要請幾天病假吧？」M先生靠回椅子上問。

龐德和柏絲互望了一眼，然後龐德回答說：「如果局裏沒什麼要緊的話，長官。」

「一個月够嗎？然後你把這件事都給忘了，我們總不能爲了你一個人的榮譽，而把整個部門

的事永遠公諸於世，你說是嗎？〇〇七？」

這時辛廸第一次開口了，她問：「黛莉怎麼樣了？就是聖强費尼玆夫人？」

坦那告訴他們說沒有發現這個叫黛莉的女子，就像萊哈尼也憑空消失了：「有一艘遊艇找到了他的降落傘，顯然他在靠法國的湖畔安全降落了。」

「該死？我要獨自去找那個混球算帳。」這位漂亮的辛廸喬瑪生氣時，還滿嚇人的。

柏絲惡作劇的朝她笑着說：「辛廸，妳要即刻趕回蘭利報到，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命令。」

辛廸整個嘴都噘了起來，龐德簡直不大敢去看她，他問：「那麼，阿瑪杜斯博士又會怎麼樣了？」

「哦，我們會照顧他的，」比爾坦那回答說：「局裏本來就願意吸收任何一位優秀的程式設計師，何況他還是個很勇敢的年輕人。」

「還有一件事，」M先生說：「參謀處長並不知情，可是當你通知我們要留意萊哈尼時，〇〇七，我們立刻查閱以前的檔案，結果發現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你還記得我們有一段時間曾派人監視他嗎？」

當M先生從他褲袋中的皮夾裏抽出一張黑白照片時，龐德點頭表示記得。

「有意思？」

照片裏面是泰彌爾萊哈尼擁抱着黛莉聖強費尼竝：「看來他們早就在一塊計劃的。」

龐德問「噩轟」的狀況，結果他們說那個地方已經被以色列軍隊給掃平了。

「可是那裏沒有一個人，完全是空的，不過他們還在監視那個地方。我想萊哈尼是不會再回去的，但是他一定會出現在某個地方的。」

「不錯，」龐德不大感興趣的說：「不錯，我想他不會這麼簡單就罷手的，長官，畢竟他曾自誇是布羅非德家族中的佼佼者。」

「你考慮、考慮，」M先生說：「你是不是應該放棄休假，〇〇七，趁現在追下去可能很有希望……」

「他需要休息，長官。」柏絲的口氣幾乎像是在命令M先生似的，「至少也要休息一小段日子。」這位情報局局長不禁注視着面前這位苗條的金髮美女，臉上一副詫異的表情。

「是的，是的，既然妳這麼說……那麼我想……應該的。」

二十、結局

他們首先飛達羅馬，在麥第奇莊園住了一個星期，由於柏絲以前從來沒有到過羅馬，所以龐德利用短短的七天，帶她玩遍了各個角落。

羅馬之旅過後，他們又飛到雅典，然後又一個島接着一個島的遊覽下去，首先是在愛琴海一帶玩，接着又倒回頭來，到愛奧尼亞海附近雲遊，在這個地方他們還故意遠離塵囂，專找些與世隔絕的海灘和酒店來忘身其間。

他們互相傾訴自己年輕時的故事，使他們好像回到了往日的時光，而且彼此的感情都融入了對方的心中；這一刻對龐德和柏絲而言，世界好像又年輕了，時間也好像靜止了，似乎在希臘這個充滿神秘和奇蹟的國度裏，連時光也捨不得離去。

他們盡情的享受美味的龍蝦，品嚐醉人的美酒，有時他們會在路邊酒店的葡萄藤下，徹夜互擁而舞，沉浸在迷人的情歌當中；他們發現——就像從前曾經到過這裏的人一樣——這些酒店的主人，的確是很能把握戀愛中男女的心理，在在都打入了情侶的心中。

一路上——或許是由於積習，因爲柏絲也是幹這一行的人，不過也可能是由於第六感——他們都很注意身旁的陌生人，可是他們却未曾發現任何一張熟悉的面孔，也沒有發現那一輛汽車或摩托車曾在他們的面前出現過兩次以上，所以他們認爲自己應該是完全自由的，至少就他們的觀察是如此的。

可是「幽靈」這個組織不但耳目衆多，而且精明的很，難怪龐德和柏絲都沒有發現埋伏在他們四週的身影。

對方有五個人，每天換一個，而且從不使用同一輛車子兩次以上，每當他們尚未抵達下一站之前，總會有一個男性或女性已經等在那裏了。在這兒是一個女孩，到那兒却換成了一個希臘男孩；原先是一個學生，後來却變成了一對中年的英國夫婦；一會兒是一輛VW老爺車，一會兒却改成了嶄新的宏達跑車，再一會兒又換成了一輛平凡的標緻轎車。顯然這些行動都是他們的首領所精心策畫的，而且只要時機來臨時，可能他也會親自出馬的。

龐德和柏絲也對未來談了很多的計劃，可是到最後一週時，當他們正前往科學的途中——他們決定到那兒一睹板球的刺激，並且享受薑汁啤酒的風味，然後直接飛回倫敦——他們仍然沒有達成肯定的結果。等他們到科學後，他們在一處偏僻的海灘上，找到了一間平房式的小旅館，那兒不但完全沒有城市中的富麗堂皇，而且還得爬山涉水才能到達它的門前，不過裏頭倒也有一間

小酒吧；至於他們的房間，恰好在一塊種滿橄欖樹的山坡旁，並且從他們的窗戶看出去，還可以看到一株修剪成維多利亞女皇頭形的灌木呢？

每天傍晚當蟬兒唱起歌來的時候，他們總會回到房間裏儘情的做愛，而且事後他們都能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在他們的最後一天，只剩下一點東西還沒有收拾好，他們特別先在酒吧預定了一份菜單，然後按照前幾日的往例，兩人手牽着手到那種滿橄欖樹的山坡上散步，到傍晚時才返回房間。

他們很快的交融在一起，彼此親熱的輕喚着對方，忘情的享受着肉體上的愉悅，竟然不覺窗外的天色已黑，更不知蟬兒的歌聲已盡，所以當泰彌爾萊哈尼把車子停在旅館下面的道路上時，他們也全然不曉；然而這位「幽靈」的繼承者，却已經決定要結束他們的生命了。

穿着草鞋的幽靈殺手，一步一步的踏上橄欖樹的山坡，終於來到了他們的窗口，這時他們的窗戶還是開着的，只不過裏面的百葉窗是拉起來的，而後面的兩個人，還是一點警覺也沒有。

泰彌爾萊哈尼——布羅非德家族的眞正掌權者——早就下令要解決窗子後面的兩個人；對他來說，只恨不能慢慢的折磨他們，如果就一槍打死他們，未免太便宜了。

這位短小精幹的黃臉殺手，是「幽靈」裏面頭腦最冷靜的殺手；他從百葉窗的空隙看進去，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然後他很小心的從懷中抽出一枝六英吋長的吹矢槍，再仔細的裝上小型而

銳利的蠟箭——裏面貫滿了致命的純尼古丁——接着慢慢的把槍管從百葉窗間隙中揷進去。

柏絲雙眼閉着躺在比較靠近窗口的位置，她突然本能的感受到危險的訊號，這種反應充份表現出她長期接受訓練的成果。

她猛然從驚訝的龐德身旁滑開，伸手到地上去抓那枝她向來擺在床邊的左輪槍。

她連發了兩槍，同時却全身赤裸的滾到地上——這是成功的射擊，因爲在百葉窗外面的人往後飛了出去，而隨着他臨死的吶喊聲，那枝蠟箭也被拋到了半空中。

龐德即刻也滾到了她的身旁，並且手上已經握住ASP手槍，可是等他們衝到外面時，却發現在山下的萊哈尼的車子已經發動了，但他們兩個都不用想也猜得出那是誰的車子。

稍晚，當屍體清除乾淨後，他們分別打電話到倫敦和華盛頓，這才平息了警方的盤訊，然後龐德和柏絲便駕車前往科孚的市中心，另外找了一間旅館住進去。

「至少事情有了結果，我們倆現在應該都很清楚了。」柏絲帶頭說。

「清楚什麼？」這時他們正打算吃點東西，可是龐德仍然無法把心情放鬆下來。

「我們的未來呀？詹姆士；在這段揷曲後，我們應該清楚未來會是什麼樣的狀況了。」

「妳是說除非布羅非德家族的頭子死了，否則，我們都別想獲得安寧？」

「你只說對了一半，還不只這樣。」她停下來啜了一口酒，又說：「詹姆士，我可以在很自

然的狀況下殺人，而且……」

「而且非常的乾淨俐落，親愛的。」

「不錯，這正是我想要告訴你的，我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是嗎？我們曾受過嚴格的訓練，而且我們必須隨時奉命置身於危險的境地中。」

龐德想了一會兒，然後他說：「妳說的很對，一點也不錯，親愛的；妳的意思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永遠也不可能安定下來過正常人的生活，是嗎？」

「正是，親愛的詹姆士；這些日子以來，你給了我最美好的時光，可是……」

「可是現在却是道別的時候了？」

她點頭，於是他隔着桌子傾前來吻她：「誰知道呢？」龐德無奈的對天而問。

第二天早上他們重訂了機票，然後龐德便看着她登上飛機，目送她的飛機飛過遠處的山巒而消失在天際中。

一個小時後，他也將登上飛同倫敦的班機，然後又開始另一段日子，繼續爲他的國家扮演另一個角色。

他悃然的走向機場的吧檯，叫了一大杯的白蘭地來陪他渡過候機的時光，心中則沉湎着過去和未來的日子；柏絲說得一點也沒錯，跟她在一起的日子，眞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可是還

有工作在等着他，對詹姆士龐德而言，他必須永遠面對新的挑戰——以及新的羅曼史。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榮耀角色

原作者：約翰・賈德勒
編譯者：梁惠珠
發行人：林紫耀
出版者：星光出版社
經銷者：星光書報社
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一六號
郵政撥滙：〇〇一四三四三—一號
電話：三〇九五九一二
三〇三四八一二
印刷者：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三元街五六巷一二號
電話：三〇一〇八八五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訂價：100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陸玖號